【香港黑詞典】

江湖慣用語文化解讀

彭志銘編

次文化堂
普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1761 09961897 7
HK
化

編者簡介

彭志銘 次文化堂社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曾任製片及編劇。近年專心搞出版，辦過《次文化月刊》及《漫畫讀物》雜誌。著作有《黑俠》漫畫及小說、《次文化語言．香港新方言概論》、《寫在天地蒼茫時》、《獨坐荒堂》、《私人照相簿》、《窮孩兒．貴州行雜記》、《心靈酸辣湯》、《正字正確》、《正字審查》、《小狗懶擦鞋》、《香港潮語話齋》、《旺角詞話》和《廣東俗語正字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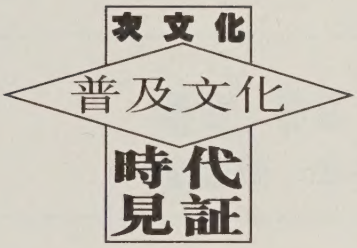
電郵：cmpang05@yahoo.com.hk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618977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及文化系列之二四五

香港黑詞典

江湖慣用語文化解讀

彭志銘⊙編

魯金、容若、吳昊、不是教授
葉翠華、李小鵬、彭志銘⊙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㉔⑤

香港黑詞典

編　　者：彭志銘

作　　者：魯金、容若、吳昊、不是教授
葉翠華、李小鵬、彭志銘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助理編輯：劉思航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1年7月初版

書　　號：SCB558

I S B N：978-962-992-281-8

定　　價：HK$70

©二〇一一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不是序言

彭志銘

曾答應過一位讀者，寫一本有關香港黑語的小書，他年年書展，總到我公司的攤檔查問，每次，我都樣衰衰的推說下一年會死出來，每次，他都帶着失望的離去……

看着他低頭的背影，心裏覺得，欠了他似的！

去年書展，他又來了……

大佬！欠你㗎咩？

真的！確實是欠了他的！因為，我曾答應過他嘛！

書展後，我認真地，從雜亂、浩瀚及封塵的二百多本語文筆記簿裏，逐條搜索整理，足足搞咗近十個月，本來，計劃用三個月時間「全職」(full time) 嘔出來，但資料實在太多，內容實在太豐富，看着粗略排列的目錄，已很興奮，若草草趕工急就章，反而會糟蹋了這題材，所以，寫完頭一章後，我決定一係唔做，一做要做到最好，這才對得住那位「追債」(書債) 的老友。

為免該債主年年頭耷耷無癮往返，我情商身邊幾位師長學姐，除過了身的魯金師父外，容若老師、昊SIR、黃主席仲鳴大兄及翠華大姊，他們皆義不容辭地借出有關黑語研究的稿件，讓我編匯成書，俾那老友頂頂癮。

終於，加埋我以李小鵬作筆名的蕪文，湊成這本《香港黑詞典——江湖慣用語文化解讀》，總算暫且有個交代，好過無。

語言學裏，有「行頭術語」一欄，即每個行業，定必有其獨特的行內用語，別家所無，亦聽不懂的，從而區分行內行外自己友，並藏祕密通話之用。

江湖，是一個跨界別的大行當，江湖術語，難免有共通互認的慣用語，但對平民百姓而言，它又是自成一套的神祕語言。

由於江湖事險，祕密隱語更甚奇特，非自家人無法搭嘴及理解，就算明白箇中意思，也不知其所以然。有趣的，是這些似懂非懂的祕密語，透過大江湖人多使用，流傳坊間，深入民心，成了平常慣用語，也由神祕不見天的「黑話」，變為百姓交談的流行「白話」，其中，不少涉及中國傳統雅文化、禮節、儀規，當然，少不了傳說、野史和習俗，如斯龐雜的文化大寶庫，怎能不好好梳理研究呢？

自民初以來，我國不少歷史學者積極發掘和發表這類民間祕密社會的研究成果，蕭一山教授更遠赴倫敦大英博物館手抄文獻回國鑽研；五、六十年代，香港報壇百花齊放，寄存下來的江湖慣用語，足夠寫一百幾十本博士論文用，可惜，今天香港，仍未見一本似樣的專書，這也是我當初，斗膽應承上馬攬上身的原因，好嘞！今年，睇住呢本頂住癮先，明年再見……吧！

二〇一一年七月

目　錄

不是序言（彭志銘）

打躉.....3
串爆.....4
摸黃.....5
大晒.....6
踩街.....7
開刊／開片.....8
隻揪.....9
隻揪／單挑.....10
剕女.....11
唔入流.....12
掊口費.....13
白頭片.....14
托水龍.....15
黑青.....16
沙冧.....17
爆缸.....18
爆廠.....19
企硬.....20
搣柴.....21
燉冬菇與降級.....22
起釘.....24

過大海.....25
翻叮／翻閹.....26
爆房／爆馬檻.....27
做大龍鳳.....28
四四六六.....29
你發我圍呀？.....30
扒手.....31
文雀.....32
「通靈」文雀.....33
三手四腳.....34
三隻手.....35
鼠摩.....36
墨七.....37
篤背脊.....38
二五仔.....39
內宄.....40
無間道.....41
「塔」佢返差館.....42
「的」佢返差館.....43
「扚」佢起身.....44
劈炮.....45
劈炮與燒枱炮.....46
柴台／踩場／掃場.....48
大哥大.....49
開鏟.....50
扑嘢.....51
第八站飲糖水.....53

炮房.....54
啄地／鳳姐.....55
性工作者.....56
妓女賤名.....57
衰牌.....58
姑爺仔.....59
未夠秤.....60
扯皮條／扯馬.....61
撥輪.....62
冚旗.....63
大細瞧.....64
我照你.....65
過一幢.....66
抽水.....67
擺上枱.....68
祭旗.....69
祭旗再談.....70
紮馬.....71
Kai子.....72
早響.....73
朵.....74
裝假狗.....75
猒飛／猒數.....76
做嘢／玩嘢.....77
出位.....78
入廠大修.....79
仇睥.....80

好熒.....81
煞／譽.....82
有根有蓪.....83
癮君子.....84
過癮.....85
正斗.....86
跳灰.....87
郁手.....89
磕／揩／揸.....90
隊冧佢.....91
伏佢.....92
冧偈.....93
火併.....94
打手.....95
架鐸.....96
舐嘢.....97
冚檔.....98
盆底.....99
海洛英.....100
標參.....101
一哥.....102
撈世界.....103
水皮.....104
文身•無完膚.....105
東山再起.....106
香火兄弟.....107
結拜兄弟.....108

難兄難弟.....109
無賴.....110
匹夫，賤民也.....111
大佬.....112
阿飛.....114
蠱惑仔.....115
大耳窿.....116
拐子佬.....117
挺而走險.....118
坐花廳.....119
坐檻.....120
「坐監」前途似錦？.....121
起牒腳.....122
江湖.....124
花紅.....126
暗花.....127
拉柴.....128
割草／着草.....129
着草.....130
細路走佬.....131
潛水.....132
蒲頭.....133
較腳.....134
捉黃腳鷄.....135
敲竹杠.....136
蠢蠹.....138
食大圍.....139

屈蛇.....140
地頭蛇.....142
兩頭蛇.....143
第一把交椅.....144
大鑊.....146
流嘢.....147
流電.....148
堅定流.....149
分餅仔.....150
師爺.....151
行必.....153
斬鷄頭.....154
大丈夫.....155
腳鐐手銬.....156
蒙汗藥.....157
咬雲與琴童.....159
架步.....161
打骰.....163
食格棍.....165
金豬.....167
黑社會黑話變白語.....169
大圈仔.....171
香港稱為桂枝.....173
曬馬.....175
雷氣.....177
砌生豬肉.....179
洗太平地.....181

紮炮.....183
莫薑與夠薑.....185
DUP餐飽.....186
吹水.....187
湧車.....188
咬蔗幫.....189
滑石.....190
跑山籌旗搭棚仔.....191
呢期.....192
大我呀？.....193
嚇鬼.....194
凶我呀？.....195
坤、滾、棍.....196
點點檔.....197
扯友、拖馬、吹鷄.....198
吹鷄.....199
咪當我ROBERT.....200
扮戇居，博埋堆.....201
新鮮蘿蔔皮.....202
本書文選書目
作者簡介

香港黑詞典

打蘲

彭志銘

「蘲」，音「等」，原字義解作「整批貨物」，或「整批的買賣」，又指那些「積貨的大船」，如「蘲船」，再引伸為「碼頭綁船纜」的「大柱」，也叫做「蘲」。

查實，真正的「石蘲」，正字是「墩」或「礅」。

「墩」通「礅」，讀作「等」，是「土堆」、或「厚而粗的木頭」、「石頭的座兒」，如「橋墩」。

不管「蘲」、「墩」有何分別，現今香港俚語，多用「蘲」這個字，更喻作為「屁股」，可能，因其義有「大」、「穩」、「重」的感覺，正好比一個大籮柚，一坐而下吧！

同樣，由於「蘲」字，有「四平八穩」之意，遂產生一些隱語式詞彙，如「打蘲」，即有些人在「某處盤據」或「紮根」咁解，也是「長駐、霸佔一個地方」之意，在某地長期打蘲的地頭蟲，則叫做「佗地」;「監蘲」，即「監犯」，簡單而言，就是曾在監獄內打蘲也。

串爆

彭志銘

指一個人沙塵白霍（「霍」是俗寫，正字是「靃」），趾高氣揚，除了說他招積、沙塵、巴閉外，近代語有說為「串」。

「串」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尾流行起來的，是因為大陸文革期間，那些穿州過省的紅衛兵，四處搞串聯（又稱為「串連」），被人民不屑地稱之為「串仔」「串女」，當然，也因為他們的行為極為荒唐驕橫，因而得名。

文革後（即七六年後），紅衛兵慌忙消失，但，在一般平民百姓心目中，那種招搖跋扈的態度，仍是「串」的表現，以後，便稱「沙塵白霍」為「串」了！

七十年代尾，在廣東一帶，仍流行着叫一些不學無術、欺欺霸霸的青年為「串仔」「串女」的。因為「串」與「寸」同音，有很多人錯認此「寸」為該「串」，也因這「量度長短」的「寸」字，有「分寸」的意思，便被人聯想至「無分寸」的行為，遂使用了這個「寸」字；而中國古文，對這「寸」字，又可解作為「魯莽滅裂」的「惡人」，遂現今，大家一致認定「寸」，才是正字，猶如本段第二行的正寫「欺欺霸霸」，早被錯字「蝦蝦霸霸」取代了！

摸黃

彭志銘

江湖上，有句常用語：「摸黃」。

何謂「摸黃」呢？常形容一個計劃，本來進行得頗順利，但無緣無故的，突然中途失敗而叫停；又，若一樁生意，雙方談不攏而告吹，亦可叫做「摸黃」，甚或簡單的說「黃咗」(即「黃了」)。

廣東人打麻雀牌，到尾都無人「食得出」(即「胡牌」)，這「和牌」局面，除了叫「摸和」之外，又是叫做「摸黃」。

究竟，「摸黃」的「黃」，是甚麼一回事呢？

《現代漢語辭典》:「黃，指事情失敗，或計劃不能實現，如：買賣黃了。」《北京官話俗諺集解》:「(大意) 各地方言以事物營謀不遂，或誠意中途打消，謂之黃。」

「黃」，除了是顏色和姓氏外，也解作「事情落空」，這並非廣東方言，而是全中國各省常用的口頭話，《紅樓夢》內亦多番使用哩！只是我們誤以為此乃江湖黑語，市井鄙俗，少用，至不懂而已！

大晒

彭志銘

在香港，不論電影，或現實世界裏，我們常聽到的對白：「差人大曬呀？」

「差人」，「警察」也。

一個講求文明、法治的地方，警察除執法護民之外，也有權威象徵的意義，所以，若差人處事不當，平民便會不滿地指摘他們濫權；另一角度看，也是含有向權威挑戰的意味！

「大曬」，即「最大」的意思，其實，是喻作「比最大還要大」解。

原先，坊間，一律將「最大」的「曬」音字，俗寫成「陽光照耀」的「曬」，及後，有人覺得「曬太陽」的「曬」字不對勁，遂用簡化字「晒」代替，以茲識別。

「大晒」的「晒」，正字是「漉」，本是「水之盡」也，後引伸為「凡物竭盡」之意，即「去到盡」。

「食漉」，即「食清光」；「贏漉」，是「贏盡了！」

現今，在香港，地產佬大漉、玩漉、惡漉，有排都未輪到差人大晒。

踩街

彭志銘

在一個香港言論自由的研討會上，電台節目主持人吳志森說，影視處訂下了一些「不受歡迎」的詞彙，禁止在大氣電波中發放，其中，有些是黑社會背語，但早已過時得再沒有人懂的了，例如「躂街」。

「躂」，原音「徙」，與「屣」字通，即「鞋」也。「躂」，又可解作「踩」，即「腳踏」也。

「躂街」者，指「某物件，用以踩踏上街的」，這就是「鞋子」吧！但影視處的注釋，作「拖鞋」解，原來，「躂」通「屣」，《集韻》和《廣韻》皆指：「屣，履不躡跟」也，含義有兩：一、「小履之無跟（踁）也」；二、「拖着鞋走」。

現今，我們稱沒有踁的小鞋，得靠鞋頭拖動的，便叫做「拖鞋」，原字就是此「屣」（音「徙」）。

語文，會隨時代不同而有所更變，甚或消失，黑社會背語使用量低，死亡速度更快，所以影視處應重新審視和更新一下那些他們認為是「不受歡迎」的禁語，是否已經過時，或轉化成流行語，無必要諸多限制！

開刊／開片

彭志銘

請留意，標題「開刊」的「刊」字左手邊，不是「干擾」的「干」字，而是像「老千」的「千」字，但第二筆，並非直落一棟，收筆前是一撇的。

「刊」，讀「片」，從「刀」字部首，《玉篇》:「切也」，是「斜刀切之，使薄也」解，即「切到好薄」之意。

「片」，沒「切」意，只是「薄而平之物」，如「竹片」或「刀片」之類東西，亦作「分開」解，故近代人將「片」、當為「削成薄片」之正字，而忘記了這「刊」字；反正，「刊」與「刊物」的「刊」字十分相似，容易混淆。

「開刊」，不只打架咁簡單，還是出動利器的械鬥！

因「刊」有「互鬥」意，所以，「鬥車」(賽車)，又叫「刊車」。凡賽車，爭勝之技，在於轉彎角之駕駛技術，遂掟彎定輸贏，就叫「刊彎」。

「鬥酒」(鬥酒量)，曾叫做「刊酒」，後加強暴力感的，改稱為「揨酒」(「揨」音「隊」，原是「捅」意)，現今，更粗暴的叫做「劈酒」，可見文字反映時代變遷的真實一面。

隻揪

彭志銘

自幼，出沒鄙俗市井之地，對粗言穢話無甚反感，可能，耳濡目染早經習慣，視之平常矣！

「隻揪」一詞，縱使不是「爛口」粗言，但從小直覺這是江湖中人才講的術語，所以，我甚少使用！近十年來，傳媒發達，加上互聯網效應，令到很多穢話黑語滿天飛，大家再分不出及不介意這類「次文化語言」的原本身份，只知「啱用」和準確表達到意思便是！

「隻揪」，又叫「隻耷」，即「單打獨鬥」，「一個打一個」之意。

「隻」，本專指「鳥一隻」，後引伸為凡物之單一者曰「隻」，例如「隻身」，就是「孤獨一人」也。

「揪」，原作「聚斂」或「抓住」、「扭住」解，沒有「打鬥」意，故此，現時所講「隻揪」的「揪」，應是有「打」意的「揍」字之音轉，雖然，「揪」的「抓」和「扭」也是粗暴動作，但怎及「揍打」的直接？

研究語文，不能因雅俗有別，而分輕重和蔑視，甚至不提不講，不加理會，所以，縱使是黑語，也記錄下來，流傳後人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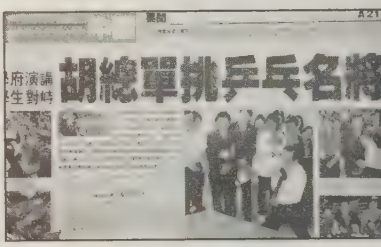
隻揪／單挑

彭志銘

有記者問我：現今潮語氾濫，會否擔心中國語文水平下降？任何事物之高與低，雅與俗，總要有比較，才能下個定論。

以往，隻身單獨跟他人對打，俗語叫做「隻揪」，而「隻揪」一詞，更被老師視為粗鄙下流語，不准學生使用的。

近年，坊間潮語，將「隻揪」這「單打獨鬥」意的禁語，改為「單挑」。從表面上看，「單挑」即是「隻揪」，但細緻分析，「單挑」除代替了「一對一」的「隻揪」外，它更含有「單人匹馬」的向「眾人」或「大勢力」挑戰之意味。



有日，一份報紙和一本雜誌，分別用「單挑」報道胡錦濤跟日本國家乒乓代表較量，及香港一女藝人公開指斥電視台。好啦！修詞上，「單挑」確比「隻揪」文雅得多，那麼，我們就能夠證明「潮語」的水準很高嗎？同時，是否又反映當今香港的文化「止跌回升呢」？

剄女

彭志銘

多元化社會，是正反共融，新舊不對立的！嗱！好似香港俗語，中西混合不特止，大陸南來的，亦滲入了本地舊話裏，成了新潮語。

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向異性展開「追求」，簡稱做「追」；八十年代，受台灣影響，說成「溝」，有人懶叻地寫為「媾」；九十年代後，更無厘頭地叫做「剄」。

「剄」，是俗寫，字典無「剄」字，「用刀割物」的「界」音正字是「鍇」。

追求異性的「剄」，只短短出現數年之嘛！其來源已無正本：有說是朋友「介紹」認識的「介」；另有說是來自Disco內，見心儀對象在舞池扭動時，攝位「介入」；亦有社工說，青少年為表真心，當新歡面前用利器「剄手」，博取好感；警界朋友話我知，那是「索K」的人，用卡紙溝混「白粉」後，剄分成一份份的動作；遂將「溝」與「剄」同義。

究竟，有無人可告知我真正答案呢？

唔入流

彭志銘

江湖用語裏，蘊藏着很多中國古典文化，只是今人不學無術，認為市井之言，定必粗鄙俗下，以自己心中那無知的短尺，去量博大精深之國學，真係very唔入流。

「唔入流」者，「未夠班」也！

嗱！現有不少自詡尊貴的藍血人，一聽到「唔入流」三字，本能反應，腎上腺激素入腦，又當此乃下三濫語，殊不知，「唔入流」一詞，源自中國古代官制的常用行政術語，原名「不入流」；廣東話的「唔」，是「不」意，遂由「不入流」唸為「唔入流」。

未解釋何謂「不入流」，要先講「入流」。

中國自魏晉起，官僚體系內，官吏分九品制，確定等級：一品最高，九品最低。官階在九品之內的，叫「流內」；九品以外者，叫「流外」。

當九品「流外」的小吏升遷入「流內」時，這過程就叫「入流」嘞！那時候，九品流內的高官，非常看不起流外的小卒吏，並稱其為「不入流」，這官吏品級進升的「官話」，流落民間後，衍化為指人「無水準」、「檔次低」之貨色，更被誤作黑語看待，真係「唔入流」！

掩口費

彭志銘

二零零九年，香港政務司長唐英年去信立法會，投訴政團社民連議員以冒犯和侮辱言詞抨擊官員。

事緣係：當日，社民連主席黃毓民指摘庸官林瑞麟為「人肉錄音機」(這是全港人所皆知，兼共識之事，無甚新意)[①]，怎知，林公公反唇相稽，出言單打，引來黃議員怒罵他「盲喫」，毓民被趕離場後，黨友梁國雄和陳偉業直指林為「狗奴才」及「狗官」，亦遭攆逐出場！

從事件前後看，若林公公不作挑釁性之回應，怎會被人公開點名做狗呢？自取其辱也！

唐英年這次高調護短，追擊社民連，逼令反對派收聲，本想在政治上，取點利益啫！但怕且要付出一些代價咯！此情景下，讓我想起一廣東熟語：「掩口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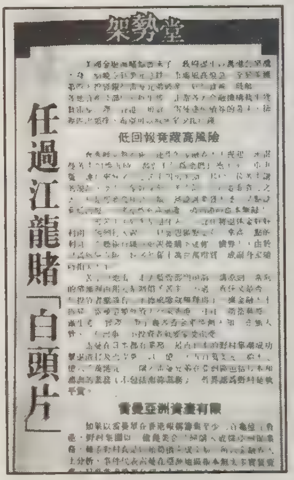
「掩」，近音「黯」，是粵方言字，作「用手覆蓋按着」解。「掩口費」，白話為「掩口費」，即「付鈔，叫人不要說出真相的費用」。這種施行禁言手段，常出現於黑幫勒索賄賂的罪案裏。在此，勸諭唐司長一句，唔想下屬俾人鬧「狗官」，最好不要找「狗奴才」來做官，而非付沉重代價去掩住別人個嘴。

註[①]：二零零九年六月初，林瑞麟到台灣公幹，台灣中天電視台也以「人肉錄音機」和「林公公」來稱呼他。

白頭片

彭志銘

美國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香港亦逃不了受到影響；《星島日報》戳力批評香港政府任由外資在金融市場上「沽空」，監管異常寬鬆，其標題寫着《任過江龍賭白頭片》。


架勢堂

任過江龍賭「白頭片」

低回報竟藏高風險

《星島日報》

「白頭片」一詞，是超舊廣東話，若不是《星島》講一講，相信，下一代再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過。

何謂「白頭片」呢？又怎樣「賭」的呢？

「白頭」者，即「無任何簽署填寫的枱頭」，用現今説法，就是「空頭」也！

「片」，是「票」的異音字，本是「單據」、「存根」或「憑證」的意思。

「白頭票」，廣東話原叫「白頭單」，即「空頭支票」。

當在賭桌上，沒賭本，卻出口術，説自己有錢，要人相信，這便算是「賭白頭片」啦！

金融股市上，無貨在手，還大喊沽售者，正與上述「賭白頭片」無異，難怪香港第一老報找出快要消失的舊語「白頭片」來狠批眼光光等運到的財金官員啦！

托水龍

彭志銘

根據股市沽空對賭的情況，在報章寫了一篇《賭白頭片》蕪文，旋即，收到一位讀者電郵問，何解侵吞別人寄存的財產，會叫做「托水龍」？

啊！「托水龍」一詞，是一個老得被遺忘的舊語，也是一個中國南方風俗的承傳典故。

「托水龍」，跟每年一度的端午節有關，珠江三角州一帶，很重視龍舟競賽，各村鎮自組的堂口，出錢出力以奪錦為目標，其競渡的龍船更為講究，定必用最優質的坤甸木材製成，而坤甸木忌日曬和吹北風，所以，每次比賽後，村民都會將龍舟埋於水底淤泥裏，待翌年四月初八，在父老鄉紳主禮下，由年輕人挖出來，托上岸，加以洗淨髹油，此儀式叫做「出水龍」。

由於龍舟是公家財產，非公眾允許，任何人私下挖掘，皆有違族例，因此，那些違法「托水龍」的人，就成了「私用公產」的代名詞，現今，演變為「借了別人的錢財，而不還款者」，便算「托水龍」！

黑青

彭志銘

自九七回歸後，香港報章用字，日趨大陸化，除了詞彙赤化，抄用內地詞語，例如以「打的」代替「搭的士」、「聯絡」變成「聯繫」、「質素」講為「素質」之外，還跟大陸愛簡化詞句，例如成績超卓的學生，就叫做「尖子」;「選拔傑出學生（尖子）」，便是「拔尖」……總之，好惡頂啦！

看《星島日報》，說有「黑青」遇襲，睇得我一頭霧水。

九七年後，香港報紙稱「晚上通街流連不歸家的青少年」為「夜青」，都話可以辨字釋義理解到吖！但「黑青」又是何物呢？

原來，現有不少青年人因貪玩，而跟黑人物來往，縱使沒正式加入黑社會，但卻以有背景自居，其行為舉動與黑幫類同者，皆視作「黑幫青年」，簡稱「黑青」; 舊時的黑社會，叫這些未拜門的小弟做「藍燈籠」。

今天中國境內，已再沒有正統黑社會堂口，倖存的，只像一盤散沙的江湖，及無惡不作的違法罪行，想不到，香港特區連黑語也須大陸化的來個簡略版。

沙冧

彭志銘

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因警隊連番出錯，而經常當眾道歉，say sorry認衰，被同袍封為「sorry sir」。

講「對唔住」，乞求原諒，香港話叫做「沙冧」。

「沙冧」者，是「道歉」之意，此字源自英文「salute」；不過，「salute」只是「敬禮」(即俾禮)，甚或「致敬」，正如童子軍遞起手掌在額前，作「表示敬意」，而非apologize(道歉)。

Salute，變成中文「沙冧」，乃英式漢語，此非香港獨有，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代，洋人來華營商，麕集上海洋涇濱(今延安東路)，雙方溝通用的不中不西英語，是為「洋涇濱英語」，英文即「Pidgin-English」。

嗱！不要以為中國人崇洋講英語遷就西人呀！反過來，當時的洋鬼子以重上海話口音及中文語法的簡單英語，跟「China man」打交道咋！ Pidgin一字，是由中國人唸business的音變來的！

最後要提的是，將salute說為「沙冧」，源自香港差人，名副其實的警察用語，由他們說出，特別響亮有力。

爆缸

彭志銘

香港無線電視台有個深受一家大細歡迎的遊戲節目——《無敵掌門人》，播放時，屏幕角上，沒有打出「PG家長指引」的提示，按法例，即適合兒童觀看。

這個長壽節目，因主持人的猥褻誨淫粗鄙言詞，和意識不良的遊戲內容，雖然屢受批評及投訴，卻無損廣告商的鼎力支持，高收視下，態度更勝舊時。

《無敵掌門人》有一個名為《Close the door》的「估字謎」環節，有一次，謎面是「爆缸」，看字義，應是「水缸爆裂」吧！當天，現場、眾人給予競猜者的提示，卻是「流血」，遂使之估中答案。

「流血」，稱為「爆缸」，此乃黑社會背語，猶如「水缸爆裂，血如泉湧」也！

香港政府曾製訂一份「禁語詞表」給所有傳媒，不得使用，內有「粗口」和「黑社會語」，例如「劏死牛」和「老笠」也不能亮相，但隨社會民情之轉，這些以前被視為大逆不道的禁語，已成為坊間平常慣用語了！

看來，警方對「爆缸」一詞，也不放在心裏吧！

爆廠

彭志銘

一間公司財務出現問題，並非叫「爆煲」，而係「爆廠」！

「爆廠」一詞，來自賭字花文化。

「字花」，又叫「花會」，清朝時盛行於廣州一帶的民間賭博，它有三十六個號碼，每號碼代表一個古人，每次開彩一個字（號碼），中獎為一賠三十。

香港在一九七六年，首次推出的六合彩，因用三十六個號碼作投注基數，而被稱為「摩登字花」。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字花檔遍佈大街小巷，這些「非法投注站」，謂之「艇仔」（又叫「帶街」），他們收集賭注後，會交予背後老闆「大莊家」，其總部負責「開彩」和「點算」輸贏，這個總部的名稱，是為「字花廠」。

若有人中得巨獎，連字花廠也不夠錢賠的話，那就俗稱「爆廠」嘞！後引伸所有營商機構財政不靈，無錢找數，皆叫做「爆廠」！

今天，當一個賭徒，輸得一乾二淨，仙都唔仙吓時，亦算是「爆廠」也！

企硬

彭志銘

奇連伊士活導演了一部真人真事的電影《Changeling》，講述一九二八年洛杉磯，一位女接線生尋找失蹤兒子的經歷，過程中，被不擇手段的官員，串同腐敗濫權的惡警戕害，甚至有一羣無良的醫護人員，掩埋良知地關她入瘋人院……

勢孤力弱的女主角（安祖蓮娜祖莉飾演）企硬到底，就是那份母愛的執着、頑強的意志力、永不言棄的精神、不畏強權的勇氣，令人想起中國虛構的秋菊，也慨嘆今天中國的實情。

「企硬」，是香港新語，意指「立場堅定、信念不移」。江湖蠱惑仔有言：「錯就要認，打就企定」，便是執着「企硬」的態度，怎似得曾蔭權在立法會內，當眾說「狗噏」一詞，事後不敢認，還竄改話係「鬥噏」咁低莊。

奧巴馬在總統就職演說：「我們面對真實嚴重的挑戰，不容易於短時間內應付，但，最終必能克服……」要成功，就是「企硬」，不二法門。

「企硬」，除了靠信念、勇氣之外，還要看腰骨！

撊柴

彭志銘

二〇〇九年，時任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公開聲稱，那些教授名稱混亂，建議取消「講座教授」(Chair professor)職銜，以後一律統一叫「教授」(professor)，報載，多位講座教授對其建議不滿，覺得做法猶如被「撊柴」。

「撊柴」，是香港俗語，是「降級」的意思，此詞來自警隊行內術語。

「撊」，音「mid」，是個俗寫，正字是「扷」，解作「用手指撕扯(拔掉)」之意。何故「撊柴」，是「降級」的呢？

原來，港英年代，香港皇家警察的軍裝級別，可從其制服上，扣在領膊或衣袖間的那些鐵鑄標記辨別出來，高級警官有皇冠形徽號的「蘋果仔」、四方形軍星的「一粒花」，和V字形鐵Bar的「一劃」(俗稱「一爿(近音辦)」或「柴」)。三劃的警長，叫做「沙展」。

當警察降職，臂袖上的「柴」，亦隨之打掉，此乃叫「撊柴」，故此，「撊柴」就是「降級」矣！

「講座教授」一銜，是學術界的一個成就，以示努力成果被認同，全港所有大學都不覺得有問題，何解臨要撤離中大的劉某要撊人的柴呢？

燉冬菇與降級

魯金

在警務人員中流行的俗語，還有一句叫做「燉冬菇」，這句話的意思是「降級」，例如一位警員原為便衣警探，突然接到上級的命令，要他穿回軍裝，駐守在某一地點，則這位警員，就被稱為「燉冬菇」。

「燉冬菇」一詞，源於警員稱他們所戴的帽子為「冬菇」。本港早期華人警員所穿的制服，和現時的不同，市政局書刊出售處有一套本港早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張是早期華人警員的照片，看過這張明信片，就會明白為甚麼把警員的帽子稱為「冬菇」。

那警帽是沿用中國清朝的軍帽，它的形狀是上窄下闊，有如一枚未開得透的冬菇，帽是用竹片編織而成，俗稱「竹析帽」，由於這帽子形如冬菇，故才有「燉冬菇」一詞。

當一位警員表現良好，工作態度認真時，上級會派他擔任便衣警探。便衣警探是不必穿制服的警員，他可以穿任何服裝去執行職務，既然不穿制服，自然就不必戴上那頂冬菇形的警帽，他的頭上便沒有一隻「冬菇」了。

但是，當這位便衣警探不守紀，或者犯了規條，上級認為他不適宜擔任便衣警探，命令他穿回制服，於是他的頭上便要戴上一頂冬菇形的警帽，故此這位警員便被說作「燉冬菇」。

本來「燉冬菇」只表示由民裝警員改為軍裝警員，在薪級上是沒有降低之意，只因穿便裝工作比穿軍裝自由很多，一旦被約束於紀律嚴格的軍裝隊伍中，便有被降級之感。因此，凡被降級的人，都稱為被「燉冬菇」。這話後來擴散到其他行業去，也用「燉冬菇」來形容「降級」。

（編者注：今人將「燉冬菇」一詞簡化，單叫一個「燉」字，例如有說：「佢俾老細燉咗」，即他被上司降職也！）

起釘

彭志銘

當一個不講道義、不做實業，只靠卑劣財技、鑽法律空子，巧取豪奪而自肥的小人，都被稱讚為叻仔之時，何解無人站出來，指摘此乃教壞下一代呢？

活在一個道德淪亡特區內，耳濡目染下，有批向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借錢讀書的香港大學生，藉詞賴帳不還錢，算得係乜嘢小兒科吖？有聽眾致電電台phone-in節目，倡議政府對此類無賴學生嚴懲重罰，甚至要追加欠款利息，他說：「起佢哋釘啦！」

「起釘」，乃江湖術語，指「利息計算」。「起釘」的「釘」，是「利息」;「起」，是「起首計算」。「釘」，何解會是「利息」之意呢？

向名為「大耳窿」的高利貸借錢，可以說是自掘墳墓的死路一條，因那些「釘」，就是還極還不清的利息，好比「棺材釘」，喻作一經「落釘」釘蓋後，便難再拔出，「唔死唔得」矣！

每一口釘，都是一道催命符。那些不道德的賺錢手段，沒良知的斂財行徑，跟「棺材釘」無異！

過大海

彭志銘

從香港坐船去九龍，或由九龍到香港，我們都稱之為「過海」，或「過對面海」;但由香港橫渡珠江口往澳門，咁就要叫「過大海」喇！另因澳門番名Macau，江湖綽號「馬交」，所以去澳門，又可稱作「去馬交」。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通俗小說，對港澳地名，愛用代號；香港，叫「香城」; 澳門，是「賭埠」。有時，用「H埠」指Hong Kong；Macau，便是「M埠」，與此同時，澳門另一顯赫大寶號，是聲威遠播的「梳打埠」。

澳門，何解會叫「梳打埠」呢？

「梳打」，是英文Soda的舊式音譯詞，現為「蘇打」。

「梳打粉」的用途甚廣，尤其是飲食業，將之挪到牛肉鬆軟，又或混入麵粉內，令麵包糕點發大，故此，又稱「發粉」是也！咁！去澳門賭錢，同「發粉」有關？非也！ Soda除了挪鬆肉質和發脹麵包外，它最大的功能，是洗滌，是清潔劑之一，中文名叫「洗滌純鹼」。

以往，去親澳門都係為咗賭錢，當賭仔們輸光輸淨時，便恰似被梳打洗白白囉！問你哋重敢唔敢過大海？

翻叮／翻閹

彭志銘

到學校客串，向同學仔講解：文化，是不能脫離生活的；對應的觀念：文化，是源自生活。咁簡單的道理，居然仍有大把人未聽過，惟有舉例說明之——

現今，香港潮語中，有「翻叮」一詞，意指「重新再來一次」，這解釋暗喻「多做一次的原因，主要是之前不成功」。

「翻叮」一詞，源自科技產品微波爐煮食，烹調時間夠鐘，它便「叮」一聲示意；若發現食物未煮熟，要再重「叮」一次的話，這叫做「翻叮」。

現年輕一代，將「跟已分手的舊戀人復合，重新談情說愛」之舉動，也叫做「翻叮」。

另外，離職後，再度返回舊公司復工，亦係「翻叮」，之不過，警察離職後重回警隊，就不是叫「翻叮」，而係「翻閹」。

「閹」，是「割去生殖腺」之「去勢」意，何解作「警察復職」解呢？離奇？

語言，反映現實，也是文化的一部份。咁！明白未？同學仔！

爆房／爆馬檻

彭志銘

二零零九年四月號的《中大學生報》之封底，有一篇由女同學寫的短文：《情到濃時，不如開房》，講的，是到時鐘酒店的經驗和描述。

闢室尋歡之「開房」一詞，是上世紀的舊語，新一代，尤其是大學生羣體的潮語裏，是叫「爆房」。

未有「爆房」這語之前，到時鐘酒店開房，是叫做「爆馬檻」。

「檻」，是「關困牲畜野獸的囚籠或柵欄」。

「馬檻」，就是養馬的馬廐，馬兒起居飲食的地方！

「爆馬檻」，當然不是用火藥炸破馬廐啦！這個「爆」，是作「充份佔據」解，有若「爆棚」和「爆滿」之意。「爆馬檻」，原叫「曬馬檻」，即在「馬檻」內「曬吓」；「曬」，在廣東話裏，有「攤臥」、「瞓低」意。

咁！點解去「開房」，會叫「爆」「馬檻」，而不是「牛檻」或「羊檻」的呢？這就涉及台灣文化的了！男人開房尋歡，對象當然是女性啦！地道台灣俗語，叫「女孩子」做「馬子」的！明白吧！

做大龍鳳

彭志銘

「大龍鳳」者，即「大戲」也！這本是粵劇術語。

一直以來，廣東大戲的伶人老倌，常會交錯埋班，登台演出；每次新組合，猶如一間新公司，須改名封號，亦多取吉祥的「龍」或「鳳」做劇團寶號，久而久之，「做大龍鳳」就是「做大戲」矣！

舊時，洪門（幫會）的規矩，不論傳位就職，甚或新收會員，皆要舉行儀式確認，這叫「開香堂」，香港黑話則稱此為「做大戲」。

「開香堂」的地方，除特定佈置外，還須有幫內高層主持大局；據文獻資料說，那時的傳統儀式，會以「唱戲」形式進行，主持人更拿着道具刀劍，功架十足的唱念做打，猶如登台演戲，故叫「做大戲」。

現今黑幫，為免警方捉個正，及簡化一切程序，這類「開香堂」的大龍鳳，在香港，近如絕迹，但台灣和美加的洪門組織，卻仍保留此傳統儀式，而且，是合法舉辦的！

「大龍鳳」一詞，不一定是指黑幫祕密活動，家陣，衍化為任何裝模作樣、小事化大，引人注目的事宜，也可稱作「做大龍鳳」。

四四六六

彭志銘

香港製作的警匪片，常見兩幫人相約講數，話要「四四六六拆掂佢」，搞到「四四六六」這句話，十足十係江湖黑語。

其實，「四四六六」，是廣州舊語，乃由宋代「四司六局」衍變出來的！古時官府宴客，講派頭、論禮節，故設「四司六局」主理有關事宜。

「四司」者：帳設司（即場地佈置）、茶酒司、廚司、台盤司（傳菜）。「六局」指：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蠟局、香藥局、排辦局（禮賓）。有「四司六局」打點，一切順利舉行，所以，凡辦事熟練，處理得宜，合乎規格者，便叫做「四四六六」，怎知，現今香港人將之用作談判講數時的口頭禪：「四四六六拆掂佢」，喻為「邊個着邊個唔着，不打緊，最重要，係傾得掂」。

雖然，「四四六六」一詞，本是斯文雅語，但現今，確充滿江湖味，正常人家很少使用，這就是雅俗文化變異的一個例證。

你發我圍呀？

彭志銘

一名十七歲少女於網站上張貼廣告，作招攬嫖客之用，被警方「放蛇」拘捕，成為香港首宗涉網上賣淫的「援交女」。

開庭審訊日，該援交少女遲大到不特止，還穿着超低胸透視裝到場，遭法官譴責不尊重法庭，少女竟不服氣的反駁說：「我唔覺得件衫有問題喎！」法官隨即喝斥：「你發我圍呀？」

有記者朋友來電問「發圍」是否粗鄙語？典故何來？

一時之間，真係想不出「發圍」的白話體應怎樣翻譯過來。

「發圍」，是結集「發難」、「發惡」、「起動」、「突破舊有」及「即時行動」之意，有人說，可能是「發威」之音轉，我亦聽聞過此乃江湖背語，但來源難查！

「發圍」，最可信的解釋，應是古粵語「發橫」。

舊時，廣東話有「發橫」一語，意指「發惡」。

「橫」，除「打橫的方向」外，也是「放縱」、「專橫」，並作「突然」解，胎合「發圍」之所有含義。它是否粗俗？當然不是！

扒手

彭志銘

有讀者來信，問點解「竊取別人身上財物」的「小偷」，即「扒手」，又會叫做「三隻手」？

一般人的理解，應是「扒手」犯案時，在神不知鬼不覺間，伸出了隱形的「第三隻手」，因而得名。

查實，「扒手」的「扒」字，是個注音俗寫，正字是「𢪏」。

中國人造字，形、聲、意俱有考究，用三個「手」字砌成的「𢪏」字，就是「打人荷包，扒人錢財」的正體字。

《清稗類鈔》有解釋：「滬人呼翦綹賊曰𢪏手，猶言扒手也。」

現今，所有人都將「從別人身上摸取財物的小偷」，寫為「扒手」，反而，「𢪏」字卻已成古董死物，這是文化流程中的一個自然現象，無分對錯，無需痛惜，只有接受。

有關「扒手」的稱號和文化，掌故專家，吳昊教授，更有見地，後面幾篇續說……

文雀

「死喇！俾文雀扒咗個銀包啖！」

近年，香港扒手再度猖獗起來，遺忘已久的俗話「文雀」又聽到有人講了！

「打荷包」、「三隻手」，都是香港人形容扒手的，但何解又會叫「文雀」呢？

為甚麼明明是人，卻以雀稱呼？

首先睇吓文雀係乜嘢雀，牠又叫做「文鳥」、「禾谷」，與麻雀同類，愛吃禾稻，因為羽毛美麗，故此人們就捕捉來飼養，後來這小鳥就人工繁殖，而且容易與人親近，可從籠中跳出來玩耍，也不會飛走。

於是江湖術士就訓練牠們占卦，讓牠們跳出籠外用嘴啄一支卦，有如扒手打荷包的手法，占者即予以飼料獎勵。從別人口袋裏「啄」銀紙搵食，與禾谷占卦差不多，故稱之為「文雀」也。

「通靈」文雀

吳臭

「禾谷占卦，其中有奧妙！」

前文談過扒手俗稱「文雀」乃源起自禾谷占卦術。

以前禾谷占卦甚受歡迎，禾谷檔也就成行成市了。檔主通常把雀籠放在地上，前面放一排紙卦，占者奉上酬金，他便打開雀籠，讓鳥兒跳到卦上，啄起其中一支，鳥兒因而獲得檔主用穀粒餵飼，跟着乖乖的跳回雀籠去。

原來其中是有蠱惑的，檔主用魚粉、粟及鷄蛋黃拌成餌，塗上選定的一兩支卦上。當有生意時，他就把一整疊卦條，用沒有氣味的一端放在雀籠口，但其中一張卻是有雀餌氣味的，而文雀出籠當然會把該卦啄起。

所以，人們以為禾谷通靈，其實不然，只是占卦佬出術罷了。

三手四腳

吳昊

「三隻手在尖沙咀猖獗！」

近年警方發現扒手活躍於油尖旺，請大家提防荷包被竊。

我們香港人給予扒手的俗稱很多，包括「文雀」、「三隻手」、「荷包友」。其中最傳神者，首推「三隻手」了。

有說，稱扒手為三隻手，是來自上海俗話的。上海人在過去做慣官，很明白從政之道，便有「文官三隻手，武將四條腿」之說。

「文官三隻手」，意謂文官無不貪污，左右手只能領微薄的薪水，第三隻手卻不同了，秘密收受賄賂，撈錢無數，比左右手多賺千倍。而「武官四隻腳」，指其貪生怕死，最好長有四隻腳，逃命快捷也。

「三隻手」和「四隻腳」，就代表着人性醜劣的一面了。

三隻手

吳昊

「上海電車，三隻手出沒！」

繼續談「扒手」又名「三隻手」。

上海電車價廉，人人都愛坐，所以乘客擁擠，伸起膀子吊着把手，袋卻暴露，正好令扒手有機可乘了，而冬季衣服穿得厚實，不易使人感覺到有神祕的第三隻手伸向自己。

而扒手那時是穿着寬大棉衣，雙手縮進袖手裏，還打着窮結，吊兒郎當，懶洋洋的，使人失於防範。其實一隻袖手是空的，那隻手由衣襟底下騰了出來，伸到身邊搭客的衣袋裏去撈皮包了，而乍眼看去，這就好像多長出一隻手來。

第三隻手探測人家袋裏有多少鈔票，切口叫做「把脈」，扒到之後由另一人接應東西，叫做「出當」，而失手的話，切口叫「失風」也。

鼠摩

吳昊

香港開埠初年，盜賊如毛，連港督府都俾鼠摩光顧……

但凡活動於夜間的鼠竊狗偷，俗謂「夜摩」，更傳神者有「鼠摩」之稱。夜間出而擾人，老鼠所為也，以此形容夜盜最為貼切，不過此俗語之起源卻鮮為人知。

據說「鼠摩」最早見諸文字，是始於清朝道光年間廣府徐賡陛的衙門官書裏。其時之漢人反清情緒高漲，廣州某富戶亦受株連，將軍府的旗下佬貪官掌握一份罪證文件，向富戶諸般勒索；富戶破財而不擋災，因貪官方面索求無盡，簡直苦於應付。

當時廣州有一神偷阿連，任何密室保險庫，他都有法子偷竊，因愛夜間犯案而身手敏捷如鼠，便得綽號「鼠摩連」。

該富戶逼於形勢，惟有與鼠摩連接觸，阿連果然夜探將軍府，將檔案偷出，獲酬二千両黃金。

將軍衙門失竊當然引起震怒，追查之下，衙門師爺獲得線報知道乃鼠摩連所為，傳令通緝不在話下，而衙門文件便大書特書「鼠摩」二字，這之前，官書中只寫「竊匪」。

此傳說，係徐賡陛的幕僚講出來的。

墨七

彭志銘

當有小偷入屋盜竊，我們常說為「某屋被『墨七』光顧」，久而久之，「墨七」便成了「鼠摸狗偷」的代名詞。

究竟，「墨七」是甚麼呢？為何「盜匪」會叫做「墨七」的呢？

大眾的感覺，是賊仔做案時，一係鬼鬼祟祟，二係不見得光，所以，用黑色的「墨」字來形容吧！但，那個「七」字，又是何物呢？

「墨七」的「七」音字，正寫是「屎」，原指「器物之柄」，當與「墨」字連用時（即「墨屎」），便是「狡詐」、「無賴」之意。

單一個「屎」字，是「獪」也，即「奸猾」、「不老實」解。

二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列禦寇（列子）曾撰書（後名《列子》）有記載「墨屎」是一名無賴小人，狡猾之徒也，那就說明，「墨屎」，原是一個人的姓名。

最後，要提的是，查字典，找這個「屎」，不在「尸」字部，它屬「木」，請留心。

篤背脊

彭志銘

背後講別人壞話，說是非、告密狀、放冷箭的行為，坊間稱為「篤背脊」。其實，那「手指指」的「篤」動作，正寫是「殺」。

「殺」，音「篤」，由「豕」和「殳」兩字合組而成。

「豕」，粵音近「碌」，是「豕」字加「一點」。「豕」，音「始」，是象形字，即「豬」也。

「豕」字含有「出擊」的意思，若用「口」擊的，是「啄」；用「木」敲打，便是「椓」（音「啄」）。

「殳」，近音「柱」，本是古代一種以竹或木制的無刃兵器，後引伸為向前「刺」的意思。

「豕」和「殳」加起來的「殺」，就是向前出擊刺人！古語有云：「直擊為殺，橫擊為打」。

「殺」，不一定解作「攻擊」的，例如「指天殺地」（即胡言亂語）便是這個「殺」了！

手指指殺人背脊的，又叫做「金手指」，源自1964年，占士邦電影*Goldfinger*的譯名。另外，殺人背脊告密的行為，有出賣別人的含意，亦叫「二五仔」，典故來自……

請看下一篇……

二五仔

吳昊

江湖火爆場面：「嘿，你好嘢，做二五仔篤我，我遲早搵你報仇！」

嘩！江湖術語，但凡講到「告密者」，除稱「金手指」、「線人」、「鬼頭仔」之外，還稱之為「二五仔」。

「二五仔」本來係江湖切口，源自清代洪門。據洪門的傳說，達摩是祖師爺，少林寺是洪門發源地，火燒少林寺之後，少林五祖在紅花亭結義，創立洪門，反清復明。

火燒少林寺發生於康熙、雍正年間，據一篇天地會文獻《西魯序》記載：「有奸臣一名（張）建秋，另一陳宏（文耀），二人同心設計害少林寺僧人，入朝暗奏一本……二人領旨……帶兵前往……路遇馬寧兒做車伕……即用寧兒為引路為線，放火依計而行……」

嘿！「用寧兒為引路為線」，這馬寧兒就是江湖上首席鬼頭仔了。

據其他祕密社團文獻，馬寧兒是少林寺出家弟子，武功高強，在一百二十八人中，論武力，坐第七把交椅，但此人六根未淨，色膽包天，污辱人家妻子，被逐出山門，這便含恨在心，投靠清兵。

因他排行第七，「七」字拆開就是「二五」，所以馬寧兒就是「二五仔」的祖師爺了。

內宄

彭志銘

電影《無間道》大收旺場後，便掀起一片「看不出敵我」的「臥底」話題。

以前，稱那些隱藏身份的「內奸」為「鬼頭仔」，或叫「金手指」(因專門打小報告，殺人背脊)。甚至「二五仔」(出賣大眾的人)；現因《無間道》大熱，所以，坊間已將「內奸」和「內奸所做的悖逆行為」，統稱為「無間道」了！

「內奸」，之所以叫做「內鬼」，大家總以為源於「鬼」是隱形不見蹤影的，而且又夠邪惡吧！殊不知，「內鬼」的「鬼」，正字是「宄」。

「宄」，音「鬼」，「姦」也，是「狡詐」、「邪惡」的意思，及又作「竊盜」解，並指明是「從內部竊奪或作亂」，《說文解字》:「外為盜，內為宄」。

不少人將「宄」字，讀作「九」，把「奸宄」，唸做「奸九」，又將「大奸大惡」的衰人，稱為「大奸九」(或「大奸狗」)，感情上，是對的，但語言文字學上，是錯極！

無間道

看到，先來一個涉嫌濫權的問責副局長蘇錦樑，罔顧香港法紀綱律，以官方卡片處理私家事；後有入境處高層抬出「酌情權」來高調撐場，就知道，如此思維的港式鬧劇，將會好戲在後頭，話口未完，便爆出「港府高層非常關注事件」，當局要追緝卡片醜聞之泄密者，並說「入境處不排除內部有『無間道』」……。

「無間道」這詞，現今解作「內奸」或「卧底」，查實，「無間道」只是一齣電影片名，其意念源自佛家語之「無間地獄」，即「永受痛苦無有間斷的地獄」也！

「無間地獄」，原名「阿鼻地獄」，是梵文Avīcinaraka的音譯詞，是八大地獄的最底一層、最痛苦的第八獄，凡是造下「十不善業」的重罪者，均墮入之！不論信任何宗教的高官局長亦無特權倖免。

「無間道」一語因電影內容，講述警方與黑社會的卧底故事，而轉化為內亢（音鬼）之意。「亢」，是「作亂的壞人」，搞到內部亂糟糟者，便是「內亢」！

港府高層非常關注的，不是處分做了壞事的問責官員，而係捉「內亢」！荒謬嗎？最後，更是不了了之……

「塔」佢返差館

彭志銘

「唔好講咁多，『塔』佢返差館至講！」電影中，常聽到警察演員威武地說的對白。

警察用「手鐐扣鎖」疑人的動作，就是叫做「塔」(音)。

香港的老師不准學生用「廣東字」寫作，如遇上這情況，不用「『塔』佢返差館」，哪應怎樣寫呢？「鎖」？怎夠「塔」傳神達意呢？

「塔」音的原字是「扠」，它並非廣東字，隋朝時(公元581至619年)已有此字，解作「門閂」(「閂」音「山」)，即「門鍵」，是舊式木門後面那條橫插木。

「扠」，本是名詞，是關門的「掣」，後變為動詞「上鎖」，這樣的情況，在中文裏有不少例子，如「車」，本是名詞「車輛」，現可說為動詞「『車』佢返差館」(載運)。

每見少用的字，便當是「方言字」，是香港教育的失敗。

「的」佢返差館

彭志銘

前文，寫一個差人「扈個疑犯返差館」的「扈」字，那麼「『的』個犯人返去」之「的」音字，又有無得寫㗎呢？與「扈」字又有何分別？

「扈」，是由「門鍵」，轉化為用「手鐐」器具，扣鎖犯人的動作。

「的」音之解釋，只是「捉拿」、「押解」的意思，有沒有使用「家生」（音「架餐」）鎖人？則無贅述。

「捉拿」意之「的」音字，正寫是「罗」。

「罗」，本是「魚觸到網而被困着」，引伸為「被捕」和「彈動不得」！此外，「罗」字，又可解作為「繫魚」，即「用繩綁魚」也！同樣，有着「緝拿」和「擒獲」的意思。

廣東話內蘊藏有非常貼題的古漢語，不懂運用，是一種文化損失。

「扚」佢起身

彭志銘

前文，講了個「罟」字，現再介紹另一個與「罟」字同音近義嘅字——「扚」。

「扚」，音「的」，是「拉開」，「手掐」和「拔擢」的意思。

「手掐」，即「用指甲去抓」，或「摘斷（花枝）」的動作，也是用「拇指點別指，以作計算或暗記」。

「拔擢」，就是「抽起」或「提起」的意思。

「扚」，這個「使用手指」的舉動，常見的，是用手指勾着衣領，搭在膊上之「扚住件衫」；或小孩早上懶牀，被媽媽叫醒，跟着「扚佢起身」；而起誓發奮圖強者，粵諺叫做「扚起心肝（做人）」。

雖然，這「扚」字是「用手抓掐」的意思，但也不及「罟」字是從「网」[①]字部首，含「捕獲」意那般貼切，故，這兩個同音字，應有分工的作用。

註[①]：「网」，即「網」字。

劈炮

彭志銘

工作不愉快，與上司不和，憤然辭工者，現香港話叫做「劈炮」。

「劈炮」一詞，來自警界術語，即「自我革職」解。

「劈炮」的「劈」字，正寫是「擗」，近音「劈」（應讀作「一pat泥」的「pat」音），解作「用手擲下」、「去掉」和「擺放」的意思。

「擗咗對爛鞋」是用手去棄掉的動作，「沒有用手的」有：「擗低個細佬唔理，點得㗎！」

當「擗」解作「擺放」時，有「唔好亂咁擗啦！」

「擗炮」的「擗」，要讀作「劈」。「擗炮」的「炮」，又叫「炮仔」，是江湖背語，即「手槍」。配槍是警察的第二生命，仍毅然擲下，就是向上司表示「辭職」也！後引伸到各行業去。必須說清楚，凡「擗炮」求退者，一定帶怒氣不滿的！

好端端有正字唔寫，係要將含暴力意「砍劈」的「劈」字，代替「擺低」的「擗」，真激死人。

劈炮與燒枱炮

魯金

在香港警界裏有很多行內的流行語，其中最行的一個詞就是「劈炮」。有些外省人因聽不清楚這個「劈」字的音，以為是「撇」字音，竟寫作「撇炮」。

「劈炮」的「劈」字只是借用字，實際應用時並不讀作「將冰山劈開」的「劈」字音，而是讀第六音，這個音近於「別」字的音，用「別尺」兩字調切即近似這個字的字音，是以外省人聽了以為是「撇」音。「劈炮」即把手槍拋下之意。

《星島日報》

廣州話將毫不在乎地拋下一件東西稱為「劈低」，例如派信的人將信拋下就走，便說他將信「劈低」就走，「劈炮」的意思就是辭職不幹。

本港警員多配槍的，手槍稱為「炮仔」，當警務人員辭職不幹時，就要把手槍交還給主管的上司，故辭職不幹稱為「劈炮」。

「劈炮」最初只流行於警界裏，因為只有警務人員辭職才會將炮仔「劈低」的，後來則流傳到其他行業去，現在仍有很多行業的人，將辭職不幹稱為「劈炮」，因為凡稱「劈炮」，都有憤然辭職之意，其中在辭職時也會拍枱大罵一頓的，他們所「劈」的不是炮仔，而是「枱炮」。

廣州話把拍枱大罵稱為「燒枱炮」，這個詞形容得極為生動，因拍枱的時候一定霹靂有聲，仿似燒炮一樣的響亮，故稱憤然拍枱為「燒枱炮」，很多人辭職是由於對主管不滿，或對公司處理他的事務不公平，故會憤然拍枱。

因此有些人以為「劈炮」是指拍枱大罵之後辭職，其實此詞源於警界方面的辭職，和「燒枱炮」無關。至於「劈炮」何以流傳到別的行業去，這因為很多警務人員在辭職之後，要到別的行業去工作，也把這句「劈炮」傳了開去。

柴台／踩場／掃場

彭志銘

「柴台」，是「不受歡迎」和「被喝倒采」之意。「柴台」的「柴」音字，正寫是「跦」，與「踩」字同，即「踐踏」也！

以不禮貌的態度，到別人地方挑釁，江湖術語叫做「踩場」，同等道理，人家在臺上專注演出，臺下觀眾報以不滿噓聲喝倒采，便是「踩台」了！

「踩場」的「踩」，讀作「始歹切」;「踩台」的「踩」，則唸作「柴」音，而坊間將錯就錯，不求甚解，一律俗寫為「柴台」便算矣！

還要一提的，「台」字是個簡體字，正寫是「臺」。不知甚麼時候開始，「舞臺」寫為「舞台」，「臺灣」卻變成「台灣」。

「踩台」，得把聲，噓嘈一頓而已！「踩場」者，則是聲到人到，如江湖糾紛，爭地盤的「踩場」，更是一大班人的搗亂，故又叫做「掃場」。

大哥大

彭志銘

現今，我們每人隨身一部的「手機」，以前，有幾多種叫法呢？

「無線電話」?「手提電話」? 大陸早期稱作「移動電話」、「流動電話」。不管叫甚麼，總不及曾叱吒一時的大寶號：「大哥大」。咁！你哋又知不知為何「手機」會叫做「大哥大」呢？

當年，上述那些可以帶出街使用的「手提電話」，非常巨型又笨重，比家陣的，大六七倍左右，其長方形，猶如學生水壺，所以，又叫它做「大水壺」，售價三四萬元一個，而擁有者，就是身份顯赫的象徵。

「大水壺」傳入香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正值香港電影顛峰期，那時所有藝人、導演都被人稱為「大哥」，他們所用的「手提電話」，便是「大哥電話」！但這班大哥們卻一致公認當時得令的洪金寶為「大哥」，那即是「大哥中之大哥」也，並尊為「大哥大」，他的電話，就叫「大哥大電話」，經電影人廣傳出去後，「大哥大電話」成了傳奇，並簡稱「大哥大」矣！

除電話叫「大哥大」之外，每個江湖人物都愛別人稱他做「大哥大」，尤其是職位低微的四九仔。

開鑊

彭志銘

中國語言之變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因中國閉關政策影響，沒甚突破；反而令香港話在華人世界裏，變成一枝獨秀。

就以「性交」相干的同義詞，如「造愛」或「Do嘢」，很明顯是受英文之影響，而在眾多幹那事兒的詞彙之中，最地道的，莫過於「開鑊」了！

「開鑊」，一個被視為粗俗的詞句，盛行於低下層社會。

「開鑊」一詞之廣泛流傳，是跟香港一樁風化案有關，於一九五五年，一名叫紅媚的舞小姐在跑馬地被人強姦，事後捉到色魔，上堂審判時，舞小姐口供稱說當晚被逼「開鑊七次」來代替「梅開七度」，翌日，各大報章的頭條，以「七鑊之花」來形容這舞小姐，當年來說，這已是聳人聽聞的大事了！「開鑊」一詞從此流行起來外，那「七鑊之花」也受片商垂青，成為明星，拍起片來，電影上映時，在中央戲院門前，還掛起七隻鑊來作宣傳哩！

牀上交合，令香港生產出這「開鑊」的典故，怎能不好好記錄在案呢？

扑嘢

彭志銘

語言學裏，有「隱語」一門，學名叫「祕密語」，平時，我們稱此為「暗語」，或「背語」。

用「暗語」溝通，就是不想讓第三者（或「不是自己人」）知道談話的內容。

「隱語」，除黑社會的「切口」之外，民間各行各業也有自己「專業」的一套特殊語言系統，這叫做「行話」，又即是「行頭話」。

唔講大家不會知道，現今，我們指「交媾」、「敦倫」的燕好性行為，那句「扑嘢」，是起源於香港舞廳背語。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黃業，氾濫成風，舞廳夜總會，及色情架步成行成市，多到梗有一間喺你屋企附近。當時的舞小姐被人客「買鐘」出街，就是去公寓開房，進行性交易的。

完事後，勤力的舞小姐會折返舞廳繼續工作，但另外有些人，會約同其他姊妹開枱打麻雀，以作消遣歇息。由於打牌時，常舉起麻雀牌狠狠的拍下，這敲落枱面的動作，就叫做「扑」。

有段時間，香港人叫「打麻雀」做「扑牌」的。

當舞小姐跟客人出街交易完畢後，與姊妹麻雀耍樂時，收到舞廳經理電召回去趕下場的話，若她不想返工，便會說「扑緊嘢，唔得閒」，藉此誤導經理以為她仍在「工作」，久而久之，「扑嘢」一詞，就成為舞小姐「接客」開緊工的代名詞，並且，由舞場術語，流傳到坊間，變為常用語。

這「扑嘢」的典故，是一位舞廳老叔父講我知的，算是「口述歷史」吧！

在此「口述歷史」之前，坊間一直有個民間傳奇式的「扑嘢」舊典故，抄錄如下：

從前，廣州有個打鐵匠，於深夜工作後，一時興起，捉着妻子幹起來，由於打鐵匠一向粗魯，行房時弄得牀聲隆隆，鄰居不勝其煩，摸黑上門追究原委，打鐵匠情急智生的說：「唔好意思呀！扑緊嘢[①]，好快就搞掂㗎啦！」遂以後，廣東話稱那回事做「扑嘢」了！

查實，「扑嘢」一詞，是七十年代才出現的，故此，該源自舞場術語的典故，較為可信。

註[①]：打鐵，就是用鐵錘一下一下的扑落去！

第八站飲糖水

彭志銘

不少年輕朋友問我，何解「九龍塘」會叫做「第八站」？

一九七九年，地下鐵通車，標誌着香港交通的一個新紀元。初期，地鐵路線，只是從中環至觀塘，而荃灣線則到八二年五月才通車。

一九八〇年，地鐵路線圖。

從中環至觀塘沿線的地鐵站為：中環、金鐘、尖沙嘴、佐敦、油麻地、旺角、石硤尾、九龍塘、樂富、黃大仙、鑽石山、彩虹、九龍灣、牛頭角、觀塘等站。

「第八站」的意思，就是從中環站起向觀塘站數去，或從觀塘站向中環站數去，九龍塘都是位於中間的第八個站，因而得名。

由於九龍塘是著名的愛侶時鐘酒店區，是不少愛侶闢室談心的勝地，因而，到九龍塘時租別墅開房的，就叫做「飲糖水」，取其「九龍塘」的「塘」字音為引子，反正，來這裏的人，總希望甜甜蜜蜜地享受一番！

炮房

彭志銘

現時，一般的情侶時租酒店，我們皆稱之為「炮房」。

「炮房」，顧名思義，取其「發炮」、「打炮」的地方，極具形象化，可是，唔講又唔知，這炮聲卜卜的架步，在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不過，並非叫「炮」房，而係「豹」房，只是「炮」「豹」同音借用而已！

「豹房」，是明武宗朱厚照於禁宮中建造的淫樂場所。正德二年（即一五〇七年）詔造豹房，在西華門內，不聽政，晝夜淫樂。

到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這歡樂了十四年的厚照皇帝，便精盡人亡，死於豹房之內，可算燦爛矣！

點解淫宮取名「豹房」，而不叫「虎房」或「龍房」呢？據說，是房中擺置了兩隻玉豹雕像之故。

也許，由於厚照皇帝「豐功偉績，死而後已」的精神，流傳民間，令人羨慕及仿傚，故將自己耍樂的溫牀來媲美「豹房」，從而令「豹房」一詞，變為尋歡偷情的陣地了！歷史總會過去的，我覺得「炮房」比「豹房」更具代表性。

啄地／鳳姐

彭志銘

有日，跟「民俗學會」的師長聊天，研究廣東粗口之餘，也大談「妓女」的異名，原來「娼妓」的別號也很多的，古舊的稱號，早有書本印存，不須我做文抄公了，倒不如找那些字典詞集不曾記錄的新名詞吧！

「鷄」，大家都知那是「妓女」的「妓」字的國語讀音之轉。

「啄地」，因為「鷄」等於「妓」的時候，有人便以鷄覓食時，用嘴啄落地面的形態，而創出此詞；當「啄地」等於「鷄」，「鷄」又是「妓」時，「啄地」便即是「妓女」吧！

「鳳」，又叫「鳳姐」。大家接受「鷄」的概念後，便不難想像到，我們中國傳說中「鳳凰」的形狀樣子，與「鷄」相差不大，因此，很多時候，我哋都以「鳳」來代「鷄」，如「鷄腳」(「鷄手」或「鷄爪」)，我們叫之為「鳳爪」。

上世紀七十年代尾，香港政府立例打擊淫業，不少人走法律罅，開設一樓一妓的架步，當時，這「一樓一鳳」的名稱，也曾大出風頭，樓內的「妓女」，便順理成章的叫做「鳳姐」了！現今，這群「姐仔」，有個專稱，叫做「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

彭志銘

「娼妓」的問題，只要有人類，就一世也不能解決。「妓女」的名稱，隨着時代的變化，也有不同的稱號。

古時叫做「娼」、「婊子」、「腰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上海南傳的「交際花」，到香港的「企街」、「鷄」、「老舉」(老妓女)；七、八十年代，香港黃業大盛，又出現了「伴遊小姐」、「社女」、「池女」、「按摩女郎」、「搽骨妹」、「吧女」(陪酒女郎)、「舞女」(伴舞女郎)、魚蛋妹；八十年代末，更有「蕭小姐」(或「蕭后」)、「一樓一鳳」的「鳳姐」、「公關小姐」(以夜總會為主)、「私鐘妹」、「小姐」(本來是舞小姐，後來引伸為任何陪客的都叫「小姐」)……

各種稱號，背後有着不同的歷史文化，而到了九十年代的香港，竟多了一類叫「北姑」(又稱「北姑鷄」)，是指「從大陸北方南來賣淫的風塵女子」。

廣東菜中，有一道菜叫「北菰蒸鷄」，「菰」「姑」同音，於是，那些北姑「妓女」，便被人謔稱為「北菰鷄」。

有些來自外國的金髮女郎，叫做「金絲貓」或「西洋菜」。

近年，受日本影響，出賣肉體的女學生，叫做「援交女」，而打正旗號接客的妓女，則叫「風俗娘」。

妓女賤名

彭志銘

前文，談過妓女的別名，最通俗的，應是「鷄」，繼而有「啄地」、「西洋菜」、「金絲貓」及「北菰鷄」。

其次，可憐的妓女，還有一些「賤名」，頗酸溜溜的，值得一記。

「大眾痰桶」。「痰桶」是古老的叫法，因當時用木造成的，便叫「桶」，後來用金屬製成，便叫做「痰罐」。

不管痰桶、痰罐，都是給人吐痰的，甚至可作為尿壺之用，又不管吐痰或射尿，總之，形而上是給男人吐、射穢物的一個皿具、一個收容穢物的容器具。

「大眾」便是「係人都可以用」咁解。

隨之，又有「公共廁所」來形容妓女。這「廁所」當然是指男廁，男廁便是任由男仕自出自入，更是方便那話兒之用，亦是那話兒排洩之好去處也。

「公家樓梯」，這是非常下流的舊式香港話。「公家」即是「大眾可以使用的地方」；「樓梯」是「供人上上落落」所用的。「公家樓梯」，便是係人都可以上落也！

曾有個電訊廣告，招慕上網客戶，影着一個穿短裙的女子大腿，宣傳口號為：「任你上」，被人投訴意識不良，就是源自這見女就想上的隱喻矣！

衰牌

吳昊

香港人在吵架鬥嘴時，總愛辱罵對方為「衰人」、「衰神」、「衰公」、「衰佬」、「衰婆」等，但突然會爆出一句：「死衰牌，打得你少呀！」

「衰牌」？嘩，有個「牌」字嗰，一定同打麻雀有關，咁就錯了！此趣怪香港話與打麻雀無關，而係源自舊時之塘西花月也。

塘西飲客在酒樓開筵擺席，飛箋召妓，當然一擲千金，闊少所為。那些酒樓和妓寨都會給客人優待，毋須現錢「埋單」，喜歡客人賒賬，博取變為熟客，到了時節（端午、中秋、冬節及舊曆年）才派單客人清找。

而酒樓方面，為尊敬飲客擺花酒，照例將客人的姓氏寫在一個「飲者留名」的牌子上，讓其他飲客得知：「嘩，阿乜乜少一連幾晚喺度開筵召妓，真係威水呀！」

唉，這些「乜乜少」好多時都係失匙夾萬，一遇時節要清數時，便自動消失，讓酒樓妓寨屢討不清，這種人就叫做「鼻折」大少（「鼻折」諧音「避節」，是妓女譏笑飲客的名詞）。於是，酒樓無可奈何，只好將賴賬客人的姓名，長留牌上，分明係對之侮辱，「過完節仲唔找數」，此「牌」、塘西老舉非常鄙視，於是大罵人客：「正式衰牌！」

姑爺仔

彭志銘

有讀者來電郵問，專門呃騙婦女的男子，有幾多種稱號？

呃女人的，最通用者，叫「姑爺仔」。「姑爺」的「姑」，原是「姑姐」，即爸爸的姊妹，「姑爺」（或「姑婿」），便是姑姐的丈夫。男家的人（包括傭工下人）皆稱外嫁女的丈夫做「姑爺」，晚輩則叫他為「姑丈」。

現今的「姑爺仔」，有兩大特色：一、每每是有黑社會背景，受集團指使，欺騙無知少女，唆她們獻身賣淫，從而控制圖利。第二，做「姑爺仔」的，多是年輕後生仔，及特指專門呃無知少女的。

若單獨行事，既不年輕靚仔，呃的，又並非無知少女，那就不算是「姑爺仔」，而是「騙子」，這類騙財騙色的壞蛋，亦可叫做「淫賊」；如果加埋利用風水術數、旁門左道、呃神騙鬼來財色兼收的，則是「淫棍」。

有些舞小姐，甘心命抵的，供養那些擺明「食軟飯」的姑爺仔，大家稱此為「養狼狗」，喻該「拖鞋王」是狼心狗肺也！

未夠秤

彭志銘

立法會選舉，任何奇形怪狀的陰謀手段，都層出不窮。

二〇〇八年那次，親政府、痛恨反對派的傳媒，突然寵愛民主黨的老將甘乃威，替他不值，報道了一段祕密內幕，說陳方安生不肯與甘乃威同一票出戰，是因為嫌阿甘「未夠秤」。

看字面，「未夠秤」，顧名思義，就知道乃指「斤両不足」、「未夠班」也！

上述傳聞，即是話陳太覺得阿甘「份量單薄」、「唔夠資格」啦！

江湖上，「未夠秤」（又叫「唔夠秤」），除了形容身份卑微外，現今，多用來指年紀方面，說一個人「未夠秤」，即是「未成年」。

早期，以廿一歲為合法成年人，後來改為十八歲。與未成年兒童性交，是嚴重罪行，那並非指跟十八歲的做，而是十六歲以下的，罪名俗稱「衰十一」[①]，因他們「未夠秤」。

都話，性與政治，同樣令人迷失！

註[①]：罪名「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因字數為十一個字而得名。

扯皮條／扯馬

吳昊

「佢專同女人扯皮條，好人有限！」

嘿！第三級江湖術語「扯皮條」來了。拉攏男女雙方達成性愛交易，就係「扯皮條」，負責人就叫做「皮條佬」或「皮條客」。

我相信此江湖語係有歷史淵源，因為在明清通俗小說裏有俗話「拉皮條」，而這「拉」在廣州話來說就是「扯」了。

《蕩寇志》第九十五回：「一心要幹舊日的買賣，怎奈人地生疏，沒處尋個拉皮條的馬泊六。」

《海上花列傳》第十五回：「只見老婆子囁嚅半晌道：『阿要去白相相。』實夫方知是拉皮條的，笑置不理。」

有趣的地方，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匯釋》認為「扯皮條」另一俗話叫做「扯馬」：「拉攏男女雙方搞不正當的關係，俗稱『拉馬』，引伸之，凡是拉攏不正當的關係，都可以叫做『拉馬』。」

「拉攏不正當的關係」也可變為「拉攏進行非法活動」，例如江湖人物曰：「一於返去拉馬，同佢哋片過！」而此「拉馬」似乎等如「班馬」也。

嘩！由「扯皮條」開始，竟然扯上咁多俗話關係……

撥輪

彭志銘

科技改變人類文化，也帶動語言的更替。

最初期，打電話，是絞動電話機身側邊的一個手柄，通電到總機處，再轉駁去另一電話，後來，才在電話機身的正面加置一個可轉動的圓盤，該圓盤有十個編號一至九和零的洞穴，手指插進去，順時針撥動，這就叫做「打電話」。

轉動的圓盤，有如「車輪轉動」，所以，這個「圓盤」，又俗稱做「輪」。有趣的，在此，「輪」要唸作「卵」，不讀「倫」音。用手指撥圓盤，便是「撥輪」，更引伸為「打電話」之代名詞。

又，因為「打電話」有若「飛鴿傳書」般，聲音凌空傳送，故此，「撥個輪」亦另叫做「飛個輪」嘞！

今天，「打電話」全用按鈕式撳掣進行，累得我長篇大論地寫清楚舊時打電話的方法，因我怕，下一代小朋友，不知有「撥輪」這回事，你知啦！家陣的文化，消失得很快！其次，不知是可喜定係可悲，「撥輪」一詞，現今仍得以存在，只因江湖人從不叫「打電話」的，他們一直講「撥輪」！

冚旗

彭志銘

現今，全球流通的廣東話，不少是香港出產的「港式文化」，尤其是一些行業術語，例如，「冚旗」一詞，本來就是的士行頭話。

「冚」，有兩讀音：「憾」和「妗」。

「憾」音的「冚」，有「全部」之意，如「冚家」。

「妗」音的「冚」，有「覆蓋」之意，如「冚被」。

「冚旗」，唸作「妗旗」，原是的士不做生意時，法例規定，要清晰的，讓人得知該車不再接客，所以，司機會用一個印有「暫停載客」字樣的紙套，覆蓋着車內那個里數收費的計量器，正因為計量器的搖桿，儼如一枝豎立的小旗，故行內稱此為「冚旗」。

另外，又因若「為國捐軀」者，其棺木上可鋪蓋國旗，所以，有人誤將此「國葬」，當作「冚旗」的來源。

不管如何，今人已把「冚旗」一詞，喻作「收皮」和「死去」，是不爭的事實，但，這「港式廣東話」的真實來源，絕不能搞錯，所以，我得在此清楚的紀錄下來！並且，順道澄清一下，「冚旗」絕非黑社會背語，不要搞錯！

大細瞧

彭志銘

有讀者朋友電郵來問：點解形容一個人偏心，或處事不公平，會叫做「大細超」？這位朋友更問：「大細超」的「超」音正字，是不是解作「看一看」的「瞧」？若是「大細瞧」，那跟「唔公道」又有何關係？

對！我們常說的「大細超」，實是「大細瞧」。

「瞧」字，字典注音作「樵」，但在此要唸「超」，本是「偷視貌」，現是「看」或「睇」的意思。

廣東話的「睇」，除了解「看」和「視」之外，也含「照顧」之意，更可說為「照住」及「射住」，香港的娛樂雜誌，經常報道女藝人被富豪「照顧」、「照起」，甚或有大水喉「射住」，即受到別人的特別優待關愛也！

「大細瞧」，就是指一個人對待兩個人時，露出有大小輕重之別的態度，引伸為厚此薄彼的偏心表現，再而泛指「處事不公允」也！

單字「瞧」，亦成為「眼鏡」的代名詞，「黑瞧」就是「太陽眼鏡」！

我照你

彭志銘

《壹週刊》的社長楊懷康在其專欄「補白」，說香港市井用語「有阿蛇照住」的「照」，是源自「執照、牌照等憑證衍生出之動詞」，此解釋，不特止錯，還是老作亂喻，由此可知，楊先生確實不熟悉香港文化、民情。

「阿蛇照住」者，即「有『阿sir』(差人警察) 撐腰」也！這裏的「照」，並非因付款給政府取得牌照而受保障咁小孩子思維。

現坊間，常用語「有人照」的「照」，乃是江湖隱語，原意是「照料」、「照應」及「照顧」之意。中國黑語愛玩文字遊戲，「照」字詞語，另有「照射」和「照看」，所以「我照你」亦可講成「我射你」及「我睇你」，再演變成「用眼睛看 (東西)」也叫做「射」，如：「隻眼四圍咁射」。「睇」又與「照顧」同義，例如，媽媽叫姐姐睇住細佬，即是看管照料也！

有「包庇」意的「照」，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舊話，今天潮語是「撐」或「攬」。「撐」，只是「支持」；而「我攬你」，則是「我願意替你將一切後果孭上身」也！

過一幢

彭志銘

被人出賣，江湖術語叫做「俾人過咗一幢」；同樣，利用別人時，就是「過人一幢」。

「幢」，音「洞」，是「層疊累積而成的立方體」，例如「一幢樓」或「一幢大廈」，便是此「幢」字；但現今，全世界都寫錯字，用「戙」代之，將「過一幢」，變成「過一戙」。

「戙」，解作「木長而直」，引伸為「站立直豎」也！

「搵着數」的「過一幢」，原是賭場術語，最先出自「打天九」（天九牌），擲骰仔取牌前，任何一個有下注的人，皆可要求任何方法「過牌」，較常用的，是過一兩幢牌，用意有二：一是將手風好的牌，轉過到自己位置；二是特意「窒一窒」手氣旺、正在贏錢的人之氣燄；後來，這種「邪門」方法，也傳染入「搓麻將」裏，遂「過一幢」，有「拿取人家好牌」之意，而衍變成「出賣」和「利用他人」，正正是「攞人着數」（討人便宜）嘛！

抽水

彭志銘

「討人家便宜」，除前文的「過一幢」之外，廣東話又可叫做「揩油水」，俗語則是「抽水」。

「抽水」一詞，亦是源自賭場術語，尤以麻雀館最常用，即指一方勝出，便要在贏得的利錢中，抽取某比例的數目給麻雀館，作為「租金」；若幾個朋友在家耍玩，也會抽少許出來，作飯局結賬之用！

「抽水」，除了是賭場術語外，近年，也引伸為「性騷擾」之「鹹豬手」非禮行為。手多多，觸摸他人，佔人便宜，文雅的講法，是為「揩油」；通俗的，則叫做「索油」。

「索油」的「索」字，雖然有「討取」之意，但正寫應是「吸吮」的「嗍」；試想想，乾巴巴的水棉掉到水裏，那特強吸水的形態，就明白「吸吮」的「嗍」，比「討取」的「索」，更為正確的了！

擺上枱

彭志銘

前文說，被人利用，是叫做「俾人過咗一幢」。

原來，在「過一幢」之前，有另一流行語，是為「俾人擺上枱」。

「擺上枱」字面意，是「擺放在枱面上」，何解「放在枱面上」，就是被人利用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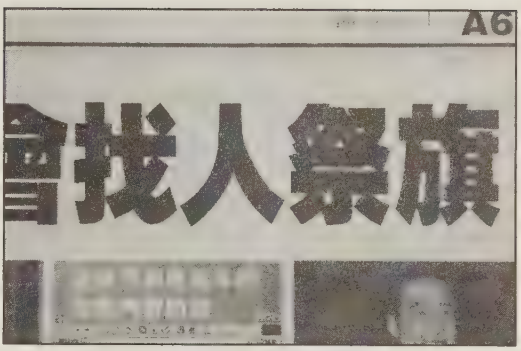
這是江湖人的常用語，有人解說是兩幫人馬講數（「談判」，即「埋枱」講數，或「上枱」講數），去講數而又能埋到枱的人，定必是有份量之輩；故被人擺上枱，便是取其「有人將別人拉上陣，替自己撐場面」，也含有「利用他人」之意。

另一說法，是「擺上枱」的「枱」，是安放神靈的「神枱」（擺放神位的小閣），一個人被安置與神佛一樣高，意指「有人將別人捧高而替自己辦事」，亦即是「利用別人」也。

最吊詭的，是好些「被昇上神枱」的，多是無權無勢無能力的人，竟像「水鬼昇城埠」，根本就「無料到」，最終都是受人擺佈而已！

祭旗

彭志銘



《明報》

自從藝人淫照事件出現，警方高調扣押「接近源頭」的鍾亦天後，香港各大小報章多番使用「祭旗」一詞，形容警方濫殺無辜的舉措。

「祭旗」，本是江湖黑語，在道德高企、影視處權力彰顯的情況下，好應不得見報的，所以，雖然我一直想在自己的專欄解讀，但又怕禍及報館，遂未敢下筆；怎知，那日看報，有關盧維思〇三年的「維港巨星匯」一案，在法庭上的陳辭中，見有「祭旗」一語，及估唔到還有英文翻譯，是為「witch-hunt」。

Witch-hunt，是橫跨十五至十八世紀，近三百年，在歐洲的「獵巫」事件，即搜捕女巫，後比喻為「迫害持非正統觀點者而進行的調查」，現多作「政治迫害」解。

「祭旗」一詞，今天在香港廣泛使用，大家皆明白這是「找替死鬼」之意，並且，不大抗拒那是否江湖黑語，甚至，不知那是黑語。

究竟，何解「祭旗」就是「濫殺無辜」、「找替死鬼」呢？下篇再講。

祭旗再談

彭志銘

祭拜，本是人類向超自然力量的一種敬畏，甚或情感的寄託，後演變成一種有宗教性的儀式。

歷史悠久的中國，除神壇、廟堂外，民間留存不少拜天磕地的祭祀儀式。

多本研究明末清初天地會的專書，都紀錄「開堂」儀式中，有一段唱《祭旗令》的過程，並附「歌詞」佐證，所「祭」(即拜祭) 的，是場中一個大斗內插着的五方令旗。

天地會是反清復明的地下組織，沒有一個特定宗教神祇，故此，拜帥旗行儀式，代替祭天神。

中國風俗，拜神祭祖必要殺牲，所以，那些因祭祀而被宰的牲畜動物，可算是無辜者。

因上述江湖儀規 (及行內語) 流入民間，普及使用，遂令「祭旗」一詞，轉化為殃及「無辜」的「替死鬼」了！

最後一提的，是「祭旗」這回事，不是「天地會」獨有的，描述北宋梁山英雄的《水滸傳》，曾多番有祭旗的活動，不過，沒講清楚如何「祭」法！另外，古時軍隊出征前，也要舉行「祭旗」儀式，提昇士氣和祈求上天加庇，旗開得勝！

紮馬

彭志銘

打功夫時，下盤站立的「馬步」那「馬」字，正寫是解作「跨步」的「乸」;擺架式而站出「乸步」，叫做「紮乸」。

練武及跟人比併時，紮的是「乸」; 若兩國交鋒，兵戎對壘時，紮的，卻是「馬」。

廣東人叫「手下」為「馬仔」，就是源自「人馬」一詞。

「人馬」，本指「人」和「馬」的混合詞，戰國吳起所著的《吳子》「治兵篇」，首先出現「人馬」一詞：「無絕人馬之力」，後引伸作「人眾」或「部隊」解。

現今，我們稱「得力助手」為「頭馬」，即「頭號馬仔」也。

古時戰役出兵，總要按勢佈局，在山野紮營列陣，兩隊人馬對峙仇睥時，便是「紮馬」矣！

以前的「紮馬」，喻多人「大戰在即」，來到今天，「紮馬」者，不一定動武了，可以解成「兩人各有不滿」，而做出「互不瞅睬」或「各懷鬼胎」的局面，總之，有敵意而未正式動手啦！那又跟武打的「紮乸」，有何不同呢？

Kai子

彭志銘

有讀者來郵問「茂李」和「Kai子」兩詞的典故來源。

「茂李」一詞，正寫是「瞀里」，我曾在《正字審查》一書內講過，不再贅述了！

「Kai子」，可作「茂李」解，即「蠢人」、「傻仔」、「無料到的人」也！

「Kai子」的「Kai」，唸近「一Kai Kai橙」(「一片片」之意) 的Kai音；其實「Kai子」一詞，是從台灣傳來香港的，他們多俗寫為「凱子」，但「凱」字，是「歡樂」意，又作「軍隊得勝所奏的樂曲」解，跟「愚鈍」何干？原來，「Kai子」的正寫，是「獃子」，對了！「書獃子」的「獃」字，粵音「die」，解為「呆癡」、「不明事理」及「懵懵地」。

在台灣，「Kai子」一詞，盛行於七、八十年代，流入香港也有一段日子，到近年才突然多了年輕人使用。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台灣黑幫當道，江湖人有背景，他們稱那些身家清白 (沒有加入黑社會的人) 做「Kai子」，取其「無料到」、「無身份」和「無餡」之意，並視這些獃子為「傻仔」或「蠢仔」，背後潛台詞即說自己是「勝人一籌」的「叻仔」也！即如香港黑人物叫非幫會人仕為「老襯」一樣，自抬身價，滿足內心的虛榮和自卑而已！

早響

彭志銘

因香港考評局以潮流用語入題考試，引起社會對這些年輕人次文化語言的關注和討論，相信，最為「受害」的，並非學生，而是靠提供考試貼士及習作的那些補習天王天后，他們按舊有既定的出題模式，「推敲」和「預測」考題，以貼中為招生賣點的，這次，考評局跳離範文框架，令那些所謂天王無路捉，真係一大德政！

香港年輕人的潮語中，有「早響」一詞，意謂「早一點講出來」，或「預早通知」。

「響」，用作名詞時是「聲響」，可引伸為「說話」；若用作動詞或形容詞，則是「響亮」之意。

「早響」的「響」來自市井語之「爆響口」，字面意是「大大聲的講話」，背後喻作「事先張揚」。

香港教育制度一塌胡塗，逼得學生哥以考試求分數為讀書主要目的，所以才讓那些名為補習，實則賣貼士圖利的天王天后，揸跑車上班。

我奇怪的是，何解眾天王常早響的試題，都會貼中的呢？不知廉政公署有沒有留意到呢？

朵

李小鵬

有朋友問，點解我們常用的俚語裏，竟有咁多黑社會背語滲雜其中的呢？很簡單，黑社會會員大部份是社會低下階層，這些平民百姓「學習」到術語後，仍舊生活於坊間，不自覺地間中講番一兩句，久而久之，約定俗成，漸漸普通人也多講，甚至不知那是黑語了，例如：埋堆、着草（走路）、大圈仔……等等，甚或「正斗」都是黑語；本文，我想講這個「朵」字。

「朵」，是江湖幫會的祕密語，意思是「標記」、「信號」，現今可解為「名氣」、「聲譽」，如：「你個朵，夠晒照啦！我信得過。」那麼，「朵」是甚麼東西呢？

據清朝時的《天地會源流考》一書，有很多提及這個「朵」字，尤甚是江湖中人會面的「盤」（即「盤問」），便經常使用「朵」，如：問：「你讀書有乜為證？」答：「有朵為證……」又：「咬破五人手指，合共血一堆，寫成朵五本……」

有說「朵」是用「花朵」演變成的，但背語的典故形成是沒有一定依據的，所以，至今，「朵」仍是一個意象詞。

裝假狗

彭志銘

有份娛樂雜誌，揭露某女藝人曾「豐胸」僭建，標題用上「裝假狗」一詞。

「裝假狗」，是一個稍舊的廣東話，本意是「假冒」、「冒充」、「裝胸作勢」，現泛指「扮嘢」。

按字面意，「裝」就是「裝扮」;「假」則是「虛假的」，至於「狗」，是甚麼呢？

「狗」，本是黑語（江湖背語），指作「槍械」。我們平常多聞「手槍」稱為「炮仔」，殊不知，早期的黑人物，稱「槍」為「狗」(或「狗仔」)，被槍傷，是為「狗咬」。

「假狗」，就是「假槍」也。

裝成有槍在身，耀武揚威者，原來是「無料到」之人，即「充生曬」的「扮嘢人仕」也，後來，引伸到稱那些「隆胸作狀」的女人，也是「裝假狗」。

最後要提的，「裝假狗」，不一定專門指女仕的「隆胸」加建，現凡「假裝」、「虛張聲勢」者，都可說是「裝假狗」。

孭飛／孭數

彭志銘

香港人稱「門券」為「飛」，不論車票、船票、戲票，也叫做「飛」。

「飛」是英文fare的音譯而來，本意是「車費船費」。

「孭」，音「咩」，原是「背着東西」之意，引伸為「承擔」及「負責」。

「孭飛」，本是戲行術語，指主角的號召力，可以吸引到多少觀眾買票捧場，現泛指一個人的承擔能力，或其負責的範圍。

由「孭飛」，衍生出另一個商業性詞語「孭數」。

「孭數」，顧名思義，即孭起（承擔）某生意額的責任。現今的推銷員，要負起某個特定的營業數字，視為工作表現的一個指標，也是工作應有的一部份，不達標者，即不勝任，不稱職，可炒矣！

「孭數」一詞，最新的解釋，是「欠了債」，孭落一筆未清還的數。

近年，香港多了人說「孭數」一詞，並非反映此地的經濟高飛，金融中心地位顯赫，只是多了放數的財務公司成立，因「孭數」這詞，是此等江湖機構的大哥常掛嘴邊的口頭禪！

做嘢／玩嘢

彭志銘

「嘢」字，是「東西」、「人物」、「事情」的代名詞。

香港俗語，則有不少與「嘢」字合併而成的詞語，計有「做嘢」、「玩嘢」、「搞嘢」。

不要以為「做嘢」便是「做工」、「做事」之意，原來，除此解釋之外，內含「不懷好意的行動」，如殺手去殺人，是「做嘢」；劫匪的行動，又是「做嘢」；總之，江湖大佬吩咐手下去做非法勾當，就算是「做嘢」。

與此同時，警察執行任務，亦都叫「做嘢」。案發現場，總會聽到差人叔叔大呼小叫，驅趕圍觀市民：「走開走開！差人做緊嘢呀！」

「玩嘢」，則是「耍手段」、「搞對抗」的意思。

但凡搞對着幹之事，除了叫「搞事」之外，坊間俗稱為「搞嘢」，因「搞嘢」的，多算是「無事生非」的「搞事行為」。

除上述含意，「搞嘢」一詞，也可解作男歡女愛的「行埋」、「扑嘢」之意，吖！還有，順便補充一下：一眾人合夥「搞生意」，亦可叫做「搞嘢」！

出位

彭志銘

「出位」一詞，在香港，始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誰所創？待考。

「出位」，看字面，本是「越軌」、「越界」、「突破舊有框架」，後演變為「不按本子辦事」、「標奇立異」，再引伸為「突出」或「出眾」之意，書面語寫為「破格」。

「出位」一詞，開始流行的時候，多帶江湖口腊，例如有一個人打出名堂，威風顯赫時，就是「出咗位」。

後來，形容一個人不顧一切，為求達到目的，行徑讓人側目，這表現又是叫做「出位」。

總之，有一段長時間，那解作「出人頭地」的「出位」一詞，是帶負面意的！不過，近年，世情起了變化，人對價值觀的評定，已從道德標準轉移為利益考量，深信「出到位」，就是成功，所以，全部人都不依常規做事，胡作亂為，不信耶！打開報紙，每日至少一樁，任君細讀……

入廠大修

彭志銘

藝人葛民輝在舞台演出後，身體不適，要救護車送院醫治，有報章寫為「入廠急救」。

現今，香港話指「入醫院」為「入廠」，這個詞見證了香港經濟發展，嚴格來說，應是工業發展。

「入廠」一詞，首先出現於巴士公司。按規矩，每日，巴士停工後，總須逐輛車細心檢驗，確保安全，若只是輕微小意思，工人可原地弄妥便是，但如果即場無法解決的大問題，就要整輛車入廠維修，所以，凡要「入廠」的，必定是較嚴重的「大修」也！同樣，我們若非重症大病，也不會入醫院「救治」的，遂將巴士入廠的含意，引用過來。

還有，除巴士輪船「重傷」要入廠大修外，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很多外國名牌手錶、相機、電器和汽車登陸本港市場，它們的維修工作，也須送返「原廠」處理，這也是叫做「入廠修理」！

江湖黑話，不一定被人打傷的，只要是到醫院治理，就稱之為「入廠」。

仇睥

彭志銘

有報章報道「黑社會殺人真實個案」，說一名十六歲無業青年與友聚集海旁，遭人瞪眼怒視起爭執，繼而打鬥，被斬身亡。該報記者在「瞪眼怒視」四字後面，用括弧寫着「怒啤」這兩個字。

「啤」，本無此字，只是香港人用「卑」字音加「口」字部，自創成「啤酒」(beer) 的「啤」音譯字。

上述記者所說的「怒啤」的「啤」，應是「睥」吧！

「睥」，唸作「啤梨」的「啤」音，本意是「斜着眼看人」之貌，與古字「睨」通，詞語有「睥睨」(「睨」，音「魏」，也作「斜視」解)，成語有「左睥右睨」。

「睥」，今天的理解，是「用帶有挑釁性的眼神，目不轉睛地仇視別人」，這樣的表情，怎不出事呢？

記者朋友不知正字點寫，只懂用同音字代替，又怎不出錯呢？凡與眼睛有關的，用「目」字部首的字，實無衰，這是「文字基本功」！記住啦！重有，香港口語裏，是沒有「怒睥」的，通常，是說「仇睥」，也算年輕人的潮語之一。

好熒

彭志銘

香港俗語指「一個人十分氣憤」，便謂之「好慶」。大家也學過此「慶」字，是「祝賀」和「值得高興」之意，跟「不滿之情」大有差別，但坊間書寫，仍多用「慶」，或「高興」之「興」字代替。

十多年前，我在一份報章裏發表「氣憤」之「慶」音字正寫是「熒」，逐漸地，全港報章雜誌都放棄「慶」(或「興」)，而改用「熒」。

「熒」，音「慶」，《集韻》解為「火乾出也」。

何謂「火乾出」呢？即「用火熱將之弄乾」而已！最經典的用法(或場面)，就是「粵語長片」內，有窮書生上京赴考途中，巧遇狂風暴雨，全身濕透，躲入破廟，脫衣用火焙乾，這「乾衣」動作就是「熒」。因在火堆上焙衫，要搖晃擺動的，後來引伸為「將衣服揚吓揚吓」，也叫做「熒吓熒吓」。

雖然，這個「熒」字，與「火熱」有關，但並非「慶炆炆」的正寫，其正字……(下篇續)

熑／嚮

彭志銘

十多年前，在字書裏，發現一個「火熱」意的「熒」（音「興」），便以為是俗語「興烚烚」的「興」音字正寫，誰知，我是搞錯了！

一個人很氣憤，火氣上升的「興」，正字應是「熑」。

「熑」，不少粵音字典注為「因」或「印」，何解我偏說此字讀「興」呢？原來，國音「熑」是唸「信」，而「信」的國音與國音的「興」又十分相近，所以「好熑」，便讀為「好興」。

「熑」，除了解作「炙熱」、「火氣」和「暴曬」外，還有一個解釋，就是「身體發熱腫痛」；由於凡是腫痛必發熱，所以引伸「體熱」為「熑」也。另外，真真正正的腫痛症的「熑」字，其實是「嚮」，故此，廣東人稱「發燒」做「身嚮」。

以前，解錯了字，累到坊間「熒」烚烚，希望今次不再失手，否則讀者們會「好熑」，而我則就「頭暈身嚮」矣！

有根有蓾

彭志銘

上世紀六十年代，常聽到一句江湖熟語「有根有蓾」(「蓾」，唸「鏹水」的「鏹」音)，那，何謂「有根有蓾」呢？

「有根有蓾」，是「有根有據」的意思。奇怪的是，中文詞匯裏，有「根據」、「根柢」、「根基」或「根本」，卻無「根蓾」，那，「蓾」又是何物呢？

大部份詞書字典，皆將「蓾」注為「草名」，「蓾菉」，就是「百合」，甚少講清楚「蓾」是甚麼東西。

一千五百多年前，南朝梁國的《玉篇》注：「蓾，草也，儉年根可食。」即是，在失收時期，「蓾」這草根類物體，會讓人掘食。直至明朝的《字彙》:「儉年人食蓾」，才明確地說「蓾」是「樹根草根」。

當「蓾」與「根」同義時，而「根」是「本源」和「依據」之意，那「蓾」便作「根據」解矣。

香港監獄術語中，稱「香煙」為「蓾」，源自「一支煙」，是為「一根煙」，再文藝腔地「一根蓾」也。

癮君子

彭志銘

「癮」，音「引」，今作「積久成癖的嗜好」，古時，只解為「內病」，即「沒有表傷的病」。

當全港報章用「癮」字作「癖好」解時，惟獨《明報》堅持要用那個古字「隱」，原因是古書早有「隱君子」一詞。

今天的「癮君子」，是指「吸毒者」，但古代的「隱君子」[①]，只是「隱居的人」。而「隱」字的眾多解釋中，卻沒有一個跟「癖好」有關，故說「吸毒者」，即「隱君子」，是不通的！

「癮」字，被用作為「癖好」解，是清代的事，尤以中國人嗜煙（鴉片煙）成癖後，「上癮」一詞才廣泛流行起來。據文字專家詹憲慈考證，「好大心癮」的「癮」之正寫是「慊」。

漢朝字書《小爾雅》:「慊，願也，強也。」《廣韻》注音「魚覲」切，即讀「引」。「心慊」者，「心願」也，加上「慊」還有「憂傷」和「喜悅」的意思，正好補充「有強烈願景」的「心慊」背後之情緒反應。

嗜字成癖，本是「慊」，也可是患有內病的「癮」。

註[①]：「隱君子」的「隱」，讀音「忍」，而非「引」。

過癮

吳昊

「成晚對住屋企個黃面婆，冇厘癮頭！」

「套劇好過癮，好笑到極呀！」

鴉片文化在舊時帶給香港好多趣怪俗話，特別與「癮」字有關者，例如「好過癮」、「冇癮頭」、「上癮」、「吊癮」、「爽癮」等，以前曾經有句如此口頭禪：「十一人食一分『煙』(鴉片)。」其意思就係「冇釐癮頭」咁解。

尤其戲班中人，個個都有鴉片煙癮，反映在粵曲裏，特別多描寫吸鴉片的，例如甚麼《戒煙得官》、《煙精掃長堤》、《黑獄紅蓮》、《戒煙得美》等，其中且看粵曲《針針血》一段曲詞：

「我哋食煙人，食吓吸吓覺得周身爽快。對煙燈，出盡丹田力，聽聞居居聲，好比吹簫引鳳來。試問啲，煙舊燈明斗爽槍濃，問誰，不愛……」

既然戲班愛談煙癮，引伸到睇戲便有「戲癮」(或者「上咗戲癮」)，到後來甚麼都「癮」——例如打邊鍋，「愈滾愈有癮」等，再引伸下去，又有所謂「火麒麟——周身癮」、「濕水炮仗——死癮」，此「癮」其實係火藥引的「引」(「火麒麟」應該係一種佛山製造的煙花)，與「煙癮」無關，只係入埋佢數而已。

正斗

吳昊

「正斗」一詞，係來自鴉片煙槍的煙斗。何解俗稱「煙槍」，多過稱「煙斗」？因為吸食鴉片，毒癮攻心，可以奪命，等如係殺人武器也。

達官貴人闊少等最怕死，不惜揮霍千金，尋覓「靚槍」(即「正斗」)，一來增加情趣，二來相信會減少病毒。於是，製煙槍之人便投其所好，盡量巧立名目，甚麼「五音斗」之外，又有「雙溪斗」，斗中有「漁、樵、耕、讀」四幅突畫，十分精緻；又有「七彩譚元記斗」，用金、銀、瑪瑙、玉石等粉末製成，故七彩繽紛。

最取巧者，莫過於「香娘斗」，由一位「香娘」(粵稱「拜神婆」) 用元寶灰製成，當然要大佛寺個香爐咁多灰，方可製得一個「正斗」，因元寶灰可耐熱，而且吉利，於是，「香娘斗」大行其道，其時有話：「冇香娘唔過癮也。」

傳說後來香娘之子中了狀元，為免有辱娘親，以重金購回「香娘斗」把它打碎，自此班芙蓉煙民大吊癮。

沒錯，俗話「過癮」又係出自鴉片文化也。

(編者注：「正斗」一詞，另有一個來源，是從黑社會文化引伸而出的，請翻看彭志銘著寫的《次文化語言》一書，有詳盡解釋。)

跳灰

有幾位學者鼓勵筆者將流行於香港各行各業的俗語加以說明及考證其語源，說這方面的語言，都是生活的一部份，而語源也是來自生活史。他們搜集了很多這類的語言，但不明白其意義和根源，希望筆者能幫助他們。須知這些語言是在書本上找不到的，只有長期研究香港生活史，並且深入民間才能了解。

有一個詞語叫「跳灰」。由於曾有一部電影用「跳灰」命名，故其語意大家都明白，是指賣海洛英，影片中毒販的行徑，就是出售海洛英。

「跳灰」中的「跳」字，正確的寫法是「糶」（音「跳」），這個字是用於穀米方面，將穀米出售謂之「糶」，買入穀米謂之「糴」。從前香港人去米舖買米，都叫做「糴米」。

「灰」，是粉狀毒品的通稱，是以賣海洛英稱為「糶灰」。毒販用「糶」字，乃由於吸毒者通稱毒品中的鴉片煙為「黑米」。

「糶灰」一詞在未有海洛英時已在本港流行。本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前是公開售賣鴉片煙的，市區內也開

設很多鴉片煙館，鴉片煙是一種漿狀物體，要用一條鋼針將它挑少許放在煙燈上把它燻成軟固體，然後塞進煙槍上的煙斗裏，再把煙斗對燈火燻燒而吸食。

這樣，煙斗內便留下煙灰，煙館每天有很多人吸鴉片，煙斗內的煙灰積聚便多，煙館把原片煙灰清理出來，每日都很大宗。這些煙灰是含有海洛英的，當時有人收買這種煙灰，售價非常高，煙館將煙灰出售，便叫「糶灰」。

「糶灰」一詞的來源是這樣，並不是一個新起的語詞。由於吸毒者的年輕化，以及販毒者也年輕化，他們沒有經歷過鴉片公賣時的生活，故不知語源源於出售原片煙灰，故把「糶」字寫為「跳」字。

郁手

彭志銘

廣東話「郁動」的「郁」音單字，本身已是「動」的意思。「周身郁」，就是全身抖動也。

這「郁動」的「郁」字，是坊間俗寫，其正字有多個說法：

一、「逳」:《廣州語本字》說「逳」，音「郁」，作「轉動」解。《方言》:「逳，轉也。步也」。《廣雅》:「逳，行也」。

二、「恧」:《康熙字典》:「恧，音育，心動也」。

三、「恷」:《粵語古趣談》:「恷，是心juk juk的juk」，粵語把「心動」的「恷」引伸為一切的「動」。

四、「蠕」:《廣東俗語考》:「蠕，讀若郁，微動也」。《說文解字》:「動也」。但「蠕」字，普遍讀作「如」，是「蟲類慢慢地爬動」的意思。

五、「俶」:《廣東番禺縣志》:「《廣雅》: 俶，動也。俶手，即動手也，俗讀俶若毓。」但「俶」字平常唸「促」音，作「美善」解。

哪個「郁」才是正字呢？我未知，你呢？

江湖黑語，說「郁佢」，即「打他」之意，引伸為「對付他」也！

碓／揸／揑

彭志銘

小孩子有個猜拳遊戲，書面語為：「剪刀，石頭，布」，廣東話是為「包、剪、dap」也。

奇奇怪怪的，這個「握緊拳頭擊下」的「dap」音字，是我們廣東人的常用字，至今，似乎仍未有個公認的正寫。

一直以來，大家都視「碓」為「dap」的正字，但舊字典的解釋，是「用腳踏碓[①]舂米」，卻找不到「捶打拳擊」之意。

由於「dap」是手的動作，故有人寫作為「揸」，但，這個與「碓」同音（讀作「沓」）的「揸」字，自己卻另有注釋，是「用皮革製成，箍在指上以防針刺的指套」而已！又是沒有「由上擊下」的「打」意。

近年，有人借「頭奄奄」的「奄」音，加「手」字部，自創了一個「揑」字，它的形音義俱備，可惜，並非原字。那麼，「捶打」的「dap」音字正寫，應怎樣呢？還是信舊書，用「碓」較妥當。

註[①]：「碓」，音「對」，是舂米的工具，或「再舂糙米，使之精良」。

隊冧佢

彭志銘

廣管局將《秋天的童話》內的一句對白「隊冧佢」，列作「粗口」，下令電視台要剪掉，方可再播；那麼，「隊冧」，是甚麼一回事，要列為「禁語」呢？

「冧」，有「倒下」的意思；「隊」音的，是「捅」也，其正寫是「揨」。「揨冧」，即「用利器將人刺倒」，算是暴力語言。

「揨」，粵音「隊」，除了被認定是「用刀捅人」之外，其實，「揨」還有個非暴力行為動作之意，就是「伸出」，例如：「揨隻手出嚟」或「揨隻腳入條褲筒裏」。

有關「揨」這個字，古字書裏，只得《康熙字典》有記錄，近代的《漢語大字典》則解作「排」也！到現今曾子凡先生編著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才有上述兩個解釋。

「揨冧」，不一定係「戳刺傷人」的，當今流行語的「揨冧」，多作「灌醉酒」解。「飲酒」叫做「揨酒」，或更粗野的「劈酒」。廣管局諸公太無知兼與社會脫節了！

伏佢

容若

本地話「伏」，相等於普通話「埋伏」。

例如，本地話「派幾個人伏喺角落頭，等佢嚟至郁手」，相等於普通話「派幾個人埋伏在陰暗處，等他來才動手」。

又如，本地話「伏喺嗰處，千祈咪輕舉妄動」，相等於普通話「埋伏在那裏，千萬別輕舉妄動」。

本地話「伏」，也相等於普通話「俯伏」。

例如，本地話「咪伏喺枱處瞌眼瞓」，相等於普通話「不要俯伏在桌上打瞌睡」。

又如，本地話「我喝一聲，佢（指一隻狗）伏喺地唔敢郁」，相等於普通話「我喝一聲，牠俯伏在地上不敢動」。

粵語這「伏」字，不讀埋伏的「伏」（與「服」同音），而讀成僕人的「僕」。這是保存了古音之故。古無輕唇音，「伏」字就像「分」字、「發」字、「浮」字，都只能讀重唇音；「伏」之讀「僕」，就像「分」之讀「彬」，「發」之讀「八」，「浮」之讀「蒲」。

冧傾

彭志銘

「坍塌」、「崩倒」者，廣東話稱之為「冧」。

有趣的是，這個「冧」字，縱使現今廣為所用，但卻從沒有中文字典正式承認過它的正字身份，只視作為「廣東方言字」，話之你「死人冧樓」，或「天崩地冧」。

大多數人看到「冧」字，只會聯想起「倒冧」的「冧」(laum)，但香港報章雜誌則廣泛用「冧」這個字，作不同的演繹，並有不同的讀音，例如：「花蕾」寫做「花冧」(高去聲)、「甜蜜」是「冧到痹」(高去聲)、「疊起擺放」則叫「冧高」(低去聲)，甚或賭場術語的「冧莊」(即「連莊」)，都是用「冧」這個沒有身份的字。

究竟，「倒塌」的「冧」，與其他「冧」音字，有沒有正寫的呢？

「倒下」的「冧」，我只懂這「冧」字，若讀者們另有發現，請來言賜教。

「冧」的常用語有「冧傾」(好多人誤以為是「冧計」)，這個「傾」是「車的引擎」之意。「冧傾」是「引擎失靈崩壞」，意指車壞了，彈動不得，後引伸為做事時，所有方法用盡，無計可施也。黑語的「殺人」，叫做「冧友」。

火併

黃仲鳴

一九九三年一月七日《文匯報》港聞版頭條大字標題：「旺角金行劫案大火併，匪徒路人兩死一警傷」，其中「火併」一詞，錯。

「火併」，同夥自相攻併之謂也。

書證一：《水滸傳》第十九回：「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由他不火併。」

書證二：楊朔《火併》：「遊擊隊自從火併以後，不良分子有的被開除，有的被教育過來，紀律已經變得十分良好。」

「併」，雖有「拼殺」之意，如《水滸傳》第二回：「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和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輸了，你如何併得他過？』」但「火併」之「拼殺」，卻是「籠裏鷄作反」，不能將警察與匪徒之「拼殺」喚作「火併」也。

再看書證，郭沫若《孔雀膽》第三幕：「朱元璋和陳友諒火拚（意與「火併」同），爪哇國遣使來朝……」

打手

黃仲鳴

「黑幫打手大拚殺，釀成三死十四傷」，這是報上常見的標題。

「打手」，惡勢力所豢養的爪牙也。在一般人印象中，屬貶義詞。

其實，「打手」是有雙解的。在古漢語裏，是指精於技擊、勇敢善戰之人；明•唐順之《敘廣右戰功》：「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清•魏禧《兵迹•華人編》這麼解釋：「四方行教者，技藝悉精，並諸殺法，名曰打手。苟招而致之，不惟能戰，並可教戰。」

「打手」這一義，直到今天還存否？答：「存。」杜鵬程《保衛延安》第一章：「我軍以逸待勞，利用他的過失……往後的事，就看你們這些打手。」

不過，這堂堂正正的「打手」，究竟少見於文人筆下了，有的多是兇神惡煞、狐假虎威之輩。

架鐸

吳昊

「哎呀！冇帶架鐸，點開工嘅！」

據饒秉才編著《廣州話方言詞典》的解釋：「工具；傢伙：閂木佬嘅架鐸（木匠的工具）／你的架鐸（你啲傢伙）呢？」

不過，在江湖術語裏，這「架鐸」還有另類意思，尤其是黑人物最愛說道：「豈有此理，欺人太甚，班齊架鐸，一於開大片也！」

嘿，既然開片，這「架鐸」當然指的是「武器」，「班齊架鐸」等如「帶齊武器」咁解。

「架鐸」等如「武器」論，原來係出自中國方言，讀音略有偏差，叫做「家生」。《水滸傳》頗多用例……

第二回：「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使人家使家生，較量槍棒。」

第四回：「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

第七回：「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家生器械。」

而且，上海話把被人用棍棒等打了就叫做「吃了家生」，後來把一般挨打也叫「吃家生」。

我相信，這「家生」南來之後，就演變成香港話「架鐸」了。

舐嘢

彭志銘

江湖用語裏，有一詞，指「失手」、「跌落陷阱」和「有所損失」的，稱之為「賴嘢」。

「賴嘢」的「賴」字正寫，是「舐」;據《説文解字》按，「舐」之本字，是「舔」，亦作「舐」，又可俗寫為「舐」。

「舐」，文讀作「徙」，是「以舌取食物」，或「舔物」之意，常見之詞，是「舐犢情深」，以老牛舔小牛喻愛惜子女。

「舐」，白讀近「乃」音時，用法常較俗氣，例如不顧廉恥地獻媚，會叫做「舐腳趾」。

不要以為「舐腳趾」很粗鄙，與此同義，作諂媚趨炎附勢的卑劣行為者，還有一古語，更為噁心的，是「舐痔」。

「舐痔」一詞，源於《莊子》一書，説秦王有病召醫，肯為其舐痔者，可得車五乘云云……可見卑躬屈膝之「舐嘢」，大有典故來源，不好好考查認知，吓吓當作粗言穢語，無理禁之，那才「舐嘢」呀！

冚檔

容若

粵俗詞「冚檔」，常為某些研究粵語（出版粵語詞典）的人誤會，以為是指「倒閉」。由於第二個字不是「斗」而是「檔」，這些人望文生義，以為指小商店或貨攤「倒閉」。

按粵俗習慣而言，商店不論大小，倒閉（歇業）者都叫作「冚斗」，絕非以「斗」喻大，而以「檔」喻小。事實上，「斗」的體積比「檔」小得多。

粵語之「冚檔」，是指執法人員掃蕩煙檔、賭檔乃至其他醜業。總之，凡是執法人員破獲煙格、賭場，或者淫窟，沒收煙具、賭具及其他進行非法勾當的證物，並將有關人等拘捕，就叫「冚檔」。其他解釋，都是錯誤的（起碼不符合粵俗用詞習慣）。

這就是說，本地話「冚檔」，相等於普通話「掃蕩」。

這個「冚」字，有從上邊壓下來，被壓在下邊者無一倖免的意思。這也是由「覆蓋」這個原來的詞義引伸出來。

順便一提，「冚檔」在本地人來說，一般也在口頭應用；用於文字上也寫成「掃蕩」了。

盆底

彭志銘

茶餐廳或大牌檔，裝修簡陋，沒鋪地氈外，地面更會高低不平，令餐檯四腳不能平均着地，經常搖岌岌，廣東話稱那塊地「餿」咗！

物件不平的「餿」音正字，是「盆」，《集韻》:「盆，器中不平」。

本來，「盆」是指「平面」的東西「隆起」兼「凹陷」，後引伸為「凡物件彎曲」，也可叫做「盆」，例如一條電線不筆直，有點小折紋，都算是「盆咗」。

江湖俗語裏，有一詞，形容「極度害怕」的，是叫做「盆底」，即「心底裏發抖」也。

「盆底」，除了解「害怕」外，也含「無膽」之意，即「無膽色」、「無膽量」。

如有人遇到一件不想做，或不敢做的事，會被指笑為「盆底」。

今日，報章從沒有寫「盆」這個古僻死字，多用「拗」字代替，有時也會寫成「淆底」。

海洛英

容若

本地話的「粉」字，也用以簡稱某種毒品，那就是本地話叫「海洛英」，普通話叫「海洛因」的粉狀物。

不論「海洛英」還是「海洛因」，都由英文「Heroin」翻譯過來。它是嗎啡之醋酸基衍生物，呈白色結晶狀粉末。本地人俗稱「白粉」，簡稱「粉」。

中譯名末字有「英」、「因」之異，純因譯者根據自己習慣的字音造成，「in」於粵音近「英」，故用「英」；而於普通話則近「因」音，故用「因」。

不同嗎啡成份製成的不同毒品，以前比較流行的是「白粉」、「紅丸」、「鴉片」，人們因其色澤之有白、紅、黑之分，分別稱為「劉」、「關」、「張」，此乃劉備臉白、關羽臉紅、張飛臉黑之故。

「Heroin」本作藥用，有止痛安神之效，惟易成癮，故視為毒品而限制使用或禁用。

（編者注：現今的四號海洛英，俗稱為「四仔」。）

標參

容若

粵語的「猋」、「飚」，不少人誤會有音無字，不少人以其同音字「標」代替，但是，「標」也是粵語用字，只是不能代替「猋」、「飚」而已。

本地話用「標」字的詞，有好幾個，如「標會」，指在銀會中出高價參加競投；又如「標青」，指青年男女才貌出眾（尤以形容少女容貌為常見）；又如「標參」，指擄人勒贖。

這個「標」字，有高出與奪取等含義，卻不容易在普通話中找到相等的詞。

例如，本地話「標參」相等於普通話「綁票」；但「標」不等於「綁」，「參」也不等於「票」。

有人認為，「標」字是粵語獨創詞，有人則認為是中原文化南漸之物。前一點，尚難找證據；後一點，似乎已有蛛絲馬跡。例如「標青」，顯然是「標致」一語衍化而來。至於「標會」與「投標」有關，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哥

容若

有位來港不久的朋友，豎起大姆指問容若：「一哥」是不是「誇喇喇」的意思？

容若答：當然有人這樣解釋。

他又問：「一哥」是否又指「第一把手」，或者說，指「最有權威的人」？

容若答：那是「大哥」，而非「一哥」了。

他又問：「一哥」到底比喻甚麼？

容若告訴他：凡事自認第一的人，人們就以「一哥」稱呼他作為諷刺。在江湖上，「一哥」是「老襯」的同義詞。假如有人叫你「一哥」，你且慢興奮，先行檢討自己的態度，再作結論。

當然，在名字上有個「一」字，人稱「一哥」，又當別論，這與周潤發有個「發」字，朋友皆稱「發哥」並無不同。

朋友問：那末，本地話「一哥」相等於普通話「阿Q」了？

容若點頭稱善，自問無法想出如此巧對。

撈世界

容若

「撈」字來自中原，一千八百年前已經有了。服虔《風俗文》:「沉取曰撈。」這個「撈」字，在粵語中與「錨」同音。可知「撈」在當時指潛下水中取物，包括拾取和捕捉。

「撈」成了「混」的同義詞，恐怕是廣東才有，甚至是近代才有，最初流行於幫會中。這個「撈」字在粵語中卻要讀「勞」的陰平聲。

走筆至此，不得不談一談廣東下層社會流行的「撈世界」。

本地話「撈世界」，相等於普通話「混飯吃」。

例如，本地話「撈世界要醒目」，相等於普通話「混飯吃要夠機警」。

本地話「撈世界」，也相等於普通話「闖蕩江湖」。

例如，本地話「撈世界要埋堆」，相等於普通話「闖蕩江湖，要有門戶依傍」。

「撈」字（與「混」同義，用於「撈世界」那一個）流行於下層社會。讀過點書，或自居於上流社會的人，一般都不用「撈」字；甚至認為「撈」字俗不可耐，這當然不是一千八百年前服虔所能想到。

水皮

容若

本地話的「水」，一般相等於普通話「差勁」或「水平低」。

前者如：本地話「估唔到佢打波咁水」，相等於普通話「想不到他打球這麼差勁」。

後者如：本地話「自問英文好水，唔敢同鬼佬講」，相等於普通話「自己覺得英文水平低，不敢同洋人交談」。

何以廣東人以「水」比喻「差勁」或「水平低」？答案不少，前輩認為，下面這兩條是主要的：

其一，「水」是「水汪汪」的略語（已略稱「水汪」，再略為「水」），意謂如水之汪汪然，不見他物，用以比喻做一件事做不出成績，等如沒有做。

其二，「水」是「水皮」的略語，乃宋人「波乃水之皮」的戲謔語，意謂不切實際。

是否如此，可以討論。必須說明以「水」喻「差勁」或「水平低」，只是作形用詞用。

文身 • 無完膚

黃仲鳴

「體無完膚」，指身上沒有一處完好的皮膚；引伸為遭人批判，駁斥得毫不留餘地的「慘況」。

不過，當初的「體無完膚」，其出處非指傷勢，而係與「刺青」有關。唐 •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唐時街頭惡少，每以文身刺身來逞勇示奇。一日，段與友人陳至目睹一名叫葛清的男子，「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凡刻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

另有載：京師市廛上，有三人自稱「王子」，力能扛舉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

古人流行文身，《水滸傳》的「浪子」燕青即是。但刺到「體無完膚」，尤其是刺上詩句，可謂怪矣。

後來，「體無完膚」引用到受傷方面，《舊五代史 • 唐書 • 明宗紀》：「事武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刃血戰，體無完膚……」

後「體無完膚」再被引伸，指被批評到「遍體鱗傷」。如明 •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 御史大夫被論》：「吳自姜疏出，攻擊疊至，身無完膚……」想被攻擊者，不是「身傷」，而是「心傷」也。

東山再起

黃仲鳴

「東山再起」這成語，很多人寫作「東山復出」，查遍辭書，俱無此寫法，只有「東山復起」和「東山再起」。

「東山再起」，是說東晉的謝安，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部，並以疾辭」，隱居會稽東山，到了四十歲，終於耐不住官癮，應承了「南郡公」桓溫的邀請，出任司馬，累遷中書令、司徒等職，晉室賴以轉危為安。後便以「東山再起」指退隱復仕，或重新得勢。

有人說，「東山再起」乃貶義詞，區區卻不敢苟同；謝安並無失敗，也無須項羽般敗走烏江，所以，將「東山再起」作為「中性詞語」，較為恰當。

與「東山復起」意思相似的，有「卷土重來」，這詞才是真正的貶義，出自唐 • 杜牧詠項羽敗走：「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卷土重來」也寫作「重來捲土」，見明 • 孟稱舜《二胥記》:「遙望山川相黯然，重來捲土是何年！」

香火兄弟

黃仲鳴

《中國成語大辭典》「香火兄弟」條：「焚香結拜的兄弟。唐 • 崔會欽《教坊記》:『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

從字面看，「香火兄弟」當指男性的結拜，《大辭典》解釋沒錯；但所引的書證卻明明指教坊的「諸女」，為何女性結拜，亦可叫作「香火兄弟」呢？《大辭典》沒說明，使人看得一頭霧水。

「香火兄弟」的原義就是指女性————教坊中的女性演員。古時重男輕女，女子拋頭露面者鮮，何況義結金蘭？教坊女子，當少世俗之見，既意氣相投，遂約為「香火兄弟」——當時，還沒有大膽到稱「香火姊妹」。此風一開，到宋時，始有「香火姊妹」一詞出現，見宋 • 羅燁《醉翁談錄 • 潘瓊兒家最繁盛》:「潘計其直，才百餘緡，笑與華曰：『兒家凡遇新郎君輩訪蓬舍，曲中香火姊妹則必醵金來賀，……』」

《大辭典》錯漏又一例證。

結拜兄弟

葉翠華

「桃園結義」這故事出自《三國演義》，相信大家耳熟能詳，也當知桃園乃劉關張三兄弟結義之場景也。自此，「桃園結義」或「桃園盟」，均引伸作兄弟結拜的意思。

但，「桃園」之前，結義則曰「金蘭」，這是出自《易經》:「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處借用「金蘭」形容友情深厚，相交契合。

今日，我們提及「金蘭」，多作姐妹結拜之詞，其實，在古代乃先用於義兄弟間，且看《世説新語》:「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

古人對結義是十分重視的，絕不是兒戲的事，結義金蘭是要記簿的，據《雲仙雜記》載，古人結拜兄弟有交換系譜之俗，並要互書姓名於譜上，焚香敬告祖先，而有關證書稱為「金蘭簿」。

「金蘭」一詞，即成結盟兄弟之代名詞矣。至於，形容朋友情意相投合，如兄弟一般，我們一般稱之為「契合金蘭」。

難兄難弟

黃仲鳴

粵語陳片有齣《難兄難弟》; 近年，也有齣粵語片叫《新難兄難弟》。所謂「難兄難弟」，是句成語，指彼此同赴困境或曾共過患難。但，「難兄難弟」的原意卻非如此。

南朝 • 宋 • 劉義慶《世說新語 • 德行》:「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其意思是兄弟才德都好，難分高下。

後來，《舊唐書》卷一五五，再將「難為兄，難為弟」縮為「難兄難弟」，其意不變，「二李英英，四崔濟濟，薛氏二門，難兄難弟。」

不過，「難兄難弟」還有一解法，卻是貶義，《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武正宇道：『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將來自是難兄難弟可知。』」這「難兄難弟」，是譏諷兩人同樣壞。

因此，「難兄難弟」有時是讚人，有時是同情，有時是諷人，須加分辨。

無賴

黃仲鳴

流氓、游手好閒、品行不端者，我們呼之為「無賴」；刁鑽潑辣、無理取鬧，我們稱之為「耍無賴」。

古時「無賴」，也有此義，《方言 • 十》:「央、亡、嘿、屎、姡獪也。江湘之間或謂之無賴……」《段太尉逸事狀》:「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

沒有才幹、無可倚仗也叫「無賴」，見《史記 • 高祖本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不過「無賴」古義尚有一解：活潑好動也。辛棄疾《清平樂 • 村居》:「最喜小兒無賴，溪頭卧剝蓮蓬。」

時至今日，「活潑好玩」這一義已棄而不用，試問，無理取鬧、撩是鬥非之徒，誰敢和他們「無賴」了？

正是「最惡小兒無賴」。

匹夫，賤民也

葉翠華

二〇〇三年，劉皇發在立法會上語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友問：「匹夫」，何解？

清 • 顧炎武《日知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指國家的盛衰是全國人民的責任。

「匹夫」者，全國人民之謂也。

然而，所謂「匹」者，《禮記》有「匹士」一詞，乃指地位微賤之人；明 • 朱權《卓文君》第一折：「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這裏的意思很明顯了，當中所謂「微賤」，係以古代君貴民賤的概念而論，與今日實不可以同日而語。

既有「匹夫」，當有「匹婦」，乃指尋常百姓也。《文選》:「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

友復問：「匹夫」微賤，可是貶詞？

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句而論，絕對沒有貶義，此處乃泛指平民而已。

然「匹夫」確可作為責罵之語，且看羅貫中《三國演義》第十回：「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正是輕視怒罵別人的話。

大佬

吳昊

「今晚大佬請客，任食！」

「嘩，咁闊佬，第一次嗮！」

但凡對男人，省港澳俗話通稱「佬」，有何出處？

據清宣統版《東莞縣誌》：「平人曰佬，本稱倒老，急讀之則成佬。按《玉篇》……佬也，大兒。」

這縣誌帶來兩個線索。古時平凡人（文中簡稱「平人」）一律被叫做「佬」，而「佬」是當時「倒老」二聲合為一字。然則甚麼叫「倒老」？

《隋書 • 地理志》解釋：「尉佗于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為倒老也。音訛，故又稱都老云。」

原來「倒老」（或「都老」）係當時大酋長之尊稱，《東莞縣誌》又說，自晉以來中原士大夫紛紛南徙，學習了方言，稱當地土人一律為「佬」。

初時這個「佬」，「倒老」合音，本來就沒有字的，於是知識份子便在古老的字書裏找尋代替的字了。

嘿，有了。《玉篇》有「佬」一辭，就拿這個「佬」字用吧，「佬」解作「大兒」，即係「大佬」、「大隻佬」、「大

舊佬」、「大粒佬」等，總之是要大也。

「東莞俗，婿稱妻父曰丈人佬，弟稱兄曰大佬，婦稱夫於他人亦曰佬是也，然施之平人者，為多如讀書佬、耕田佬之類，凡平人皆以佬呼之……《洪容齋隨筆》謂東坡詩用人名每以老為助語，非真謂其老，今俗稱佬亦此意也。」《東莞縣誌》認為「佬」還有一個出處，就是源自蠻橫的「猺」：「《廣東新語》云，廣州謂平人曰猺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諸獠以其生口為賤隸，謂之壓獠，威壓之也。然今粵俗字皆作佬，無書作猺獠者，猺字始見於《正字通》云犵猺，蠻也。」

沒錯，我們這「佬」字俗話，歸納以上說法，平常人一律稱「佬」，既然平常，就應沒有低賤的意味，不過，今之香港人卻愛這樣罵人：「CHEAP佬、土佬、賤佬、死麻甩佬、發霉佬、死佬、衰佬、神經佬、戇居佬！」將個「佬」變為含有貶意的男人。

此外，廣東人把別省南來的人，稱為「外江佬」。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經濟並不發達，南來外省人為糊口，會訓練動物在街頭賣藝表演，賺生活費，有一歇後語：「外江佬舞馬騮」——「生嘅都舞死」。

江湖黑道上的老大、大阿哥，當然，離不開，被尊稱為「大佬」也！

阿飛

吳昊

「阿飛」，今之香港話不再流行。但上世紀五十年代「飛禍」為患，每日都聽得香港人慨嘆：「唉！個仔唔生性，群埋班飛仔飛女，學到壞晒，鬼唔望警察拉晒班臭飛！」

不過，「阿飛」之由來係外省語彙「移植」到香港話來的，但叫得震天響，竟比原來的「威風百倍」。沒錯，「阿飛」是從上海話移植的，其時上海人稱洋場惡少為阿飛，乃因彼輩的「飛機頭」髮型而起。

五十年代很多上海人來港，「阿飛」就在此間發揚光大。其時報章、雜誌、電影經常講到阿飛，尤其電影（如《阿飛正傳》、《飛哥跌落坑渠》等）最為渲染。香港人也認真抵死，得閒就諗個名諷刺班阿飛，於是「阿飛語系」竟有一大堆：

「牛屎飛」（形容老土之鄉下飛）、「沙塵飛」（形容飛仔之飛揚跋扈者）、「涼茶飛」（經常出入涼茶舖聽點唱機之阿飛）、「沙漠飛」（身無分文者，又稱「寒飛」）、「拖鞋飛」（靠女人吃飯的飛仔）、「欄河飛」（坐行人路旁鐵欄杆撩女仔者）、「打壞飛」（身體孱弱者）、「窄腳飛」（穿窄腳褲者）、「帶街飛」（替洋人導遊者）、「甩毛飛」（個樣醜惡者）……嘩！洋洋大觀，唔到你唔服也。

蠱惑仔

容若

本地人懷疑某種人心術不正，輒斥其「蠱惑」。

「蠱惑」一詞，是來自中原。一千六百年前，郭璞的《爾雅注》已經收錄。一千四百年前，劉勰寫《滅惑論》，且有「糜費產業，蠱惑士女」之語，顯示「蠱惑」一詞，含有「迷惑」、「欺詐」的成份。

本地話「佢個人真蠱惑」，相等於普通話「他這個人真狡猾」；又如，本地話「佢出蠱惑」，相等於普通話「他出騙術」；再如，本地話「佢係蠱惑友」，相等於普通話「他是奸詐的人」。

至於「蠱惑仔」，原意與「蠱惑友」相同，只因說者自顯其年長，故以「仔」稱對方。後來，對年輕人有所懷疑，亦斥之為「蠱惑仔」。

「蠱惑友」、「蠱惑仔」，似乎都是為男性而設，不知與受「蠱惑」（欺騙）的人多為女性是否有關？「蠱惑」寫成「古惑」，與「整蠱」寫成「整古」，都屬同音之訛。

（編者注：現坊間稱黑社會份子為「蠱惑仔」，「行走江湖」謂之「行蠱惑」。）

大耳窿

「慘，俾大耳窿逼到窮途末路！」

唉！香港人普遍好賭，輸得慌了，發狠向放貴利者借錢，以圖收復失地，結果債台高築，慘被大耳窿趕絕……

咁！大家又知不知「大耳窿」有乜出處？

放貴利者何解叫「大耳窿」，又係開埠史之小插曲也。

原來開埠初，香港洋人印人大集會，而放貴利的多數係「白頭摩囉」，這些「摩囉差」戴白頭巾，時人愛稱他們為「白頭摩囉」（他們如果開商行就叫「白頭行」了）。白頭摩囉扮相古怪，愛戴一隻大如銅元的耳環，所以耳朵要穿個耳窿，港人覺得可憎，就稱他為「大耳窿」。

不過，還有一個說法，當時放貴利，都是放小額款項如三幾角錢給勞苦大眾，所以一個銀元已經大過天了。這些放貴利者每天活動於碼頭等勞力市場上，為使人們知道他有錢借，便把一個銀元塞在耳朵的耳窿，作為記號，令人認得。放債作風，每一毫子每天利息要收一個仙，非常犀利，時人就叫做「大耳窿」。

大耳窿還有一個術語「起釘」，意指錢銀出門，就要即日計息，非常之惡毒也。

拐子佬

吳昊

「嘩！拐子佬來呀！」

記得小時候，因過於頑皮，大人就會用「拐子佬」來唬嚇我們的弱小心靈，嘿！霎時間一切喧嘩變得靜止……狼來了呀！

香港人愛稱拐帶人口的歹徒為「拐子佬」，特別戰後，拐子佬簡直橫行，父母經常提點兒女：「喺街度唔好納亂聽人說話，否則俾人拐咗都唔知呀！」

沒錯，甜言蜜語，「拐」之開始也。

羅翽雲著《客方言 • 釋言》指出：「以言誘人曰拐，拐當為……《說文》，變詐也。經典相承作詭，《玉篇》詭，欺也。楊倞《荀子注》詭，詐也。今以甘言誘人，曰詭，聲轉為拐，凡曰拐者，皆有欺詐之意，其語根實為詭字。」

講得實在很清楚，「拐」之初時係利用語言（或「甘言」）欺詐別人，古稱「詭」，音轉為「拐」。後來，「拐」變為動作——拐帶。

或問：拐帶孩子，有何作用？可以販賣，可以利用來走私，總之非常沒人性。

挺而走險

黃仲鳴

「鋌而走險」，出自《左傳 • 文公十七年》:「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杜預注:「鋌，疾走貌。」「鋌而走險」此語，看來是千真萬確了，但常見有寫作「挺而走險」者，那豈不是錯了？

非也，在一些辭典中，「鋌而走險」是對的。如《漢語大詞典》即有「鋌而走險」一詞，釋曰:「謂被迫走冒險的道路。挺，本作『鋌』。」

台灣時報出版社《常用字詞辨正》(林慶繁、黃厚成編著) 便將「鋌」與「挺」兩詞列成「通同詞」。

一九七九年版《辭海》在解釋「鋌而走險」後，也注曰:「鋌，亦作挺。」

洪亮吉在釋「鋌」字時曰:「按此字當從手廷；高透《呂覽》注：猶動也。蓋動而光險耳。」挺，「挺進」也，「挺身」也，挺而走險，當亦解得通，何況還有詞典為證。

坐花廳

吳昊

「打劫？衰咗，坐花廳㗎！」

江湖人物對話，間中仍用「花廳」，入獄坐牢就叫「坐花廳」，雖然此香港俗語已被「入冊」或「踎監」之類取替，但仍未完全消失於市面也。

其實「花廳」，初時係指衙門審案之偏廳，不等如監獄。而且，這「花廳」是源自客家話的。

羅翽雲著《客方言 • 釋宮室》指出：「治事處曰花廳。花廳者，分庭之轉語……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六朝以來乃始加廣，是聽為借字。應為俗字，庭乃其本字。」

解釋得很清楚，衙門之「分庭」轉音就變成了「花廳」。

據清代衙門規格，第一重係大堂，非有殺人越貨大案件，不會在大堂審訊；內進第二重叫做「二堂」，專審多人之訴訟，因為地方大，可擠滿人。

而二堂兩邊，就是「東花廳」和「西花廳」了，專審「清場」(不容外人聽) 案件，例如婦女被姦案，或官紳名流之間訴訟。

大概因為這花廳之內設有簽押房，犯人認罪就要「簽押」(簽名及打手印)，立刻判監，所以，此花廳不好坐，一坐就等如收監。

坐檻

吳吳

打劫衰咗除叫「坐花廳」外，又叫「坐檻」！

香港之江湖人物愛將入獄坐監叫做「坐檻」，有時又叫做「入櫳」，原來此俗話有極古老之語源。因為「檻」和「櫳」早在《說文解字》書內見到：「檻，櫳也。」

「檻」，是用來囚禁野獸的欄柵或籠子，例如《淮南子 • 主術訓》:「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

後來引伸到監禁囚犯用的牢房，《晉書 • 齊王冏傳》:「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古時叫「坐檻」做「囚檻」，有趣。而囚車又順理成章稱作「檻車」，據《釋名 • 釋車》說：「檻車，上施闌檻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

「逃獄」又叫做「破檻」，《晉書 • 紀瞻傳》有載：「瞻覺其詐，使破檻出之。」

還有一個妙趣現象，原來戰艦的「艦」，最早是寫作「檻」的，因古代的戰船四周加上堅固木板，以抵擋強箭巨石和火礮的攻擊，簡直銅牆鐵壁，牢不可破，與監房無異，所以索性稱之為「檻」，例如左思《吳都賦》:「弘舸連軸，巨檻接艫。」不過，後世演化，把部首「木」改成「舟」，變為「艦」了。

「坐監」前途似錦？

葉翠華

聽到「坐監」二字，大家都緊係話「閘住」，但其實在古代好多人「恨都恨唔到」，不知幾想有監坐。

馮夢龍《警世通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故事，讀到「姓李名甲，……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遊教坊司院內。」說到這裏，朋友問：「怎麼李甲最初是坐牢的嗎？戲裏可不是這樣說的。」

錯了，錯了。此「坐監」不同今「坐監」也，我們把「坐牢」說成「坐監」，跟古代的「坐監」是不同的。

上述例句中的「坐監」，是指監生在國子監讀書。「國子監」是古代官署的名稱。《清史稿 • 選舉志》中，就有這樣的解釋：「監生坐監期滿，撥歷部院練習政體」，也就是說監生讀書期滿，會按規定到各部門當見習生，學習政事。有資格「坐監」者，可謂前途似錦。

「監」解作「獄」，乃係俗稱，故「坐牢獄」也稱為「坐監」，在明、清時多用，馮夢龍及李伯元的作品中，也曾出現過，如：李伯元《文明小史》:「真個上頭捉起人來，那時連你帶上一筆，跟着他們去坐監，才不得了哩。」

起牒腳

吳昊

飲食文化對香港話有頗多之貢獻，例如江湖人物最忌的「起牒腳」，就是與飲食業企堂有關。

好了，江湖人物在酒樓茶室吃飯，有新來之企堂上菜，其時一個菜吃完，再起另一個菜，竟然不拿開原有的碟子，只把新的一碟菜，疊在那隻空碟（避而稱「吉碟」）上，這就是「起碟腳」，乃係撈家們最忌，認為係凶兆，當然老大不高興，立刻喊打喊殺：「豈有此理，起我牒腳！」

沒錯，「碟」與「牒」同音，撈家最怕人家起他的「牒腳」。

所謂「牒腳」就係「度牒」俗稱，古時僧人以肯定自己身份，便由寺院發行度牒。

因為僧人在舊中國社會屬特殊階級，可以避稅免兵役等，而江湖人物打劫放火，被官兵追得急了，便買張度牒落髮為僧（最著名者首推《水滸傳》的魯智深），掩飾身份。

所以，久而久之，江湖中人視「牒腳」為自己之「底細」，就是平日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出身職業等等詳細

紀錄，一旦被人「起底」——「起牒腳」，咁就大吉利市，凶多吉少，唔喊打喊殺才怪也。

度牒既是出家人的身份證，又怎麼可以買賣呢？

原來，度牒買賣始於唐代，賣主是大唐中央政府。唐代因對外窮兵黷武，導致國庫空虛被逼要靠賣官爵及度僧尼，以增加收入。

《冊府元龜》有載：「唐肅宗至德元年九月以軍興事殷，國用不足，詔權賣官及爵，度僧尼，節級納錢。」

度牒售價不菲，但其門如市，究竟有甚麼好處？

原來，每逢戰亂，人民負擔特別重，除了要應付種種苛捐雜稅之外，還要服兵役及勞役等——很容易便丟掉了性命；但是，只要當了和尚，便可逃避政府的剝削，更不用當兵。還有，寺院田地免稅，好些富戶便買張度牒，逃避賦稅。

《水滸傳》的武松在鴛鴦樓大開殺戒，在十字坡菜園子張青家得了一張年齡樣貌差不多的度牒，便剪了髮，裝作行者模樣，前赴二龍山落草，而沿途又通行無阻。可見有了度牒，就可以化妝，使人辨認不出，對罪犯們來說是頂好的。

江湖

吳昊

「大家出嚟行走，要講吓江湖義氣嘅！」

「阿叔自細闖蕩江湖，乜嘢未見過呀！」

雖然啲對白好似武俠劇集，但今之香港下三流人物仍愛將「江湖」二字掛在口邊，乜嘢「江湖仔女」、「江湖道義」等，當正自己係活於武俠小說的世界裏。

「江湖」一辭雖非香港話專利，但有必要講其起源和何解流行於幫會界也。

根據吳漢癡主編《切口大詞典》(上海東陸圖書公司一九二四年版)，在「哥老會之切口」題內：「江湖，湖南、湖北、河南等省之稱會也。」

所謂「切口」即係「暗語」或「背語」咁解。

清朝開國未幾，民間祕密組織反清復明，活動於湖南、湖北一帶者稱「哥老會」，後來組織擴散開，演變為洪幫和青幫，而哥老會的「暗語」則稱黨羽活動範圍為「江湖」。

哥老會的祕密詩句《相會合同》:「看看紅雲遮日月，九州萬國齊起昇，有人知道江湖事，處處江湖路路通。」

雖然，清朝低下層社會流行講「江湖」，但「江湖」

(泛指「五湖四海各地」) 一辭卻早已有之。梁朝慧皎《高僧傳》記載竺法汰與道安走難，行至新安時，決定分道揚鑣，道安便對竺法汰說：「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流浪四方，於是叫做「走江湖」了。

唐朝杜牧著《樊川集》有《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落魄江湖」一辭就是這樣來的。

不過，到了清朝，幫會組織之多，簡直風起雲湧，「江湖」變成三教九流之地的代名辭。據吳漢癡主編《切口大詞典》，在「青幫之切口」題內收錄了「亂道江湖」，其解釋為「洩漏幫規也」，由此得見，其時之「江湖」就係「祕密社會」之意思。

江湖人士飄泊五湖四海之後，滿面風霜感嘆曰：「未入江湖想江湖，入了江湖怕江湖。」唉！黑社會，怕怕。

好簡單道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像今之香港咁幸福——江湖人物可以洗底也。(編者按：香港政府曾為江湖人物，提供一個改過自新的「洗底計劃」，鼓勵黑道中人投案，革除黑社會會籍，重新做個「清白」無底的「普通人」。)

花紅

吳昊

「公司今年搵好多，花紅一定好和味！」

沒錯，每逢年尾，香港之打工仔最為開心，因為就快有「花紅」派，唉，簡直望穿秋水呀！

自開埠以來，香港的唐人商戶（特別南北行）都愛在歲晚年夜飯之後，向伙記們派發「花紅」，當係一種獎勵。

這花紅不屬於固定的薪金，它是時多時少的，視乎舖頭利潤多寡，一般是在利潤中提出一定成數，按職位高低及薪額大小進行分配。

「花紅」之起源，歷史悠久，據宋代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其中的「娶婦」條：「娶婦至兒門，從人及兒家人。乞充利市錢物花紅等，謂之攔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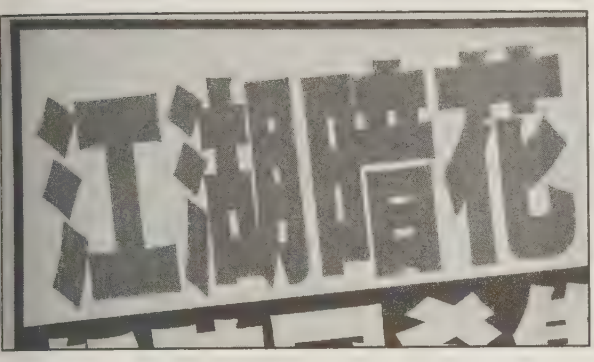
原來，當初的「花紅」並不代表金錢，只是人們辦喜事，賞給幫閒者的東西。這些「花紅」，即現在人們過年（其時喜慶亦流行），在神像上插掛的那一種，又稱「插金掛紅」，辦喜事的人家就連「利市」和「花紅」贈給下人。後來，大概為了簡便，於是「折現」，完全變為金錢的犒賞了，從此演變為「真金白銀」的花紅也。

暗花

彭志銘

當年，由香港藝人陳冠希觸發出來的裸照風波，由簡轉繁，從單一界別事件，牽涉到多方層面，除傳媒、警方、互聯網、教育及政界外，還有幫派。

據多份香港報章透露，有人發出「江湖追殺令」尋找淫照真相，《蘋果日報》更在頭版大題：「江湖暗花……」有懸紅緝兇feel。



「暗花」，即「私下付予的酬金」。

「暗花」的「花」，是「花紅」之意。「花紅」者，《辭源》解釋：「辦喜事的犒賞和報酬」，後演變成商舖年結有錢賺，老闆從盈利中抽取部份銀碼，獎賞員工下屬的「紅錢」，這分發「紅錢」的舉措，就叫做「分花紅」，簡稱「分紅」；那些「紅錢」，又可謂作「紅利」。

不管「花紅」或「紅利」，英文都是「Bonus」。

出「暗花」的，不一定是江湖黑道之行為，有時，警方公開懸紅捉賊外，也須另外犒賞一些協助破案而不能曝光的線人，那些酬金，亦稱為「暗花」。

拉柴

吳昊

「捕獲清兵，將他處死！」

洪門子弟反清復明，經常用暗語對答，以防給清兵臥底聽得明白，破壞大局。而這些黑話慢慢地被世人接納，竟成為俗話的一部份，例如人死了俗稱「拉柴」，就是源自黑話。

但凡講到人死，粗鄙香港話就叫做「拉柴」，究竟有甚麼出處？嘿，相信絕對難到任何俗話專家。

偶然翻閱一九五三年香港出版的《社會黑幕》雜誌，意然有所發現，裏面有署名「水銀生」之作者，在《黑話大成》專欄裏寫道：

「洪門中人，以柴、草二字乃指清朝之官兵而言，如擒獲清廷之官，則曰『拉柴』，凡有擒獲回來，必處以死刑者，後人以死曰拉柴者，義乃本此。若殺得一個清廷之兵，則曰『割草』。後來各地草澤英雄，以『拉柴』、『割草』為擄人之黑話者，亦起源於洪門之隱語，蓋若輩以富貴人家為對象，等於洪門兄弟之以亡清官吏為對象一般也。」

處決之前，必然會打餐死。

所以「拉柴」之前，就是「打柴」也。

割草／着草

吳昊

洪門中人愛以「柴」和「草」指清兵，如擒獲清廷之官員，則曰：「拉柴」（拉得清官）。捕獲之後，定必處死，而俗語以死曰「拉柴」者，義乃本此也。

「柴」乃「此木」二字組成，因為四書有一句：「柴也愚。」譏人愚蠢，就叫做「一碌木」，正好拿來形容清廷的貪官污吏的庸碌無能了。有時洪門中人又以「落雨收」暗指清官，蓋賭場走鬼有句「落雨收柴」之語。

順便在此補充前文未説的話：若殺得一名清兵小嘍囉，就叫做「割草」，因草比柴賤。後來江湖人物擄人標參，都稱之為「割草」便是。

既然談到「草」，有必要提到「草鞋」——洪門寶物之一。

洪門中人凡有紀念先烈之儀式舉行時，典禮人員必須穿着草鞋行禮，但只穿一隻，乃紀念反清起義先烈率洪家軍與清兵大戰烏龍江，落荒而逃，失去一鞋，有詩為證：「草鞋三寶五條綱，大戰烏龍失地方，僅得中州存一隻，吳廷桂手謹收藏。」

逃亡叫做「着草」就係咁解了。

着草

彭志銘

想不到，今時今日，還有人敢說八九年的六四民運，是學生的錯，這般無知言論，竟出自香港特區的大學生會長之口，真叫人心痛！咁都未算，身為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就上述醜態仍公然力撐，說「任何人提出與主流意見不同的說話，會受圍剿或口誅筆伐……」這顛倒黑白的卑劣論調，更令人嘔心！

無知會長還「指控」，學運領袖柴玲為「走佬學生」。

「走佬」，廣東方言，即「潛逃」。「走佬」的「佬」字，是借音字，正字是「路」。

江湖術語之「走路」，叫做「着草」。

「着草」，源自清朝祕密組織天地會內，司職「走趯」（音笛）的「探子」，因穿着草鞋上山落水，故又稱他為「草鞋」，後引伸為「走路」（「佬」音）時，都是「着草鞋」的，簡稱「着草」。

「着草」的「着」，是正寫，可惜，現因電腦沒「着」字，只有音義相同的「著」字，故原本的「穿着」卻要變成「穿著」，同樣，荒謬的歪論，卻被歌頌為言論自由的另類表達……

細路走佬

彭志銘

流感橫行，戕害小童，有周刊封面印上顯眼大字：「專殺細路」，可見其形勢嚴峻。

「細路」，是廣東俚語，即年幼的「小孩」、「小童」。

「細路」的「路」字，正寫應是「獠」，現俗寫為「佬」。「獠」，本是「低下奴隸」之意，後簡化寫法，及廣東人自創新字，遂出現了「佬」這個字。

「佬」，原讀「老」高上聲，泛指「成年男子」，如「有錢佬」、「鄉下佬」。

有趣的地方，「細佬」一詞的「佬」字唸高上聲時，是「弟弟」之意；若讀作「路」，則解「小童」。音不同，連意思也有別。

與此同時，「潛逃出走」之廣東話，叫做「走佬」，查實，「走佬」的正寫，偏偏卻是「走路」。

「佬」與「路」兩字的混淆對調誤用，源自廣東話發音有九聲之故。不少詞彙的讀音，早已約定俗成，無分對錯的，例如「武松」，不叫「武蟲」，而叫「武寵」；「西藏」唸「西撞」，不是「西牀」，反而「唐三藏」的「藏」，定必讀「撞」哩！

潛水

彭志銘

在一個「潮語」討論會上，主持人說得對：「同一詞匯，用於不同範圍或環境、時空，就有不同的意思。」

二〇〇八年會考試題，大玩潮語，內有「潛水」一詞，考評局怕考生不懂，特意附上註釋：「出走以逃避責任」，嚴格來說，這解釋仍不大準確！

上述試題的「潛水」，當然不是指運動項目啦！也不會是香港的士司機們自創的行內語注解：「正在過海途中，在海底隧道內」！

現今潮語「潛水」一詞的起源，本是來自黑社會背語的，那個單字「潛」。

江湖隱語中，經常大玩文字遊戲，例如叫「刀」做「青」，是因為他們崇拜的關公所用的「青龍偃月刀」。黑語稱「因逃避而失蹤」為「潛」，原因是將「潛逃」兩字，拆開成幫會祕密語，「潛」者，即「逃」也！其次，江湖人忌諱文化裏，最討厭那「着草」意的「逃」字，遂只取「潛」字代之便是！

今人不明原意，只知有「潛水」這玩意，而忽略有「潛逃」這詞語，正好反映咱們浸淫於吃喝玩樂的忘情國度裏，多過仿效關二哥月下捧書夜讀的學習精神啦！

蒲頭

彭志銘

現坊間，將「潛水」一詞解作「潛藏」、「潛逃」，意取「隱沒在水深之處，無人能見」也！

「潛水」，有一個「相反詞」，已成為我們的常用語，是這個「浮頭」。

「浮」，是「漂於水面」的意思，「浮頭」就是「頭現出水面」，即「露面」也。

「浮頭」的「浮」，香港老師只按字典注音教學生讀作「虛浮」、「浮誇」的「浮」(fau4)；其實，「浮」的古粵音是「蒲」(pou4)。

唐代以前，漢語無f音，「浮」，本唸bu，後來，b變音成f，例如：「外埠」的「埠」，現讀近「否」音的fau6；古時，這個「碼頭」意的「埠」，是唸「步」(bou4)，輪船泊岸的「船到埠」，便是這「埠」，但今人寫為「到埗」。

「浮頭」，寫成「蒲頭」，與「到埠」變成「到埗」，是因為大家重音不重義之故；同時，現今新一代語文老師古文根柢不足，更不會知，廣府話在保存古音中，將b音轉讀為p。

最後，要提醒政府的司長們，「浮頭」是黑幫隱語，請勿在高貴的議事廳內講呀！否則，又……

較腳

彭志銘

前文，寫「潛水」的相反詞，是為「浮頭」。今天俗語「浮頭」，俗寫為「蒲頭」，作「浮出水面」解，除「露面」外，更含有「潛伏一段時間後，終於出現」之意！

今篇，講「潛水」的同義詞——「較腳」。

「較腳」一詞，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香港學生潮語，本作「走堂」(缺席) 的意思，但，引伸為「逃學」，再轉化成「逃亡」、「走路」(音佬)。

有趣的，是這「校園用語」，墮入民間後，卻變為黑社會背語，按江蘇教育出版社的《廣州方言詞典》解釋：「較腳，黑話。走人，溜走也！」究竟，「較腳」一詞，是香港話吖，或原是廣東黑語呢？要待高明指教！

「較腳」，可簡單的說為「較」，而且，有急忙「撤離」意，例如：「有差佬嚟呀！較啦！」

當年，另有一個與「較」同義的「涼」(注音)，也是「離開」之意，中華字海裏，只有「踉」這字同音近義，但，我未敢肯定此乃正字正寫，有無人幫到我呢？請賜教！

捉黃腳鷄

江湖俗語「捉黃腳鷄」，冇乜人會再講，可能此種千門伎倆已經過時，又或者今之偷情場所保安極佳，所謂「姦夫」者不易被捉到隻「黃腳」也。

沒錯，江湖人物施用美人計然後佈局「捉姦」，廣東俗話就叫做「捉黃腳鷄」。不過，疑問來了，究竟黃腳鷄係乜嘢鷄？答案係：「公鷄。」

此典故係出自廣東的農村。農民養鷄，專養雌鷄而不喜養雄鷄，因雌鷄可以生鷄蛋，價值好高，況且雄鷄骨硬肉少。

如想劏鷄拜神，當然先宰雄鷄。如何捉雄鷄？鷄群在每天剛亮便放出門外，要捉時便撒把穀在門口，鷄群便會搶着的回來爭食。但雄鷄機靈善走，不易捕捉，但牠的特色是好色，當與一群雌鷄走在一起時，顧不得啄食穀米，逕去追逐正在啄食的雌鷄交配，直撲上雌鷄背上，一口啄着雌鷄的項羽，作勢要交配……

此際，正係捕捉雄鷄的最佳機會，那急色鬼再無防範，猝然伸手掀住牠的鷄腳，每能手到擒來。

雄鷄的雙腳呈深蛋黃色，而雌鷄和閹鷄的腳雖然也是黃色，但淺色得多。

「捉黃腳鷄」一詞就是這樣來的，而且十分傳神。

敲竹杠

吳昊

「慘，個衰仔揸住我把柄，得閒就俾佢敲竹杠！」

沒錯，「敲竹杠」，此市井俗話目前香港仍有用到，所以好值得一提。

何解但凡向人勒詐就稱「敲竹杠」？

有兩個傳說。第一個傳說，源自四川，當地之人上山要坐滑竿（港人稱之為「山兜」），乘者坐其上，由兩人抬着上山，一到半山，「敲竹杠」就開始了，抬者「篤、篤、篤」的用手敲竹竿，表示抬不動了，要重新講價，目的就是要乘者加錢，否則只好停下來「休息」，總之就按兵不動……

「加唔加錢？唔加錢就到此為止！」

唉，人到此時，不上不下，卡在半山，正是進退維谷的時刻，實在無奈，只好應「敲」而加錢，於是那「竹杠」也就敲成了。

第二個傳說，源自清末時候的紹興師爺。據浙江文藝出版社主編《紹興師爺的故事》（一九八五年）：「現在，民間常常用『紹興師爺』一詞，來形容人的刁鑽刻薄。其實，原先……他們有學識，有心機，辦事認真。後

來，有一樁偶然的事情，使『紹興師爺』和『敲竹杠』無形地聯繫在一起，故而使『紹興師爺』這個詞帶有貶義性質……」

清末時候，沿海一帶販賣煙土成風，而清政府在各地設立關卡，嚴禁販賣鴉片。有個狡猾的雲南走私客，將煙土收藏在粗大的竹竿裏，由商船運到浙江紹興碼頭……

關卡檢查官照例上船檢查，但搜不到甚麼，正準備開行時，一位紹興師爺正吸着管旱煙，吞雲吐霧，一邊走進船艙，提起長筒煙管，向竹杠「篤、篤、篤」地敲了幾下，準備把煙灰磕掉。

誰知此「篤篤篤」一敲非同小可，嚇得雲南走私客神色慌張，以為該師爺看出了他窩藏禁物的祕密，敲敲竹杠，是打個暗號給他。

雲南客商早有準備，忙從懷裏掏出一包銀子，假稱雲南旱煙，悄悄地塞給師爺，並打着笑臉說：「這是包上等雲南旱煙，煙味醇厚，請師爺笑納。」

紹興師爺接過旱煙，但感份量沉重，知道裏面是銀子，立刻明白對方是在賄賂他，便悶聲不響地將之塞進腰包，管自上岸去。後來，雲南客船的煙土被別的關卡查獲了，才知道煙土暗藏於竹杠之內。從此，「敲竹杠」就在民間流傳開來了。

蠢蠹

吳昊

「嘩，佢賭得好奸蠢呀！」

「呢條友正一蠢蠹，唔信得過㗎！」

沒錯，對一些奸險狡詐，損人利己行為，傳統廣東話就稱之謂「蠢」、「奸蠢」、「蠢蠹」等，但一般都不懂此字，而以「茅」代替，不過，其正寫應該係上古之「蠢」也。

《說文》最早解「蠢」:「從，虫聲。」《雅爾 • 釋蟲》:「食節，曰賊；食根，曰蠢。」所謂「食節」係指食禾節的害蟲，「食根」更厲害，可見這是絕等的害蟲。

《詩經 • 小雅 • 大田》:「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自此以後，文籍都以「蠢」、「賊」比喻為危害國家人民的害群之馬也。

《左傳 • 成公十三年》描寫晉侯使呂相絕秦，其陳辭曰：「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蠢賊，以來蕩搖我邊疆。」

《後漢書 • 岑彭傳》:「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蠢賊，岑君遏之。」

總之「蠢」與「賊」，都屬於蠢蠹之類，係應該審慎處理，否則好易上當。所以，蠢蠹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也。

食大圍

「今餐食大圍嘅，大家最緊要食得開心啲呀！」公司之老細間中請打工仔食番餐飯時就會咁講了。

「食大圍」，即係食公家嘅，係源於舊時香港的戲班。

「圍」，指席，亦指桌，圍起來進食之謂。

戲班開伙食，老倌的一圍，叫「大圍」，樂師雜工的一圍，叫「細圍」。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粵劇非常昌盛，其中身兼班主及編劇的李少芸（名旦余麗珍之丈夫）當時得令，風生水起，犒賞三軍，不僅班方供大鏟飯，首創供應餸菜。「大圍」三菜一湯，「細圍」二菜一湯。風氣影響，其他戲班亦照着做。「食大圍」等如「食公家」的俗語不脛而走。

當時班中流行的口頭禪：「食大圍，無懼畏。」係用來嘲笑一些身份尷尬的探班者或半班方人員，不甘在細圍就座，而面懵懵的走到大圍前，搭訕兩句，逕自坐下來，同享大圍的好菜式（例牌有海鮮）。班中人愛用此句「食大圍，無懼畏」以嘲人兼自嘲也。

順便一提，現今將舊時的「食公家」一詞，改叫做「食阿公嘅」，甚為流行呢！

屈蛇

吳昊

久不久，可從報章看到中國大陸人冒險屈蛇，偷渡到外國去，近十來年，沒間斷過……

何解偷渡叫「屈蛇」？此語歷史超過一百年矣！

清末民初大量華工出洋，遠赴美洲等地工作，捱得好幾年，有了點經濟基礎，便想把鄉中的兄弟或子女帶到美洲去協助他們工作，但當時各國都不易正式批准華人入境，於是，便想出「偷渡金山」的法子：「屈蛇」。

「屈蛇」的方法是利用遠洋貨船，避過檢查，偷渡客匿在船艙下面，艙中放有好些貨箱，都是用來載人的，有時一箱載兩個人，他們屈在其中，蜷縮起來，仿似籠中的蛇一樣（所以偷渡者稱「人蛇」），在官員查艙時，更有如蛇的冬眠一樣，屈起來毫無半點動靜，用「屈蛇」來形容實在非常貼切。

其時「屈蛇」費用非常昂貴，收三百元美金左右，要籌備如此費用極不容易，而且並非絕對安全，因為屈在惡劣環境——船艙的貨箱，越洋過海凡數十日之久，未「屈」到金山時，竟屈死於貨箱中。於是「人蛇」就變「死蛇」也。

查香港在一九五〇年之前對於華人入境並無限制（因未有身份證制度之設），所以，那時不會有大陸人「屈蛇」來香港，只有從香港「屈蛇」到外國去，特別係偷渡金山也。

二十世紀初屈蛇到外國去，並不是人人能抵達目的地，有些會屈死貨箱中；而有些無良的「蛇頭」，以「人蛇」作「豬仔」，收了昂貴的「屈蛇費」之後，竟然一個「屈尾十」，屈咗去南洋，當「豬仔」（即「苦力」）賣給礦山的工頭，又賺一筆，簡直無法無天，慘無人道。

但自從解放後，中港邊境封鎖，大陸人欲想「投奔自由」，偷渡頻生，以水路屈在漁船貨艙內逃亡者，就叫做屈蛇來港，尤以七十年代最烈，而「屈蛇」在香港俗語竟發展成一個系列，包括：

「蛇船」——偷運「人蛇」之船。

「蛇頭」——偷運「人蛇」之負責人。

「蛇皮」——偷渡者身上所穿衣服。

「捉蛇」——邊境警衞緝捕「人蛇」之行動。

「打蛇」——專門在邊境地方威脅偷渡入境者的歹徒，又稱「打蛇集團」。

唉！「屈蛇」，苦難的代名詞也。

地頭蛇

黃仲鳴

「地頭蛇」，《漢語大詞典》稱為「當地的強橫無賴、欺壓人民的壞人」。這解釋是對的，但時至今日，「地頭蛇」並非專指貶義了，如「他是地頭蛇，應該由他請客。」這「地頭蛇」，只是指熟悉這一地方的人。

「地頭蛇」非現代漢語，明代時已應用，如《西遊記》第四十五回：「這正是『強龍不壓地頭蛇』。」也有將「強龍」改為「惡龍」的，見清•李漁《玉搔頭•篾哄》：「惡龍不敵地頭蛇，古語縱來道不差。」掛在廣東人嘴裏的，卻是「猛虎不敵地頭蛇」。

除「地頭蛇」外，有「地頭鬼」一詞，其意與「地頭蛇」相同。元•馬致遠《青衫淚》第三折：「是小子新娶的個小娘子，不知逃到那裏去了。一定有個地頭鬼拐着他去，他們與我拿一拿！」

「地頭」一詞，是指「當地」、「本地」的意思。《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七：「家丁原是地頭人，曾認得柯陳家裏的，一徑帖兒進去報了。」

兩頭蛇

容若

蛇有兩頭？不過是一種假象。容若見過一種蛇，背部灰黑色，頸部有黃色斑紋，蛇尾圓鈍，頗像蛇頭，而且又有同蛇頸相似的黃色斑紋；最妙的是，蛇尾活動，一如蛇頭。所謂兩頭蛇，恐怕是指這種蛇吧？

這種蛇，分佈地區很廣，南起珠江流域，北至黃河流域，都有牠們的蹤跡。這大概是「兩頭蛇」一語及其傳說出現的客觀因素。

看過《水滸傳》的，都會記得梁山三十六條好漢中有個「兩頭蛇」解珍吧？當然，他與本地話「兩頭蛇」沾不上邊。

本地話「兩頭蛇」，相等於普通話「兩面派」。

例如，本地話「佢喺阿甲面前唱衰阿乙，又喺阿乙面前唱衰阿甲，正一係兩頭蛇」，相等於普通話「他在阿甲面前抹黑阿乙，又在阿乙面前抹黑阿甲，還不是兩面派」？

第一把交椅

吳昊

「佢喺公司坐第一把交椅，頂呱呱㗎！」

「大哥，頭一把交椅你坐定㗎嘞！」

嘿！唔理係工商界還是江湖幫會，但凡講到「最威水之人」、「冧巴溫」(Number One)、「大哥大」之類，都一律稱為「坐第一把交椅」也。

這「第一把交椅」，《水滸傳》描寫得最生猛，其時梁山泊大執位，好勇鬥狠的林沖非常不滿心胸狹窄之王倫的作風，適逢智取生辰綱的晁蓋、吳用等投奔，索性來一次梁山大火併，一刀殺死王倫，割下首級……

「吳用就血泊裏拽過一把交椅來，使納林沖坐地……」

「林沖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不必推卻；若有不從，即以王倫為例。』……」

「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眾人扶晁天王去中第一把交椅上坐定。」

整個過程簡直風起雲湧，首

先林沖火併王倫，吳用推林沖坐第一把交椅，但林沖拒絕，退讓給晁蓋坐第一把交椅……

沒錯，江湖最重視名份，第一把交椅係唔容易坐上去，自此之後，「坐第一把交椅」者定必係頭號人物也。

「頭號人物」俗話稱「第一把交椅」。甚麼是「交椅」？

原來古時中國是沒有椅子的，人們都席地而坐，而「交椅」就是最早的「椅子」，始創於唐朝。

宋朝張端義的《貴耳集》說：「今之交椅，古之胡牀也。」

在漢代時候，北方游牧民族傳入一種輕便的牀，牀面係用繩帶交叉貫穿而成，可以折起，類似今天的「馬扎」，稱「胡牀」，又稱「交牀」(取其由木材及繩帶交錯而成之意)。而唐人仿製為椅，遂名「交椅」也。

根據宋朝陶穀所撰《清異錄》:「胡牀施轉關以交足，穿綆縧以容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相傳明皇行幸頗多，從臣或侍駐野嶺，扈駕登山，不能跂立，欲息則無以寄身，遂創意如此，當時稱『逍遙座』。」

這段較為晦澀的文字，其實是說唐明皇喜好出遊，隨從大臣及車駕人員為便利皇上休息，便利用胡牀原理，創出交椅，可伸可縮，重不數斤，方便皇上坐下來休息，當時就稱為「逍遙座」，取逍遙方便之意，而這個唐明皇正式係坐真正第一把交椅之人物也。

大鑊

吳昊

「佢打死人呀，呢鑊杰嘞！」

「嘩，大鑊，今回實死冇生也！」

香港市井俗語但凡講到事態嚴重，搞到成身蟻，就會稱之為「呢鑊杰」或「大鑊」，究竟有何出處？實在好值得推敲一下也。

「鑊」，北方人叫「鍋」，高誘《淮南子》注曰：「有足曰鼎，無足曰鑊。」不過，古時之鑊，除係煮食用具之外，還是一種刑具，把人活生生的擲進大鑊裏烹煮，然後吃其肉……

《周禮・天官・亨人》:「亨（烹）人，掌失（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辨眡羞之物。」又《淮南子・說山訓》:「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這都表明，古時之暴君好以大鑊烹人，吃其人肉，中國文明常見原始面貌也。

干寶《搜神記》卷十一《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云：「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豈料，人頭自鑊中飛出，復仇雪恨……

所以每逢事態嚴重，就叫「大鑊」。

流嘢

吳昊

「吓，呢塊係玉？流嘢咋！」

「嗯，你個古董手錶流定堅㗎！」

但凡講到假首飾、假名牌、假功夫，江湖背語一律稱之為「流嘢」。

「流嘢」，即「假嘢」，相反，「堅嘢」，即「真嘢」，原本出自賭檔暗語。

據一九五四年版《社會黑幕》雜誌的專欄《偏門生意經》：「經營賭檔偏門生意之類……則賭檔之中，乃有『堅』(真) 與『流』(假) 之分，所謂『堅』者，則開賭者之勝負，純視乎運氣，即俗語所謂『賭五行』也，而一般撈家所集資經營之『大檔』，則均屬於『賭五行』，蓋此種賭檔之組織係為集股開檔者，其與經營正行生意無異……開『流』攤之賭檔，多為黑社會中人及地痞之流……非若撈家輩 (『大檔』) 先集合資本而後經營，其賭本既薄弱……故除開『流』攤外，殊無必贏把握也……」

這段文字反映出當時香港的兩種賭檔，「大檔」賭「堅」，「流檔」賭「流」。其時關於這類「流嘢」，有整個系列咁多，賭大小出術叫「流盅」、賭骰仔出術叫「流骰」、賭番攤出術叫「流攤」、字花師爺亂放貼士叫「流電」。

因此，但凡「假嘢」就稱「流嘢」也。

流電

吳昊

「嘩，我俾你嗰啲馬仔貼士害死，全部流電，鋪晒草皮呀！」

唉！真係慘，「流電」害人，因此，香港人一講到「假消息」、「假新聞」、「假貼士」，全部稱之為「流電」。

「流」即「假」之意，源自賭檔暗語，但「流電」何解等如「假消息」？難道這「電」係指「電報」或「電訊」而言？非也，只係與賭字花有關……

原來賭字花，係要投注落三十六個古人身上（等如六合彩之號碼），但為吸引婦孺賭仔沉迷，每日由字花廠發行一張紙條，上面印有「晨電」（或「申電」——因字花廠每日開賭兩次）及「花題」。

舉個例，紙條印着：「晨電：魔王崩潰。火沖沖，焚化阿房宮。」這「魔王崩潰」就是今日「花題」，而描寫崩潰情形之「火沖沖，焚化阿房宮」就是「電文」。

其時一般婦孺不識字，於是字花帶家全憑口頭把貼士傳開去，這就是「口電」了，有時故佈疑陣製造氣氛，臨時有新貼士，這就是「急電」了。

唉！字花騙人，否則政府不會禁止，所以全部皆「流電」也。

堅定流

吳昊

「你堅定流嘅，我思疑你係流嘅！」

沒錯，香港俗話之「堅嘢」(「有料者」) 和「流嘢」(「冇料者」) 又是源自黑社會語言。

當江湖人物相遇，互不信任時，就會用暗語「盤友」(即是向對方提出質問)，劈頭就問堅定流。

對方就要用《流詩》答：「你說我流不了流？三河合水是萬年流，也曾飲過紅花酒，我亦流時你亦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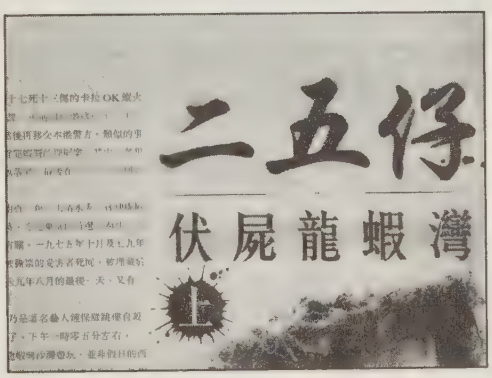
「盤友」的暗語是很妙趣的，以下是一個例子：

問：「你面咁青？」答：「面青心內洪。」

問：「你面咁洪？」答：「面洪鬼心。」

問：「你面咁黑？」答：「火燒少林寺。」

沒錯，火燒少林寺，帶出另一個黑話 (後來又成俗話)「二五仔」來。但凡出賣同黨或通風報信之奸細，一律稱「二五仔」。



《東週刊》

分餅仔

香港曾有一宗調查四年審訊九個月耗納稅人千萬元的金魚缸「分餅仔」案，竟全部宣判冇罪，非常滑稽。

某些法律界人士稱「分餅仔」乃金魚缸傳統已有，不能算是貪污云云。嘿！香港俗話有時又真係好有趣，如果直言「賄賂」、「貪污」，人人反面，認為唔俾面，但改個稱呼「分餅仔」，立刻舒服晒，毫無罪惡的感覺，大家好聽，啱晒中庸之道也。

「分餅仔」確係源遠流長，中國人不論祭祖婚嫁，一律要備有大量餅食，然後由家長分派，實行利益家族化，人人有一份，總之利益互惠，肥水唔流過別人田。

「分餅仔」後來變成了分錢，乃源自鬥蟋蟀的非法賭博，舊時香港是禁止的，但新界離島地區都時有舉行，他們害怕被差佬冚檔，枱面上是不設賭本的，只賭口數：「我同你賭四隻金豬！」或「我打五擔餅！」……

其時一隻燒豬有公價，一擔嫁女餅亦有公價，等如幾多錢立刻可以計出來的，這種以禮餅代錢做賭注的方法就叫做「打餅」了。

既然餅即是錢的代名詞，「分餅仔」當然暗示「分錢」了。所以，連貪污都要識得暗語，否則好難撈也。

師爺

吳昊

「約咗差館陳師爺飲下午茶！」

舊時香港人愛稱警局文員或律師樓文員為「師爺」的，甚至有一時期但凡政府部門文員都沿用此稱呼也。

按前清（朝）舊例，師爺為幕賓（或幕僚）的通稱，而幕賓之中又以刑名（執法）、錢穀（稅收）兩科最為重要。往時「紹興師爺」最為出名，精於智謀和打官司，油水撈到家肥屋潤，有世代相承，有從師學習，視為專業。

何解紹興師爺如此犀利？

原來江浙兩地自明代始已是儒家學術總匯，人材輩出，紛紛考取功名，進駐政府部門做官。後來，朝廷為了令每省士人有同等機會取錄，便設立限額制度，即是說，就算江浙儒生如何才高八斗，限額就只得那幾個，

其他全部落第，極不公平。於是落第之士把心一橫，做起師爺來了。

師爺所支取的並非俸祿（長糧），只是按月支薪，亦非屬於中央政府之「公務員」。

通常，中央政府遣派大官到省城治事，此官人地生疏，到衙門後就要訪查地區賢能，招為幕賓，助他管理該區。

按「幕賓」這名詞，出自《晉書•郗超傳》:「謝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清代對幕賓的延請甚為隆重，備用大紅全柬，柬內寫着：「敦聘某字某姓老夫子，在某官任內，辦理某事，用奉修金若干，謹訂。教弟某某頓首拜，某年月日。」

所謂「老夫子」，表明尊崇之意。所謂「教弟」，表明本官是接受教導的人。所謂「修金」，是表明與官職薪俸有別。而去官之後，這些幕賓也得引退呢。

行必

吳昊

「金山必，老襯多！」

香港俗話有好多與江湖背語有關，例如街道就稱為「必」。

要知道江湖人物「出來行」，當然街道任縱橫，搵食在此處，如果該街特別多老襯，容易落手，好過去金山掘金，就索性稱之為「金山必」了。

而這個「必」字，本是英文Beat，解作巡邏的意思；現在的警察術語，叫出勤巡街為「行必」、「睇必」或「守必」，非常有趣吧！

還有，江湖背語愛將「走」叫「扯」的，經常聽得人說：「你好扯咯嘅！」「食完飯先好扯喇！」

曾幾何時，連逃跑都叫做「扯」，例如「扯活」，等如「逃命」(逃走活命) 也。

斬鷄頭

吳昊

「文武廟斬鷄頭發誓！」

香港開埠之初，法庭審案遇到極大困難，因華人不慣手按《聖經》，甚至視宣誓作等閒，口爽爽，令到在法律上未能生效。

法院倒也識得應變，便想到中國民間的古老誓願方法，實行用斬鷄頭來代替宗教宣誓，但法庭乃莊嚴之地，總不能就地燒香點燭斬鷄的，於是便選擇了在被認為最靈驗的文武廟舉行了。

首先要由原告被告雙方合資購買雄鷄一隻，由廟祝供給，公價十元，其時之十元是價值驚人。

法院此時派出公證人用黃紙寫下毒誓，開首必寫「皇天垂鑒」四個大字，在神前跪拜焚化，由誓願者手起刀落斬鷄頭，誓願儀式便告完畢。

據說，文武廟前斬鷄頭發誓，甚能生效，因為其時民智未開，舉頭三尺有神明，警嚇性極高也。

這斬鷄頭發誓引伸出另一個俗話「誓神劈願」來。「誓神」就是上香向頭上三尺神明起誓，儘管生平如何為非作歹，總不敢在神的面前亂說話。而「劈願」，就是斬鷄頭了，上香燒黃紙，把生鷄按在長條櫈上，手起刀落，斬掉鷄頭，廣東話「劈」與「斬」同義。

大丈夫

葉翠華

女子稱與自己有婚姻關係的男子為「丈夫」，香港地更有句俗話說：「丈夫者，一丈之夫也，太太的管轄範圍就只有一丈的距離。」究竟，「丈夫」之「丈」是否真的解「距離」呢？當然不是了。

在古代，身高一丈的男子謂之「丈夫」。古時十尺為丈，成年男子約高八尺左右，故以丈夫為男子的通稱。

糟糕！那豈非只有姚明之輩才能稱為「丈夫」？未必，我們現在沿用的呎吋跟古代的尺寸是有點分別的，皆因周朝以八寸為尺，以此運算，即相等於現在的五呎三吋，相信大部份成年男子都超過這個高度吧！

二〇〇三年秋，有一部電影名為《大丈夫》上映，「大丈夫」一詞，早見於《孟子 • 滕文公》:「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就是說，有志氣而勇敢剛毅的男子稱為「大丈夫」。

至於形容沒有男人氣概的，就是「不丈夫」了，見吳承恩《西遊記》:「你好不丈夫啊！既受了師父趕逐，卻有甚麼嘴臉，又來見人！」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丈夫」曾是警察的代名詞，今天，已再沒有人提及矣！

腳鐐手銬

葉翠華

朋友閱讀圖書時看到「擺脫世俗的桎梏，解放思想」，問：「桎梏」到底是甚麼？

原來，「桎」和「梏」分別是兩種古代的刑具，讀音「疾谷」，前者是拘繫犯人兩腳的，後者則為手銬。這個說法，早見於《易 • 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周禮 • 秋官 • 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上罪即重罪，這類犯人手腳均要鎖上刑具，所謂「拲」，乃係兩手扣於一木。到了漢代，刑具的用法按犯罪的輕重而有不同，《漢書 • 刑法志》：「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

至於「擺脫世俗的桎梏」中的「桎梏」，係從刑具拘繫犯人使不能自由行動，而引伸為「拘束、束縛」解，這個意思是「不要受世俗觀念的束縛，要放開自己的懷抱，接受新事物，去解放自己」。像孫中山《倫敦被難記》：「雖然，華人之被桎梏雖極酷烈，而其天生之性靈，深沉之智力，到底不可磨滅」中的「桎梏」，亦為「束縛」之意。

蒙汗藥

葉翠華

每逢聖誕節後，總會看到諸如：「少女平安夜遭迷姦」等新聞。

「迷」者，當然是用藥使之失去知覺，此乃壞人慣用伎倆，少女歡渡節日宜提防。

查實，迷藥在中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喚作「蒙汗藥」。

「蒙」有昏暗不明之意；但主要是此藥可使肌肉鬆弛，汗腺分泌受抑制，因名。

蒲松齡《聊齋志異 • 老龍舡戶》中，除了蒙汗藥外，還有悶香，嗅了，同樣可以令人動彈不得：「或燒悶香，或下蒙汗藥，滿船客商，眼睜不能言，手軟不能動。」

北宋司馬光《涑水記聞》曾載一次以「曼陀羅酒」昏醉千人並盡殺之的事件。

曼陀羅乃梵語的譯音，為一年生有毒草本，花、葉、種子等均可入藥，是麻醉性鎮咳鎮痛藥，據說是蒙汗藥主要成份。

至明代施耐庵《水滸傳》中，曾多次提及使用蒙汗藥，此藥即大熱，隨後《七俠五義》、《小五義》及金庸小

說俱少不了它，且看《水滸傳》第三十八回——孫十八娘點點頭道：

「……俺見他腰間包袱鼓鼓囊囊，只道是官家富室收債催租的走卒，一包蒙汗藥將他麻翻在地，指望發些利市……」

「蒙汗藥」一詞，在港較罕用，但內地報章時有起用，如《安徽日報》曾有一段報道：「……犯罪分子李俊所用的『蒙汗藥』，是一種名叫曼陀羅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以上所舉的書證中的「蒙汗藥」，俱指其實義，倘作引伸義，則可喻迷失心性，如：沉迷上網是青少年的蒙汗藥。

咬雲與琴童

魯金

從前在鴉片煙館工作的人，通稱「琴童」。假如有朋友問他做甚麼工，他不說在鴉片煙館工作，只說做「琴童」而已。

「琴童」一詞，隨禁毒而消失，現在已沒有人說，而且也不知道「琴童」是甚麼。

另外又有一個已經消失的詞，叫做「咬雲」，這是吸毒的人，不說是吸鴉片煙，而說是「咬雲」。

「咬雲」的語源出於「吞雲吐霧」。吸鴉片的時候，是將燒成煙霧的鴉片吸進口內，然後將之從鼻中吐出，這形狀有如吞雲吐霧。將「吞雲」的「吞」字改為「咬」字，而將「吐霧」二字刪去，便成「咬雲」。

故吸鴉片者諱言去抽大煙，而說去「咬雲」，甚至簡單地用一個「咬」字代表吸鴉片，例如說：「去咬」，或問：「你咬咗未？」之類。

關於在鴉片煙館工作人稱為「琴童」，也是有原因的。吸鴉片的人都是骨瘦如柴的，這些人有如仙風道骨，因此稱吸鴉片的人為「道友」。在粵劇演出時，凡演道人的人物，後面照例有一位道童跟隨，這位道童，通

常是揹着一具七弦琴，隨左右。

在一些人物畫裏，也有道人遊於深山之中，背後一位道童也揹琴隨行。這個揹琴的道童，就是「琴童」，他是服侍道人的人。

在鴉片煙館工作，主要是侍候吸毒者，吸毒者既稱為道友，那麼侍候吸毒者的人，就有如戲劇和人物畫上所見的琴童一樣，因這位琴童是侍候道人的，跟他們所做的工作差不多，故此便稱自己為「琴童」，意指服侍道友的人。

禁毒雷厲風行多時，現在自然沒有煙館，也沒有吸鴉片的人，是以「咬雲」一詞已無人說，「琴童」這種職業，亦都不再存在了。

架步

關於「架步」一詞的語源，筆者年輕時訪問一位「和」字頭的「大路」(現稱為「大佬」)，他都無法解釋，其他年輕的後起者更加不知此詞的語源，這是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不高之故。

有一位已故的「白紙扇」，他姓陳，擅寫「南音」和「粵語」，是有文化的三合會人物。據他的解釋，「架步」，一詞的語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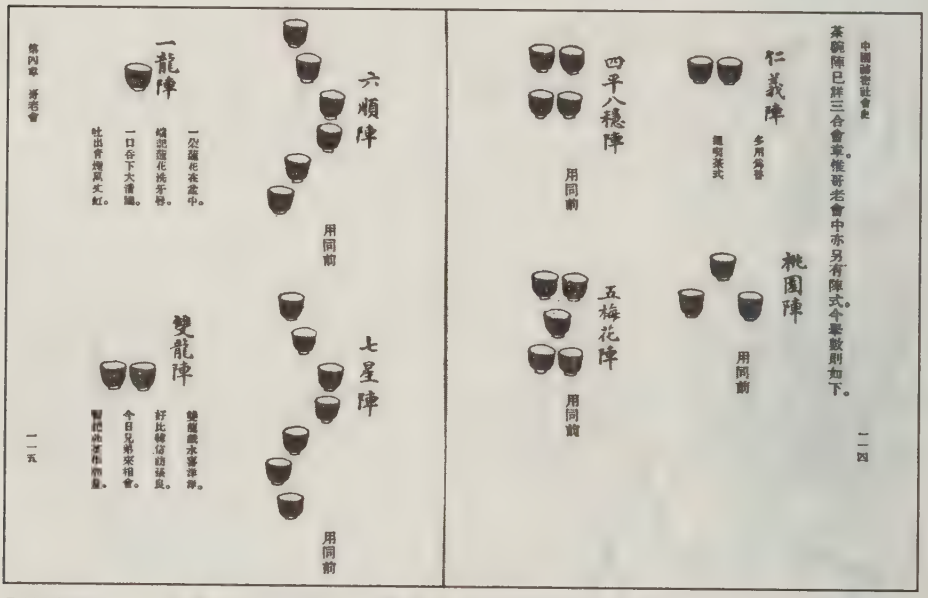
三合會是祕密組織，在清代是用「反清復明」作號召，因此每逢召集會員開會，開會地點都是祕密的。凡有資格參加這種集會的人物，都熟識會內的各種暗號，在開會地點附近，都擺設若干架式，作為指導前往開會地點的暗號。這些架式，多利用路邊石頭來擺設，有用三顆石頭擺成三角形，亦有以五顆石頭擺成梅花形，換句話說，就是擺石頭陣。

進入這些石頭擺成的架式的人，必須按照三合會規定的步法經過這些石頭陣，若不按照步法進入這些架式，這人便是外人，便不能到達集會地點。附近把風的人看見此人不依步法進入石頭架式內，亦會加以防範。凡會內人物都識依照架式的步法，自可到達集會地點。

這是「架步」一詞的起源。

因此，三合會對於懂規矩的人稱為「舐架步」，「舐」字上聲，意指為熟識，故「舐架步」即熟識規矩，後來才引伸成為集會地點，更廣泛引伸而為具有神祕性的場所，是以稱色情場所為「黃色架步」。

很多文人從字面上認為「架步」一詞不通，改寫成「架部」，這是不去研究語源之故，至於上述那位「白紙扇」的解釋是否真確，仍有待人們去繼續探討。



「茶碗陣」，三合會的另一陣式。圖摘自《中國祕密社會史》，〔日〕平山周編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編者注：「架步」一詞的語源，今有說法，是英文club的音譯字，來自上海洋涇濱英語，本意譯「俱樂部」，即供眾人耍玩娛樂的地方，還要補充的，是中文「俱樂部」一詞，取自日本人繙譯英文club這外來語時，所用的漢字名稱。）

打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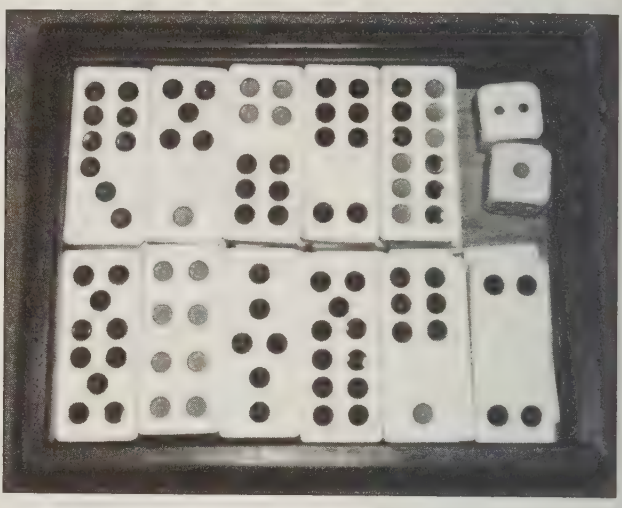
舊金

「打骰」一詞至今仍很流行，此語的意思是指揮一切，例如問一間公司誰人「打骰」，就等於問這間公司由誰人去指揮一切。通常說某人「打骰」，即是指某人負全責，即使不是公司老闆，亦是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或者是公司的大股東。

非法賭館中的牌九檔，做莊的人擲骰子決定取牌的次序，擲骰子通稱為「打骰」。做莊的人除了「打骰」之外，並有權指定應從左邊取牌還是由右邊取牌，亦有權將牌疊起，用各種方式取牌，牌九取牌的方式很多，計有十多種，例如「片四」、「七片」、「底出」、「龍頭鳳尾」、「獅子上樓台」、「梅花間竹」、「左一右三」、「左三右一」、「中間片四」等等。此外又有權指定取哪一門的牌，例如第三門的牌旺，可以用加三點的方法，把第三門的牌「偷」過來，總之，做莊的人在「打骰」的時候，有指揮取牌方式之權。

一間公司的負責人，有權指揮職員做甚麼工作，有權決定一切業務，有權調動各部門人手，其情形有如在牌九檔上做莊時，「打骰」指揮取牌一樣，因此問哪一位

「打骰」，即等於問哪一個人做莊，亦相當於問哪一位是有權決定政策的人。



在別的賭博行為上，擲骰子的莊家，都沒有像在牌九檔上的有那麼大的權力，例如打麻雀牌，莊家「打骰」只是一種例行程序，以決定怎樣開牌，並無權指揮怎樣取牌的；打天九牌，打骰的又不是莊家，是由莊家對門的一家打骰的。因此各種賭博中的「打骰」都沒有決策作用，只有牌九檔的莊家，才有權「打骰」時指定用某一種方式取牌，故可說「打骰」一詞是源於賭牌九。

食格棍

「食格棍」以前在小巴司機和的士司機中很流行，這句話的語意是本身的利益被對方強行吃掉。

在小巴方面的例子，是指某種情況下，本來有幾位乘客是應該由甲的小巴接載的，但乙的小巴突然駛至，將那幾個乘客接了去，通常是指在小巴站排隊的小巴，突然被不排隊的小巴駛來爭去排隊乘小巴的客人，那一部突然駛來的小巴，便稱為「食格棍」。

同樣，的士司機也有「食格棍」的情形，前面有位乘客在招手叫甲的士，可是乙的士突然從後越過，把那乘客爭了上車，則乙的士司機的所為，便叫「食格棍」。

「食格棍」也是從賭博上流行後才流傳開去的，在賭牌九的賭桌上，有一條賭例，是莊家所持的牌，其點數和閒家所持的牌的點數相同，則莊家的牌吃閒家的牌，

這種閒家和莊家持同樣點數的牌，莊家贏閒家，便叫做「食格棍」。

本來，照公平交易的道理，兩者的牌都是一樣，便不應有誰吃誰的，只因牌九賭例對做莊者有利，故而規定莊家可吃閒家，因此，引伸到凡屬本應公平競爭的，卻被人用不正當手段攫取了自己利益，就用「食格棍」來表達。

由於「食格棍」有人寫作「食夾棍」，就誤以為這句話是出自前清衙門審犯時所使用的刑具。清朝官員審案，動不動行刑迫供，其中一種刑具是令犯人跪下，雙腳因跪下而向後，於是在他背後的雙腳處，上下放一根棍子，然後使皂役站到棍子之上，使兩條棍子格痛犯人的雙腳，這種刑具名叫「夾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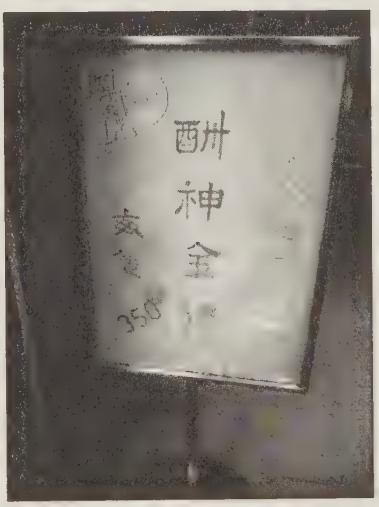
但審案食夾棍完全沒有利益被人用不正當方法奪去之意，所以「食格棍」不是源於審案，而是源於賭牌九。

金豬

魯金

香港常有人關注到黑社會問題，各方面都認為黑社會危害本地治安，要嚴厲對付。所有關注這問題的人，沒有一個會認為這是新的問題，大家都知道黑社會在香港存在已久。事實上黑社會是長期在下層社會中活動，從本港開埠起，黑社會已開始活動，他們在下層社會中攫取經濟利益，榨取人們的血汗錢，在榨不出的時候，就教唆他們用犯罪的方法取得經濟利益，然後坐地分肥。

由於長期活動，因此有很多黑社會的語言，也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正派的語言，這些語言一向甚少人了解其根源是出自黑社會。



我們現時仍可以見到一些燒臘店的招牌上，寫着「承接金豬」四個字，而大家也知道，「金豬」就是「燒豬」，但為甚麼「金豬」就是「燒豬」呢？因為「金豬」是黑社會對「燒豬」的稱謂。

黑社會有他們一套語言，他們稱之為「焙昆」。黑社會會員踢

新丁入會，交了入會費後，就由他的認頭人教他學識一套「焙昆」，由於在一個很長的日子裏，很多下層社會人物被踢入會，因此這許多的「焙昆」也就流傳開去，並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公眾的語言。

黑社會以「金」來代「火」，借火吸香煙不叫借火，而是問有沒有「金」。在監獄裏是不許生火的，但黑社會份子在裏邊有留火種的辦法，這火種稱為「金種」，互相傳遞火種偷偷地吸煙，稱為「飛金」。用火燒成的豬，因此稱為「金豬」，這是「金豬」的來歷。

黑社會用神靈來控制會員忠於組織，是以入會儀式是用拜神的儀式，他們也利用神誕來攫取經濟利益，故又常常燒豬酬神，當訂燒豬時不說「燒豬」，而說「金豬」，於是人們便也把「燒豬」叫作「金豬」了。

黑社會黑話變白語

魯金

有很多俗語是由黑社會的黑語變成的，由黑話變成公眾用語，可見黑社會在香港的勢力。

在二十世紀初，黑社會滲透到警方，於是黑社會用語經過警務人員之口傳播到社會去，便成公眾用語，而成「白語」，這是黑話變「白語」的過程。現在試舉幾個用語，以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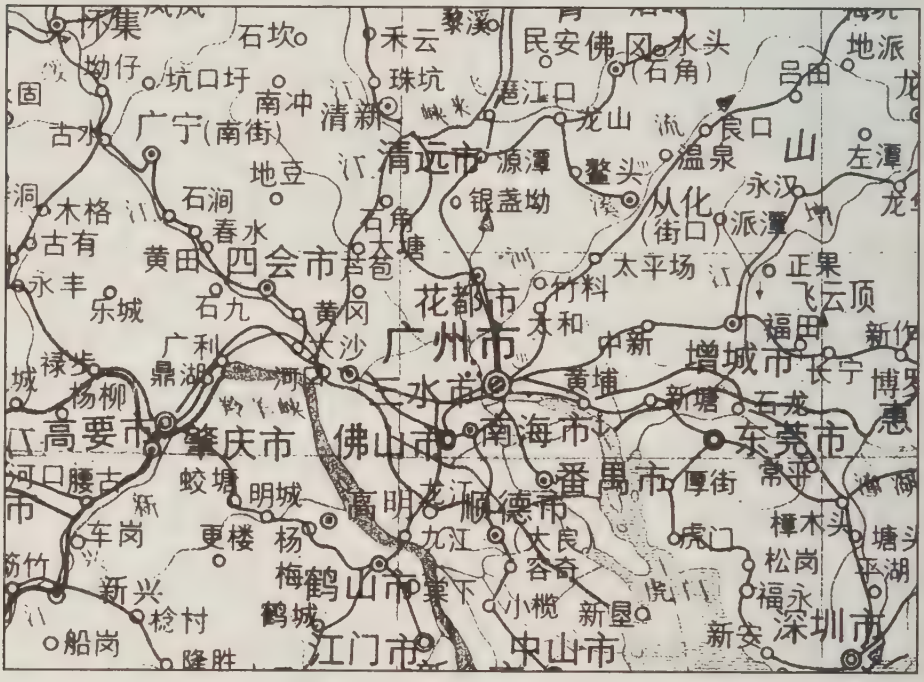
燒臘店的招牌下，有「酬神金豬」四字，燒豬稱為「金豬」，原是黑社會用語，黑社會忌用「火」字，亦忌「燒」字，因此以「金」代「火」，原因是火能尅金，是以黑社會稱拜神用的燒豬為「金豬」。

「正斗」一語，也是黑社會用語，黑社會進行入會儀式時，以一個木斗作為木楊城的代替物，上插五色旗，並有各種物品。凡會中正統的大路，在入會儀式時，必取出正統的木斗來舉行儀式，每個黑社會都有一個正統的斗，由上一代交下一代傳接，有如佛教的方丈傳衣缽給下一代方丈。這個斗稱為「正斗」。但黑社會很多人都想做大哥，傳不到正斗的，另立門戶，自設一斗，此斗非「正斗」。「正斗」後來傳出社會，成為公用的語言。現

在連店舖的名字，也有用「正斗」的。

「大圈」也是黑社會用語，「圈」字「城」之謂，因古時城牆是團團圍住市區的。黑社會入會儀式中，有些經常踏入圈；黑社會稱來自廣州城的人為「大圈仔」。如今「大圈仔」是甚麼，人人都知道，報紙也用「大圈仔」這個詞了。

又如「仆街」，這也是黑社會用語，在入會儀式時，發三十六誓之際，有惡毒的誓詞，其中有「死在街頭無人識，元寶做棺材，烏蠅做孝子」等誓詞，假如違反誓言，即仆街而死。故黑社會人物罵人「仆街」，即仆街死之謂也。



（編者注：大圈仔，原特指廣州仔，因廣東省地圖裏的市鎮，全用細圈為記，只有廣州市的圈號最大，故而得名，後來，香港人泛指從內地來港的大陸青年為大圈仔。）

大圈仔

魯金

香港有很多流行語，其實源於黑社會的隱語，例如報刊上常見的「大圈仔」一詞，這是指犯罪集團中的其中一類份子，而這類份子，由於多數是從省城移居香港的，故名之為「大圈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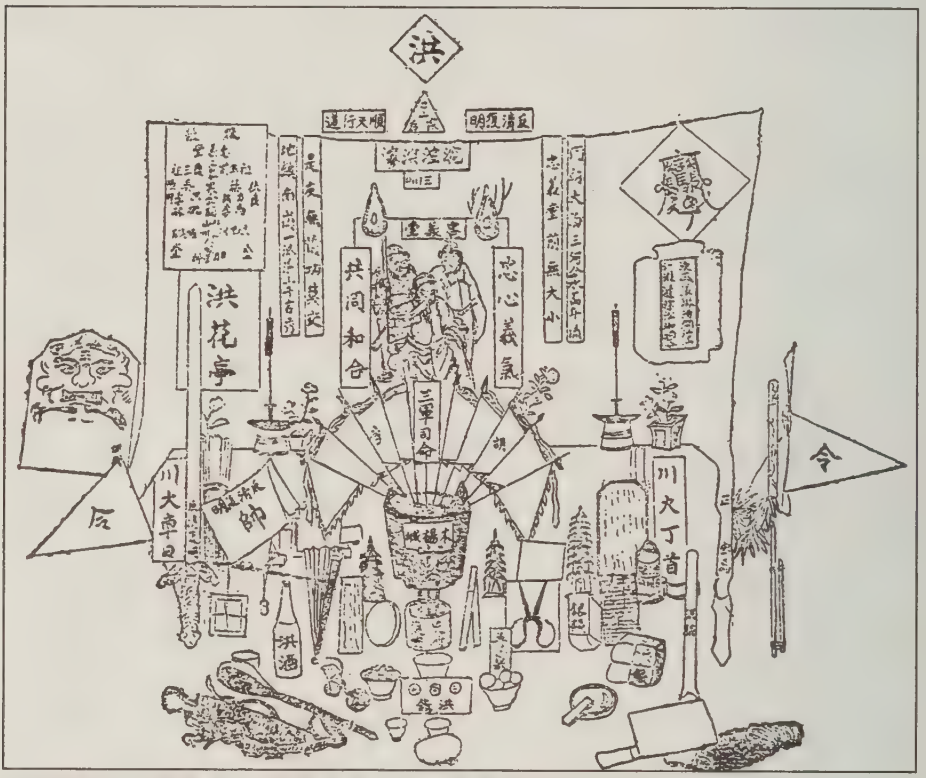
黑社會的入會儀式中，有一「入城」儀式，這儀式稱為「先鋒帶路入城」。據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抄本，有《先鋒入城時問答及會場陳設》一卷。按照入城程序表有：「一進洪門，二進洪門忠義堂，三進乾坤圈，四飲三河水，五到木楊城，第六冚被，第七彩七……」

會場中的木楊城，是用一個大木圓形的米桶來代替，這個圓形的米桶，上面貼一張紙，寫上「木楊城」三字，代表城池，另外又插着很多三角形的五色紙製旗幟，還有其他物品，如尺、秤、鏡、剪刀等物。擔任先鋒的，帶着入會的新丁來到這個「木楊城」處，繞行一圈，因此黑社會根據這種儀式，而將「城池」稱為「大圈」，這是「大圈」即「城池」之意的來源。

香港在清末已有黑社會，而省城亦有黑社會，本港黑社會份子向稱來自省城的黑社會份子為「大圈幫」，以

別於本地幫。兩幫向來都常因利益關係而衝突，但有時又因利益而融合為一。

當罪案發生時，警方偵騎四出破案，自然先找本地幫的黑人物查問，本地幫無人犯此一案，於是指為來自省城的人所幹，照黑社會份子的說法，這批來自省城的犯罪集團，便是「大圈仔」，於是社會也沿用「大圈仔」一詞，指某些來自省城犯罪人物。



本圖摘自《中國幫會》，衛聚賢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

香港稱為桂枝

魯金

黑社會用語中，稱省城為「大圈」，從省城來的黑幫稱為「大圈幫」，前文已經說明其來歷。

至於本地黑社會名稱，又稱甚麼幫呢？他們自稱為「桂枝幫」。

清末民初時期，香港幫會亦有到廣州活動，廣州的「大圈幫」亦稱來自香港的幫會為「桂枝幫」。

把香港稱為「桂枝」，亦有原因。在三合會入會儀式中，有一程序為發誓，誓詞有三十六則，稱三十六誓。三十六誓的最後一項，是「插桂枝」，這個儀式是入會的新丁，用雙掌把燃着的香挾住，香火向下，往地上插去，把香火插熄為止，意思是說，如有違背誓言，將如這枝香的香頭一樣被插斷，即殺頭而且有香火不繼的危險，是一項極惡毒的發誓儀式。

這個儀式稱「香」為「桂枝」，香港的「香」，便稱為「桂枝」，香港又稱「桂枝港」，他們將香港的「港」字省略，故稱香港為「桂枝」。

三合會入會儀式有點像唱戲曲，曲詞似詩句，唱時近似唱南音及粵劇，是以三合會舉行新丁入會儀式時

稱為「開墟做戲」。在唱詩的時候，將早期創辦三合會的英雄人物的歷史唱出來，其中唱出前五祖在結義為盟

《少林五祖》劇照。

的時候，因為在火燒少林寺時逃出，狼狽不堪，甚麼都沒有，就在路邊扳握桂樹的樹枝作神香來使用，禱告天地，誓報此仇。是以在入會儀式時，把神香稱為「桂枝」，插香稱為「插桂枝」。

本港警方曾將三合會入會儀式拍成一部電影，作為反黑組之一項研究課程。筆者發現整個入會儀式，和粵劇有很多血緣關係，這可追溯李文茂在佛山與瓊花會館起義反清的歷史。

曬馬

魯金

香港方言中有很多因江湖人物使用而略加變化，便不容易考證語源出自英語，因為人們一向以為黑社會人物不會識英語的，是以不敢想像黑社會的焙語是來自英語。

例如「曬馬」一語，源出自「騷曬啲馬仔出來」的簡稱，即將「騷曬」的「騷」字省去，餘下的只留下一個「曬」字，變成「曬馬」。

黑社會用語中的「曬」，原是不好意頭的字眼，賭場沒有賭客來賭錢，稱為「曬蓆」，鴉片煙館沒有生意稱為「曬燈」。因此，「曬馬」的「曬」字，不會是原本的「曬乾」的「曬」，如果是這樣，即等於叫手下的馬仔去曬乾。由此可知「曬馬」實由「騷曬啲馬仔出來」的簡稱。

「騷曬」是賭場用語，是用撲克牌賭錢的一種賭博用語，上海人稱為賭「沙蟹」，香港人叫「話事啤」，亦常以英語稱這種賭法做Show-hand。

上海人所叫的「沙蟹」，實為英文的上海話音譯。香港亦有音譯為「騷hand」的。這種賭局的特點，是先將現金全部放在桌面，此舉叫做「騷曬啲現金」，亦即將自己

的實力「騷曬」出來。「曬馬」也是將自己的實力「騷曬」出來之謂。可知「曬馬」的語源是出自英語的Show。

由於一般人多用「騷」來形容顯示實力，如叫人將本領拿出來看看，會說：「騷啲本領出來啦！」是以黑人物用「曬」而不用「騷」，這是「曬馬」語源的出處。

香港的黑社會份子，大都是讀過番書的，這是由於本港實行免費教育所致。我們常常聽到黑社會滲透入學校的新聞，是以黑人物的背語由英語變化而成，並不希奇。

方案今表決 2100鐵馬佈防

未圍立會 警先「曬馬」

《明報》

雷氣

魯金

現時仍在下層社會中流行的「雷氣」一語，意思解作「義氣」，通常在問對方夠不夠義氣時，會說：「你有無『雷氣』？」「雷氣」作為「義氣」的黑話，經常在電影或電視劇上聽到，已很普遍的了！

為甚麼「義氣」會稱作「雷氣」？首先應了解黑社會用語中代表數目字的用語。黑社會以「之、雷、汪、扇、乍、龍、吉、絲、色」九字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這九個數目字，其中「二」這數目字，以「雷」為代表，「義氣」的「義」字與「二」這個數目字同音，因此「義氣」就轉呼為「雷氣」。

香港有很多行業，都有用各種代詞代表數目字，目的是令同行在交易上說出價目時，行外人不知道貨物的真正價目，以掩蔽他們所謀取的利潤的多少。

在本港商業訊息未流通時，行外人是無法知道貨物的真正價目的，尤以早期流行代詞代替數目字；黑社會份子的用語，也是不讓外人知道他們在說甚麼，其中在討價還價時，就要使用一套代詞代替數目字，這套代詞早期相當流行，而且派生了其他的代詞，這些代詞有個

俗名，叫做「焙語」。

「焙語」又寫作「背語」，或「隱語」，「焙」字在廣州話有「閉塞」之意，常用者有「值得焙」，意指消息不靈通，用這個字形容那些不是同道中人所說的詞語，就是「焙語」，寫作「背語」即指這些詞語背後另有深意。「隱語」也是隱藏着真意的語言，不是表面上所說的語言。

數目字的代詞引伸而為非數目字的代詞是常有的，把「雷」字代為「義」字，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江湖上，黑白兩道均以關雲長為最具義氣的代表。

砌生豬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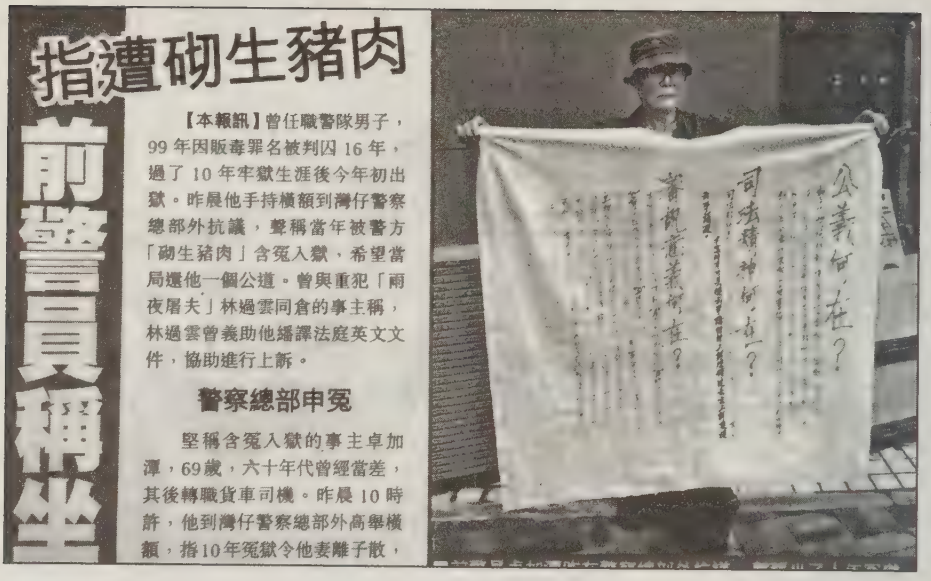
「砌生豬肉」一語，本來只在警界中流行，後來由於「砌生豬肉」之風流行起來，於是成為一個全面流行的俗語，這句話的意思是「砌詞誣告」。一個本來無犯罪的人，被羅列罪證，砌詞控告他犯罪，這叫做「砌生豬肉」。

在廉政公署未成立時，本港貪污風氣極盛，受賄的警方人員，對真正的犯罪者網開一面，但又不能無工作表現，就要想辦法向一些毫無反抗能力的人進行「砌生豬肉」。

這個詞在十九世紀已流行，當時警局內的師爺英文水準極差，常用中西合璧的語言和英籍警官談話。「砌生豬肉」是中西合璧語言的代表作，其中「砌」字是中文，即「砌詞」之「砌」;「生豬肉」則是英語charge的譯音，「charge」解警方落案控告之意，「砌charge」便是「砌詞落案控告」。

早期的師爺把charge讀成「生豬」之音，而「砌生豬」乃變成「砌生豬肉」，加了一個「肉」字之後，就把語源弄得難以考證，故很多警務人員，至今尚不知「砌生豬肉」一語是源於「砌charge」。

《蘋果日報》



前警員稱收生豬肉指遭砌生豬肉

【本報訊】曾任職警隊男子，99年因販毒罪名被判囚16年，過了10年牢獄生涯後今年初出獄。昨晨他手持橫額到灣仔警察總部外抗議，聲稱當年被警方「砌生豬肉」含冤入獄，希望當局還他一個公道。曾與重犯「雨夜屠夫」林過雲同倉的事主稱，林過雲曾義助他繙譯法庭英文文件，協助進行上訴。

警察總部申冤

堅稱含冤入獄的事主卓加潭，69歲，六十年代曾經當差，其後轉職貨車司機。昨晨10時許，他到灣仔警察總部外高舉橫額，指10年冤獄令他妻離子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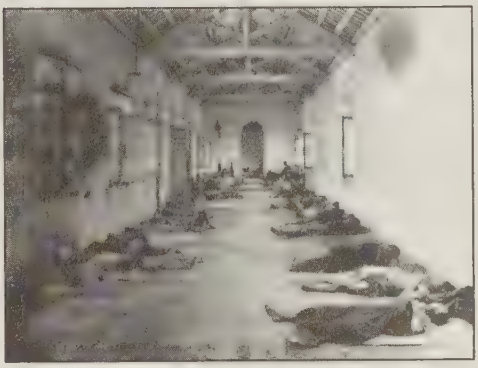
香港淪陷時期，有很多曾在香港差館當過小師爺的人逃難到韶關和桂林，當時筆者在曲江認識一位羅君，以販故衣維持生活。有一次他被當地的稅警控告走私，他衝口而出說：「你哋無謂砌生豬吖，我一介良民！」筆者覺得他說「砌生豬」這句話頗新鮮，問他「砌生豬」是甚麼？他便說出這是香港未淪陷時流行於警方的用語，並述其語源。

及抗戰勝利，香港重光，回到香港後，「砌生豬肉」一語興起，顯然「砌生豬肉」是由「砌生豬」而來。

（編者注：現今，「砌生豬肉」一詞，除警方之「砌詞落案控告」外，也可作「插贓嫁禍」解。）

洗太平地

洗太平地是香港在十九世紀一次鼠疫流行之後，由潔淨局執行的衞生措施。由於鼠疫被證實是由老鼠帶菌，自鼠虱將疫菌傳至人體而來，因此當局規定所有住宅和舖戶，都要定期清潔，由衞生督察到來檢查。清潔的第一步是洗地，其次是將所有牀板取起來，以便檢查牀底有無污穢之物及老鼠洞。



醫治鼠疫病患者的臨時醫院。

這種衞生措施，目的是驅除疫症，故此稱之為「太平」措施。「太平」也者，「天下太平」之謂，有此措拖，則人人太平。而這種衞生措施，以洗地為第一目標，故名「洗太平地」。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持續執行，到六十年代初，由於居住環境已經改善，因而取消了「洗太平地」。

當六十年代有關衞生方面的「洗太平地」取消之後，在警界和撈家方面，就用這一詞來形容另一種例行公事，因而有另一種「洗太平地」。

當時貪污和賄賂大行其道，本港有很多半公開的賭窟和毒窟，這些賭窟毒窟的營業，近於公開性質，人人都知道它們的存在，受賄的有關方面，不能長期詐作看不見，因此也要執行「掃蕩」，假裝接到消息，知道某處有賭窟毒窟，煞有介事地前去掃蕩。

但是在掃蕩之前，先暗中通知賭窟毒窟的主事人，叫他們準備一些「替死鬼」在窟內被捕，因此每次掃蕩，都會拘補到一批賭徒和吸毒者的，但這些人，都是受薪的職業代罪者。

經過這一次「掃蕩」之後，便可以做一報告，說此區的賭窟毒窟已被全面掃蕩，天下太平了。而撈家方面，則形容這一種「掃蕩」是和以前的「洗太平地」相似，故凡遇到此種「掃蕩」，就稱為「洗太平地」。

一八九四年，香港曾出動英軍執行消毒工作之洗太平地。

紮炮

「紮炮」是一句流行語，意指沒有飯吃，餓得要命。這個詞的來源，和香港早期的生活史有關。

首先，香港人早期所穿的衣服，都是唐裝，褲子是要用褲頭帶來綁紮的，褲頭帶通常是用布或縐紗製成，亦有用繩子或鹹水草來作褲頭帶的，此其一。其次是，當時香港有多家炮仗廠開設，有很多家庭，領炮仗廠的炮仗殼回家，作為家庭加工而討生活。

炮仗的製作過程，是先用土紙捲成一個炮仗空殼，然後將這些空的炮仗殼逐個豎起，排成一個六角形，再用繩子圍繞六邊形的炮仗殼邊，紮成一「餅」，才發給家庭工加工的。家庭工領來這一餅一餅炮仗殼回家，用一條長針形的工具，逐一挑鑿炮仗殼內邊的紙捲，使炮仗的底部封密，這種工作，稱為「鑿炮」。

炮仗殼在製作時是兩頭通的，必須要將其中的一端密封，才能在放入火藥時不致漏出，故「鑿炮」就是將炮仗殼的底部封口。封密了之後，就交回炮仗廠，在廠內灌入火藥和插引，再將炮仗口封密，便成炮仗。

炮仗空殼需要紮成六角形為一餅，而一個人在沒有飯吃，肚子空空時，也不能不將褲頭帶收緊，這種情形和用繩子將炮仗空殼紮成一餅相似，因此當沒有飯吃，要紮緊褲頭帶時，就名之為「紮炮」。

本港早已沒有炮仗廠，而人們亦不用褲頭帶來綁紮，但「紮炮」一詞至今仍流行，不過由於香港已無紮炮仗殼和「鑿炮」，是以說「紮炮」的人，亦不知此詞的來源。

炮仗廠內，工人曬炮餅。

莫薑與夠薑

李小鵬

江湖隱語，叫做春點（或稱「春典」），本是一些只供自己人溝通之術語，有一套特訂和共通的「法定」語言，原意不想外人得知，可是，黑道中人，不少是平民百姓，遂令這些「深不可測」的祕密語，普及化，並成為一般人的口頭禪、常用語。

相反，有一些，本來是很普通的方言俚語，由於被江湖人拿用，導致我們誤為黑語，舉一個例，說別人沒膽子，平常的廣東話是：「無膽」（沒膽色）。而江湖人則說成：「莫薑」。那麼，點解「無膽」會等於「莫薑」呢？

「薑」，生草本植物，味辣。由於薑是「辣」的代表，故，「狠心辣手」的，我們便稱之為「夠薑」；相反，就是「唔夠薑」了！「莫」者，在廣東話裏是「沒有」的意思，「無錢」叫做「莫水」，「不夠狠辣」就是「莫薑」了！

「薑」點解等於「膽子」呢？就是因為做一些夠狠辣的事，非有足夠的膽量不可，從這轉化而成。

在此呼籲一些研究香港話的朋友，不要一聽到那些江湖常用語，就肯定它是「黑語」，應先研究一下它的真意，才作定論。

DUP餐飽

李小鵬

天下第一無答案的大疑題，是有鷄先，定係有蛋先？這是相對邏輯的不解結。

香港俗語裏，也有近似的困惑，究竟指「煞車」的「DUP車」是從英文STOP的音轉，或是中文「踏BREAK」(俗為「DUP逼歷」，即「踏停車的腳掣」也) 的「踏」字轉音呢？

警察用語，常言：「DUP佢返嚟盤吓啦！」(抓他回來，問個原委)，該個「DUP」音，是哪個「DUP」呢？

差人用手扣鎖疑犯時，臨落鎖的動作，我們叫做「塔」，正寫是「扠」，那麼，這個「扠」與「DUP」有沒有關係呢？

因為差佬拉人回去時，常說為「扠佢返去」；按分析，「扠」，應該有「押」意，而「押」是「押解」、「捉拿」之意。

但，「押」與「DUP」兩字音，又有雲泥之別呀！

「DUP」音的「耷」，是「垂」也，「耷頭耷腦」和「頭耷耷」，即「垂頭」咁解。

而「DUP」音，在黑語音，又作「比併」之意，「隻DUP」(或「隻揪」)，即「單對單之戰」也。

究竟，哪個「DUP」配哪個「DUP」，才對呢？

吹水

李小鵬

「吹水」算不算是黑語呢？

以前，只要按電視台節目的對白，便可衡度到雅俗的定位，因為電視台是受廣管局監管的，不得雷池越步，所以，電視台自家有一個非常嚴緊的監察部門，在所有節目出街前，預看一次作檢查，並印製一份內部流通的「對白限用表」，派發給各監製、編導和編劇，以茲禁用。

「吹水」，看字面，似乎並無不雅，實際上，也不粗鄙，不過，一直以來，都只有黑人物才用的。

「吹水」，簡單而言，是「吹牛」咁解，意取一個人講話天花亂墜，口沫橫飛，水花四濺的形態；另一個講法，是從一個兒玩而來，就是孩童愛將一個小圓圈染上番梘水，然後向圈中的梘液用氣一吹，便有無數的肥皂泡飄颺空中，不過，這些大大小小番梘泡飄浮不到十多秒，便會自動爆破，消失得無影無蹤，「吹水」便是取吹肥皂的意象，即吹得多大也徒然也。

近期，常在電視聽到「吹水」一詞，連尊貴的議員也在立法會議事廳裏，大嗌「吹水」「吹水」，看來「吹水」深入民心了！

湧車

李小鵬

試問大家一個問題：「賽車」和「飛車」有何分別？

「賽車」和「飛車」兩個詞語，同樣是「開快車比併」，本質上無分別，若究其委，則「賽車」一詞，是比較正點，即如公開、公正的合法比賽，而「飛車」，則有那種違法的「非法賽車」的意味。

「飛車」除了是非法賭博的賽車比併外，也可以說是「開快車」的代名詞。

有關「鬥車」的名詞，香港俗詞中，也有很多，例如：

「鍊車」。「鍊」是俗寫字，正字是「攆」，是「誓死把持着而不脫手」之意，後引伸為「比鬥」、「拼過」。「鍊車」，顧名思義，就是「賽車」也。

「片」、「砌」和「鍊」字，平常用作形容打架居多，如「同佢鍊過」；而指打架的術語中，除「鍊」字外，又有「片」和「砌」，江湖上，曾對「飛車」又有另一稱號，叫做「湧車」。「湧」是「向前衝上」的意思，正好脗合比賽時，爭頭位的態度。

現今，車手相約「片過」，只是輕輕的說「走一轉」……

咬蔗幫

「咬蔗幫」，一個既親切，又趣怪的名字；它有黑幫集團的感覺，卻原來與惡勢力無關；不過，「咬蔗幫」的成員，不乏黑社會份子；雖說可能與歹輩有關，「咬蔗幫」卻不是一個組織社團，它只是用來形容一般低下層平民百姓的代名詞，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是獨立個體……

「咬蔗幫」一詞，大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出現，現代已比較少人說了。

究竟，「咬蔗幫」是甚麼組織？又何以形成呢？

八十年代初，香港電影業，可算是黃金時期，人材盛，好戲多，電影院經常滿座；由於戲院旺場，多人出入，故此，在戲院門口擺賣小吃零食的攤檔也不少。戲院門外的熟食，除魚蛋、粟米、栗子，還有鹵水的豬腩、鷄腳，甚至甘蔗。好啦！那批穿拖鞋、背心短褲的街坊，買了鷄腳、甘蔗蹲在座位上看戲，邊吃邊吐出的鷄骨蔗渣，散場後，總弄得一地垃圾，混亂骯髒，所以，這批行為隨便，無公德、無教養的人，被人冠名為「咬蔗幫」啦！

今天，隨着香港電影沒落，連「咬蔗幫」也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滑石

李小鵬

有不少人，一提起黑社會，便指為下三流，沒教養的階層。

首先聲明，本人並非為黑社會抹金或替他們平反，並且，對黑社會的為非作歹的暴行，直感深惡痛絕，但，作為一個對文化研究如我者來看，應要抱平常心的客觀態度，去探討任何有關事物，例如，黑社會背語，它的形成，極非下賤，相反，還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的，現試舉一例——

犯法者被拉去坐牢，是為「受靶」、「入冊」；入獄坐監時間長久，則說為「受幾多籠」或「受幾多繭」，因為「籠」與「繭」皆是「困身」的形象化物件，遂有「受兩籠」（即「受靶兩籠」，意指「坐兩年監」也）等從監獄傳出來的黑語。當明白到「受靶」與「繭」的關係後，我便可向各位再講另一「肥皂」的別號，通常，肥皂，香港人俗稱為「番梘」，但監犯們卻非常忌諱「返」回「繭」內的不吉意，而將如小石頭般形狀、及硬度和滑手的肥皂，叫做「滑石」。

細諗下，黑語創作者，確實花了不少心思腦汁，既有聯想，也得懂忌諱，少點墨水不成！

跑山籌旗搭棚仔

李小鵬

香港是個怪地方。

人們很吝嗇身邊的一切，由感情至財富，可是，豪情濫交的人，多至遠征大陸；孤寒的財閥，分分鐘願拿一二千萬捐款做善事，每個星期六，有團體賣旗籌款。

從賣旗籌款，令我想起與之有關的黑語。

在黑社會暗語裏，稱「借錢」為「籌旗」，原因是借錢的人，一定是窮白如洗，或有難、急用、等錢使，才向人想辦法；「籌旗」，便是借用賣旗籌錢，結集各方銅鈿的意思，引伸而成的背語。

另外，由於借錢，又叫做「撲水」，即要通處周章四圍撲，跑上跑落，故，向人籌旗，又暱稱為「跑山」，有馬不停蹄，東撲西撲的肉緊場面，好比想盡方法張羅銀両的心急人的心情。

「搭棚仔」，是收集錢財的另一代號。

「搭棚」者，即逐一逐一的竹槓搭建上去，有慢慢累積竇集之意，所以，「搭棚仔」有不停「籌旗」的意思外，也可解作為「夾錢」，尤其眾人食完嘢夾錢埋單時，就是「搭梗棚仔」啦！

呢期

李小鵬

口頭禪是一個很奇特的東西，它固然有獨特精闢的含意，此外，還有風行的時間性，可能流行一段時間後，從此絕跡江湖；又可能，一直無人留意，一下子突然洶湧殺出，講到成行成市，人人琅琅掛於唇邊。

本文與各位一談的，就是現時非常流行的一個「老方言」——「呢期」。

「呢期」，即「這一期」;「期」，「時日」也，又或是「約定的時候」。

「呢期」，本是老廣東話，不曉得是哪個鄉鎮的土話，但以四邑人講的多；「呢期」，在現在當今的解釋，已超脫了舊意「這一時期」的單層意義，它已是「呢一次」的同義詞了，例如：

「呢期無死囉！」(這一次，無死了！)「呢期，掂硬！」(這一次，一定成功！)「呢期」由藉藉無聞，突然「人氣急升」，暴發彈出，成為近期的熱門口頭禪，可能我哋被分「期」付款供樓、還卡數逼害得太緊要，每一「期」糧都很緊，連假「期」都做兼職，先至可以如「期」供樓，「期」望早日有個安樂窩，所以，「期」字派，今期真係出人頭地了。

大我呀？

李小鵬

街頭有兩人對罵。

甲說：「咩呀！你大我呀？」

乙說：「我大你咪大你咯！」

甲還擊說：「你嚇鬼呀？」

乙答：「哼！我大你唔起呀？」

這是很典型的香港新人類的罵戰用語，除了一些外地人不明所以之外，不少本地人一聽，總覺得他們帶點黑社會口腊，查實，以上的對白，全部是我們生活內演變出來的俗語，只不過，江湖人物喊打喊殺的機會比較多，所以，令大家以為這些「常用語」歸化為黑語罷！

「大我」，意思是「唬嚇我」、「欺壓我」；大有形勢比人強的感覺。

「大你唔起呀？」即是我不夠能力「大你」嗎？意味着，我的能力足夠有餘。

「大我」一詞，是由賭話事啤（SHOW HAND）衍生出來的，賭話事啤經常會「偷鷄」、「拋浪頭」，甚或比話事人落的注碼加大，逼使對手投降，這時的行內術語是為：「大你！」其實，「大」一詞，並非黑話。

「嚇鬼」及另外一些大家吵罵時都以為是黑社會語的詞句，下一篇再與各位研究。

嚇鬼

彭志銘

香港黑幫電影情節，兩黑人物互罵鬥窒，其中一個喊打喊殺，對家反駁：「你嚇鬼呀！我好驚呀！」

「嚇鬼」一詞，是香港創作的俗語，取其「你想嚇人（或嚇我），必定不會成功」之意。

那麼，為何想嚇人，會變為「嚇鬼」呢？而且，嚇人也不成功，何況，嚇那比人還更可怕的鬼怪！

看過一位前輩的解說文章：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愛用「反話」；人的「相反詞」，公認是「鬼」，於是當一個做「嚇人事件」，不能成功時，便反說為「嚇鬼」。此詞的用法，通常是還擊他人；「你嚇鬼呀！我唔驚你㗎！」

我對上述解釋，十分有保留；我的睇法，是「你嚇鬼咩！」的原句，應是「你想嚇死人咩！」。

「嚇死人」的語法，可解讀為「嚇得人半死」的「『嚇死』一個人」，但文字卻被調動成「嚇『死人』」，當中的「死人」（即「死了的人」），正正就是「鬼」，所以，「嚇死人」，便變成「嚇鬼」矣！

不知各位看官，有何意見？

文首第一段尾句，說「我好驚呀！」實是反語，有不在乎的意味，藉此反諷對手！

凶我呀？

李小鵬

前篇，談及一些香港人嗌交時，常用的俗語，普遍而言，總以為是黑語，但，細心分析後，便發覺，全是由我們生活文化中易變而成的，例如：「大我呀？」本是賭話事啤時的一個專有名詞，即「你想拋我浪頭嗎？」

另外，「嚇鬼」一詞，解釋為「你想唬嚇我？怕你只是浪費時間吧！」那麼，為何「嚇鬼」一詞，會有這個「深層意義」呢？原來，一般而言，人是怕鬼的，只有鬼才會嚇到人類，不會有人嚇鬼魎的，就算有人夠膽去嚇鬼，相信，鬼也是不怕的，所以，「嚇鬼」一詞，在這方面來說，就是等如「徒勞無功」，故，我們聽到人家對罵：「你嚇鬼呀？」(或「你嚇鬼我呀？」) 即是說，你在浪費時間和找錯對象。

現今，最流行的一句同類型的「拋浪頭」用語，是「凶」; 用法是：「你凶我呀？」、「凶你咪凶你咯！」

「凶」，很簡單，就是「凶神惡煞」的「凶」。若杏眼圓睜地瞪着對方，便是凶着對方；此外，出言恐嚇的唬逼對方，也是「凶」，可能「凶」，是由「恐」音異轉而成的。

雖然，「大」、「嚇鬼」和「凶」並非真正的黑語，但也不宜常掛口邊。

坤、滾、棍

李小鵬

劉天賜以「小寶神功」浪走江湖，叱吒無兩。

《神功》第一招之「讚」字訣內有五忌，其中一忌為：「坤」(這「坤」字，是他書中所寫的字)，小寶解釋：「坤」者，騙人之謂也。

呵！呵！「坤」，這個音，在廣東話內，若解作「騙人」，正寫則是——

有人說是「滾」，因為廣東俗語有「滾紅滾綠」、「出去滾」、「滾人家的老婆」……。其實，「滾」，只是大水流動、熱水湯沸和物件旋轉之意。

意指去騙人的「滾」(或「坤」)，有人說，正字是「棍」。「棍」，除了是「一支木條子」之外，古時鄉間泛指無賴惡人，曰為「光棍」、「地棍」或「痞棍」，並引伸為「蝦霸」和「欺騙」別人。

黑道中人的背語，稱「口」為「坤」[①](注音)，因「滾人」是靠把嘴也。

註[①]：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有不少三及第文章和小說，愛用廣東話入文，當遇上有音無字的方言俗語時，常以同音字代之，「騙人」之「坤」音，亦會寫為「昆」。彭志銘的《正字正確》一書，有專文研究。)

點點檔

基本上，「檔」除了是一個小攤位的意思之外，現被引伸為一個地方咁解，「賭檔」，就是一處聚賭的地方，「賭檔」是有貶意的，因被政府認許者，不算是「檔」，而是「場」。

「檔」是屬於小型的、不合法的「檔口」，再者，非法的「賭檔」還有另外一個別號，叫做「大檔」，取其「大大殺起」(即「多多都賠得起」) 的意頭。

「散檔」，有三意：一是眾合夥人分家，將合營的公司關閉；二是取合作做生意不成的概念，即分家，分手也；三是尋仇時，去破壞他人的地方，「散」是「拆散」、「打爛」之意。

「過檔」，是由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定檔」，這詞語是用來形容一個人的性格或表現，是「淡定」，若指一件事情，就是「穩陣」也。

「冧檔」，以前指一間公司倒閉，現多用作形容做到好疲倦，不支倒下！

「點檔」，哈！這詞則是指「一個人不負責任」或「某些事情實在無須太認真」之意，本文便是也！

扯友、拖馬、吹鷄

李小鵬

「友」，朋友也，廣東人愛叫朋友做「友仔」，親切的暱稱，後來，引伸為「一個人」咁解，例如：「嗰條友仔好麻煩……」(那人很麻煩)。

從「友」，發展出「自己友」，那是「自己人」之意；自己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兄弟，尤其在黑社會裏，「自己人」即是「同門兄弟」也，找兄弟幫手打架，叫做「扯友」。

「扯」是含有「拉」之意，拉人家出馬的「扯友」又叫做「拖馬」。

「馬」，就是「馬仔」，即「部下」、「屬下」、「手下」或「門生」；拉出自己的馬仔與人對壘，是「曬馬」。

由於「扯友」、「拖馬」同樣是拉出自己友幫忙，所以「扯友」又可叫做「扯馬」，而「拖馬」又可以叫做「拖友」。

「拖馬」與「拖友」，在行為上，基本是一樣的，問題只在乎上述的「馬仔」是下一級輩份，「友」是同級的人馬而已。江湖上，對舊式「扯友」的「班馬」名詞，有一個極新的稱號，是「吹鷄」。

吹鷄

彭志銘

有人問：「吹鷄」算不算是黑社會背語？我的理解：當然不算啦！

廣東話「吹鷄」，是中國語文的縮略詞，原文是「吹銀鷄」，北語是「吹哨子」。

「哨子」，是一種輕便的小笛子，常於發號施令時使用，例如比賽開始，鷄聲一響，眾健兒便向前奔跑……又或球賽完畢，「吹鷄」收場。

在香港，學校上體育課，老師會「吹鷄」向學生發出召集訊號，哪為何「吹鷄」會變成「黑語」的呢？原來，在監獄內，獄警亦用吹哨子的方式，通知囚犯集合，警務人員稱這舉措為「吹鷄」，即是說，「吹鷄」一詞，本來就是民間簡單的常用語，再而演變成警界術語，哪誰說這算是黑語呢？

還有，「吹鷄」的「鷄」字，正寫應是「牛」字部首的「犄」，國粵音皆近「機」，北方人讀「機」若粵音「鷄」，遂「吹犄」變成「吹鷄」。吖！說漏了，「犄」是「獸角」，以前「吹犄角」來作「吹號角」的！明未？

咪當我ROBERT

李小鵬

背語，又叫做「切口」，黑社會暗語，叫做「春點」。以前，洪門將所有資料，包括江湖切口都有記錄下來，該「內部文件」，叫做「海底」，現今，一切從簡及電腦化，「海底」已變成「CD碟」了！

不單只文字摩登影像化，背語就更加不在話下，舊一套的切口，早已是明日黃花，可惜，新一代的暗語，沒有古時的內涵，只求口慾得意，失卻文采，例如：

洪門中人，稱同道中人為兄弟，外人為「羊牯」或「老襯」，更有一言為「大偉」(「偉」只是注音，正字應是「圍」，即是外間的人也)，沒有參加過入會儀式的「老襯」，通常被黑人物稱之為「大偉仔」，即是「身家清白」、「無料」之人。

黑人物與人爭吵時，會大叫：「你當我大偉呀？」意喻自己是「有料」之人。由於英文名字的DAVID，香港翻譯為「大衛」(「衛」「偉」同音)，曾經，那個一直以仿傚周星馳無厘頭風格為榮的電視藝員張衛健，在電視劇《龍兄鼠弟》中被欺負時，往往大嚷其「自創」的對白：「你當我ROBERT呀？」來代替「你當我大偉(DAVID)呀？」所以，不明底蘊的觀眾，根本唔知他講乜，效果不彰。

扮戇居，博埋堆

香港影視圈的橋王黎文卓，寫過一本《香港三字經》，紀錄了本地的流行語，內有一句「扮戇居，博埋堆」，道出香港活生生的警世真情——

「扮戇居，博埋堆」，首先，講講在江湖上行走時「埋堆」的重要性。一個人的成敗，除了本身的後天努力和先天的運氣外，也要靠一點點人事人緣，有朋友幫忙，任何事的推展，就會事半功倍；相信，認識「大陸概念」的朋友，心知肚明，無須多講吧！

「埋堆」者，便是加入人家的圈子之內。凡事講求人事關係才搞得掂的地域，人治大過法治，沒有人事，做鬼都唔靈，相反，識得人多，有人撐腰，穿州過省也會路路暢通呀！同時，一個人太醒，無疑容易招人嫉妒，受人排斥，於是要扮懵、扮傻仔矣。

「扮戇居，博埋堆」，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生態裏，有人樂此不疲，但，其實，是一個哀號。

新鮮蘿蔔皮

彭志銘

不是嘛！

廣東俗語「新鮮蘿蔔皮」也跟黑話有關？

是呀！

廣東話斥責他人不自量者，並非「新鮮蘿蔔皮」，而是「身屍蘿蔔皮」。

「屍皮」者，原指死屍的皮，意取穿衣服的，正是死人也，引伸為衣服的泛稱。元劇《遇上皇》一折：「你穿的這屍皮，不是我做的，我扯碎你的。」便是說你穿着的「死人衫」……

「屍皮」，也可說為「皮屍」，亦作「外表」意，即如「衣着」穿在外面。

輾轉流傳，清末黑幫背語，稱「衣服」為「皮屍」，將「外套單衫」叫做「皮」，不過，變音唸作為「披」，就是從「屍皮」衍化而來的！

穿着甚麼「皮屍」（衣服），就是甚麼階層之人，故「皮屍」，又等同「身份」了！

「你乜嘢身屍蘿蔔皮！」，即是「你係乜嘢身份咁巴閉呀？」

語言是流動的，雅會變俗，俗可轉雅；白講成黑，黑拗到白，甚麼人說甚麼話。

本書文選
摘自

1. 《每日講粗口》，李小鵬，《新報》，1994年。
2. 《俗語乜都有》，李小鵬，《新報》，1995年。
3. 《不是辭典》，不是教授，次文化堂，1995年。
4. 《另類辭典》，不是教授，次文化堂，1995年。
5. 《廣東話正字》，彭志銘，《蘋果日報》，1997年。
6. 《香江舊語——老派廣東話與香港民生關係概說》，魯金，次文化堂，1997年。
7. 《粵語國語好雙語》甲、乙、丙篇，容若，次文化堂，2000年、2001年、2002年。
8. 《俗文化語言——港式廣府話研究》（I）（II）（III），吳昊，次文化堂，2006年、2010年、2011年。
9. 《正字正確》，彭志銘，次文化堂，2006年。
10. 《正字審查》，彭志銘，次文化堂，2007年。
11. 《小狗懶擦鞋》，彭志銘，次文化堂，2007年。
12. 《香港潮語話齋》，彭志銘，次文化堂，2008年。
13. 《文字鑑證科》，葉翠華，次文化堂，2008年。
14. 《旺角詞話》，彭志銘，次文化堂，2009年。
15. 《廣東俗語正字考》，彭志銘，次文化堂，2009年。

作者簡介

魯金

原名梁濤，香港掌故名宿，長期研究香港歷史，曾用魯言作筆名為廣角鏡出版社寫了十多種《香港掌故》，亦為三聯書店「古今香港系列」叢書主編。一九九五年春病逝香港。

容若

真名劉晟，香港漢語權威，資深報刊編輯，另用筆名：茗翁、刁龍、吳越人……等撰稿研究中國語文，著有《粵語國語好雙語》及《文學基本功》等十多種專書。

吳昊

吳振邦是也，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系教授。香港電視、電影、語言、風俗及歷史研究之大師級人馬，著有《香港電視史話》、《俗文化語言》、《香港風月史》、《香港電影民俗學》……等近五十本著作。

不是教授

即香港作家協會主席黃仲鳴，現任教於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曾任香港報刊總編輯。著有《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閱讀報告》和《不正則鳴》等十多種香港文化叢書。

葉翠華

北京大學文學碩士。現職報刊編輯，著有《挾錯字》、《文字鑑證科》和《文藝點將——二十位文藝名家訪談錄》等。

李小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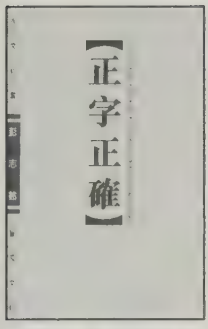
即彭志銘，回歸前在香港大小報章寫了大量香港俗語解說。

彭志銘

次文化堂小頭目。專門研究那些被高等學者視為粗鄙的本土俗文化，著作有《小狗懶擦鞋——香港粗口文化研究》、《香港潮語話齋》、《旺角詞話》和《廣東俗語正字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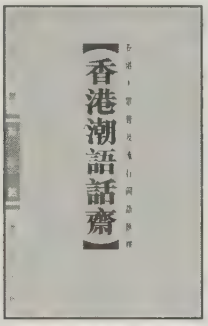
補購

彭志銘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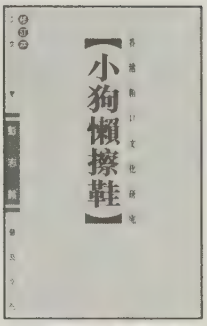


《正字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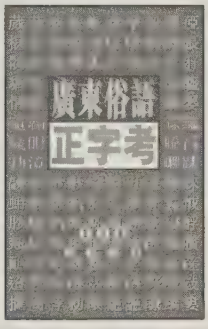
《正字審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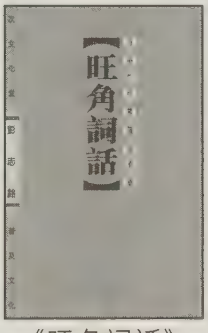
《香港潮語話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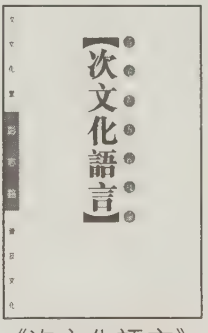
《小狗懶擦鞋》



《廣東俗語正字考》



《旺角詞話》



《次文化語言》

語言文化研究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又人現購買

《正字正確》	___ 本	（每本港幣40元）	（連郵費）
《正字審查》	___ 本	（每本港幣44元）	（連郵費）
《香港潮語話齋》	___ 本	（每本港幣44元）	（連郵費）
《小狗懶擦鞋》	___ 本	（每本港幣48元）	（連郵費）
《廣東俗語正字考》	___ 本	（每本港幣44元）	（連郵費）
《旺角詞話》	___ 本	（每本港幣44元）	（連郵費）
《次文化語言》	___ 本	（每本港幣64元）	（連郵費）

生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香港黑詞典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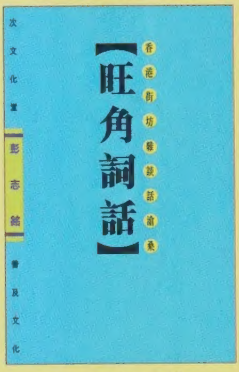
次文化堂

多倫多大學利銘澤典宬惠存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2020 年轉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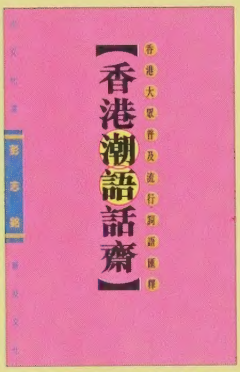
彭志銘 語文研究

《小狗懶擦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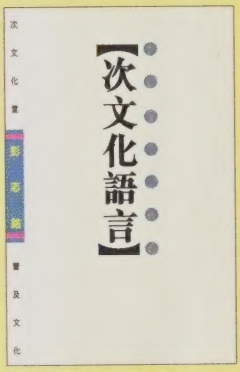
《正字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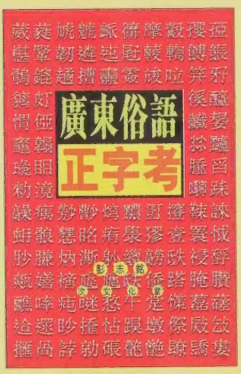
《旺角詞話》



《香港潮語話齋》



《次文化語言》



《廣東俗語正字考》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江湖慣用語文化解讀

- 何解內宂會叫做「二五仔」？
- 「唔入流」本是古代官場行政術語？
- 「砌生豬肉」來自英文？
- 「爆廠」跟賭字花有關？
- 「祭旗」，原是中國軍隊傳統儀式？
- 「Kai子」是台灣語？
- 「早響」，響甚麼呢？
- 為何誓願要「斬鷄頭」？
- 「金豬」，是黑語？
- 點解「義氣」會叫做「雷氣」？
- 「滑石」是甚麼？

隱語之言・春點之話

CUHK Libraries
004744552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ISBN 978-962992281-8
70
9 789629 922818
www.subculture.com.hk

SCB 558 $70
ISBN : 978-962-992-281-8
Printed in Hong Kong